金文詁林 十

文一百一十二 重四百三十三



馬 象形

戊寅鼎

〈0552〉 王𠙴殷

陶 馬△ 彤



[illegible]女[illegible]

鼎

〈0635〉 馬△

匜



召卣

二

〈2723〉 白伯懋父賜

鍚召白馬△



盂鼎

〈0676〉 輚車

馬△



揚鼎

〈0571〉 車叔商

琱馬△



宅簋

〈1348〉 馬△

呐



作冊

大鼎

〈0641〉 公賞貫作

冊大白馬△



衛簋

〈1273〉 懋

父

賁賞卸御正

衛衛馬△匹



叉卣

〈2714〉 錫馬△

錫裘



師奎

父鼎

〈0667〉 嗣馬△井白

右師奎父

豆閉簋

〈1368〉「𤔲宴艅 邦君𤔲馬△」

彔伯簋

〈1380〉「馬三△ 匹」

公貿鼎

〈0628〉「賓貝

「𤅊馬△ 乘」

㠯鼎

〈0679〉「用匹馬束絲」「限許曰 𢿚則卑俾我賞償馬△」

舍鼎

〈0660〉「舍𦊅鬲 先馬走△」

穆公鼎

〈0659〉「馬四△ 匹」

𢿚簋

〈1305〉「易錫𢿚弓矢束 馬△匹貝五朋」

吳方彝

〈2444〉「馬三△ 匹」

毛公鼎

〈0680〉「馬三△ 匹」

克鐘

〈0053〉「易錫克甸車 馬乘△」

無㠱簋

〈1353〉「王易錫無㠱 馬△三匹」(A.B)

趩簋

〈1363〉「命女汝乍作𢿚 官家𤔲馬△」

萏簋

〈1341〉「馬△ 兩」

兮甲盤

〈2926〉「王易錫兮甲 馬△三匹」

史頌簋

<1356>

馬二匹 (A·B)



虢季子白盤

<2925>

王賜乘馬



師兌簋

<1385>

余既令(命)女(汝)足師龢父嗣左右走馬

命女(汝)足(疋)嗣走馬 馬二匹



元年師兌簋

<1386>

王乎(呼)內史尹冊令(命)師兌足師龢父嗣左右走馬 五邑走馬



休盤

<2922>

益公右走馬休入門







格伯簋

<1362>

格白(伯)取良馬乘于倗生 (A·B·C)



守宮盤

<1339>

易(賜)賓馬兩



散盤

<2927>

嗣土(徒) 嗣馬 嗣工 ...



右走馬嘉壺

<2791>

右走馬嘉自乍(作)行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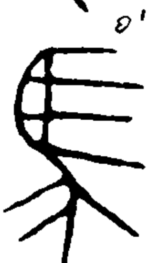


大簋

<1376>

馬兩 (A·B)





大司馬簠

<1405>

大嗣馬孝口自乍(作)飤匩(簠) (A·B)



鄭戾簋

<1320>

休台乍馬 齊皇母





孟辛父鬲

〈0756〉「口馬△盂辛父作
盂姞寶尊鬲」(A·B)

〈0497〉「陴父之走馬△吳買作龏鼎」〈0658〉「鮇賓僓章璋馬△三匹吉金」〈0663〉「馬△三匹」

〈0666〉「王召走馬△雁令取雒鄽卅二匹易錫大」〈0672〉「𤔲馬△共右師屋入門立中廷」

〈0671〉「孚〔馬〕口口匹」「孚〔馬〕百三匹」〈1320〉「永詠台予馬△毋」〈1369〉「𤔲馬△共右師艅入門」〈1370〉「𤔲馬△共右諫入門立中廷」〈1391〉「易錫女汝馬△十匹」〈2140〉「錫馬△錫裘裘」〈2143〉「甲午白懋父賜召白馬△」〈2151〉「參有𤔲𤔲土𤔲馬△𤔲工」〈2445〉「參有𤔲𤔲土𤔲馬△𤔲工」〈2734〉「賞乍册𩲃馬△」〈2837〉「商賞之台以〔玉〕𤔲衣裘

裘車馬△」「𠂤伐口寅其王駟𩎟方約膝相箙𤕌馬△口口口其王𤕌馬△」「商賞之〔台〕𢀛𩎟車馬△」〈2920〉「馬△匹」〈3133〉「𨛭大𤔲馬△之䑍造戈」

王筠曰「鐘鼎文作者有頭有髦四足一尾與小篆同則髦或二或一則無髦說文古籀文𢒬即此而頭小

誤□兩尾□□皆無尾可為石慶所藉口，不必恐獲譴也」

（釋例六七六頁）

孫詒讓曰「金文馬字最多，如毛公鼎作□，盂鼎作□，彔白㪉作□，師奎父鼎作□，皆上从目而有髦，下象足尾形，此省變象形字，較甲文尤簡，說文古文馬字即此文之譌。史頌㪉作□，散氏盤作□，格白㪉作□，則散省易之。虢季子白盤作□，則與小篆正同。石鼓文亦同。以髦連毋於目，蓋體尤整齊，而引書亦尤簡易矣。此皆後定象形字也」（名原上六至七頁）

商承祚曰「說文馬，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古文，□籀。甲骨文作□□□，其變體不下三十餘，然一望而知其為馬也。後日趨整齊，漸失初形，如金文貿鼎作□，彔伯㪉作□，師奎父鼎作□，趞㪉作□，將髦移于目，有足而無腹，後再整齊之而

為糸糸季子白盤糸糸師兌𣪘虢乃與小篆無別，此與趞𣪘文同，而將髦誤寫析著也』（古文九十頁）

高鴻縉曰『按：怒也，武也，皆音訓。代十九.ㄦ戈文有字，原象頭、嘴、耳、目、鬣、足、身、尾之形。馬字甲文正由此簡化，後代漸有改變。周人以目代首，並省去其肚皮。小篆又畧省。隸書變方楷，則於古意全失』（字例二篇六二至六三頁）

于省吾曰『先馬就是後世俗語所說的頂馬。令鼎（三代四.二七）令眾奮先馬走。古籍也有先馬、導馬、前馬。荀子正論：三公奉軶持納，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楊注：先馬，導馬也。國語越語：其（指句踐）身親為夫差前馬。韋注：前馬，前驅在馬前也。莊子徐无鬼：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成疏：前馬，馬前為導也。按韋注、成疏的意思是說馬前

引路但卜辭說馬其先是就騎馬在前言之（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一九五五年第二期九四至九五頁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馹傳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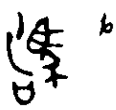
<大3>「王易錫中馬。自𨸏应三」<大9>「用王乘䡅車馬」<大14>「余舍〔馬〕。三匹」

<大16>「駉馬。井白口入右𢓊走」<大25>「馬。三匹」<大26>「𢓊走馬。」<大45>「余易錫女汝馬。車戎兵」



駒 師奎父鼎

〈0667〉「王乎(呼)內史駒△冊命師奎父」



盠駒尊

〈2450〉「王初執駒△于啟」「駒△易(錫)兩」(盠)「王離駒△」(盠 A·B)

「易(錫)盠駒△」(盠 A·B)



令甲盤

〈2926〉「駒△𨌲車」



匽侯鼎

〈0671〉「鴚△𨌲車」



从丩 戍叔簋

〈1144〉「戍𤔲䝱駒△用作文乙尊彝」

C 方濬益曰「詩漢廣言秣其駒傳五尺以上曰駒株林乘我乘駒箋馬六尺以下曰駒周禮鄭司農注馬二歲曰駒爾雅玄駒郭注小馬別名今按馬能駕車似非小馬當以毛鄭義為合」(綴遺卷七.九頁令伯吉父盤)

郭沫若曰「執駒當是一種典禮.古時候王者有考牧簡畜的制度.小雅.無羊.毛詩序謂「宣王考牧也」.彼詩雖只言牛羊.但在周

禮則主馬政者有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圉人等職。校人和廋人均有執駒之明文。

校人云「春祭馬祖，執駒」。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駣」。鄭玄云「執猶拘也。中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后鄭訓執為拘，今于盠馬尊銘文得其佳證。尊器文作執，而蓋文作縶。金文「執訊折首」訊字作𢧵，此从句，當是聲，則縶蓋古拘字也」。（文史論集三一四頁）

〈大25〉「駒、韓車」



駱

「駱子」

盠駒尊

〈2150〉

（盠B）



駟

庚壺

<2837>

庠代口寅其王駟軔方紀縢

相葙

棘馬口口口其王棘馬


驫　驫姛鼎

〈0415〉驫姛匕　寶障彝


驫姛　簋

〈1054〉驫姛匕　寶障彝


𢊁氏鐘　从广

〈0015〉𢊁氏　之鐘


𢊁羌　鐘

〈0042〉𢊁羌作　戎鏞

高田忠周曰「逸周書有驫字三代固有驫字故今為古文也說文驫眾馬也从三馬吳都賦驫駥飍矞注眾馬走皃蓋可所原矣」(古籀篇九十二第二八頁)

α 徐中舒曰「𢊁不見字書其所從之乃象馬首及髦鬣形古璽文書馬字下復綴二小畫古璽文字徵卷十馬及司馬二字合文如左



[illegible][illegible]鄦　[illegible]凝[illegible]夢[illegible][illegible]藏[illegible]凝[illegible]凝

橋祀敦之馬字作[illegible]、亦與[illegible]文同。此姑定為驫字。（驫氏編鐘圖釋三頁）

也。容庚曰：「說文、驫、眾馬也、从三馬、古彝器有驫鈳鼎、驫鈳簋、此驫字說文所無、疑即驫之繁文。」（善圖第三頁驫羌鐘）



匹馬 說文所無

曾姬無邺壺

〈2828〉 望安𢆶莊漾陸

萬闢閘之無匹馬(匹)

郭沫若曰「匹馬即馬匹之匹之專字、猶騈駗駟之即并參四也。」

（兩攷一六六頁曾姬無邺壺）

劉節曰「匹馬即今匹字」（攷存一一三頁壽縣所出楚器考釋）



騡 說文所無

散盤

「散人嗣工騡君宰悳父」〈2927〉

高田忠周曰「按阮氏云騡即掠字通畧畧土也非是此篆从馬从京甚顯者京蓋字聲字書不收古逸文也銘義司工宰皆官職名騡德父皆其人名也」（古籀篇九十二第二九頁）



⿰岡馬　說文所無郭沫若云當與犅同意犅為特牛則⿰岡馬為牡馬　大鼎王召走馬雁令取雄⿰岡馬廿二匹錫大

<0666>「王召走馬雁令取繇⿰岡馬△廿二匹易錫大」

a 孫詒讓曰「字从馬从岡當與犅聲義略同說文牛部犅特牛也从牛岡聲特牛父也犅即公羊文十三年傳之騂犅毛詩魯頌閟宮作騂剛金文靜敢有□字从牛从剛省亦即犅之變體也　从鎷⿰岡馬者即驪白雜毛之牡馬以其方僃馬故易牛而以馬注其旁矣」(名原下一四頁)

a 高田忠周曰「今審此篆形馬旁从山與𠂤同意古字𠂤山往〻通用也山上之凵當象馬蹏形馬蹏在山上所以登陟之意爾雅牡曰騭牝曰騇〻是駼字又昆駼枝蹏趼善陞甗西京賦巘獵騉駼辥綜注山之上大下小者曰巘昆駼如馬枝蹏善登高

夫人登高曰陟，故从𠂤从步，步即二止也，省則止也，止象人足迹，形此篆所从專以馬為意，故作山上之蹏迹，其意尤為切實，故知此篆亦騭字也。爾雅舍人注：騉駼者，外國之名，然昆余國所產名馬，故亦以昆余名之，不為異。已其牡曰騭，其牝曰駼，亦當有此名矣。王賜大此善馬，文義至順。」（古籀篇九十二第七頁）

郭沫若曰：「⿰馬岡當與犅同意，犅為特牛，則⿰馬岡當牡馬」。（兩攷八十八頁大鼎）

林潔明曰：「按⿰馬岡字說文所無，當為从馬岡聲之字，孫詒讓、郭沫若並以為與犅字聲義畧同，則以⿰馬岡為牡馬，高田忠周氏謂字从馬从馬蹄在山上，以為騭字異文。按字从岡作甚顯明，高田忠周之說殊覺牽附，非是，當以孫、郭二說近是」。



⿰馬兩　說文所無

⿰馬兩卣

〈2585〉「⿰馬兩作旅彝」

林潔明曰「按⿰馬兩字說文所無。金文用為人名。義不可知。」

 a

郭沫若釋⿰𡥈廌 「走亞⿰𡥈廌△盨」〈1483〉

延盨　延乍盨」

a 强運開釋薦曰「延盨，按說文薦為獸所食艸，从廌艸，此篆右㠯爻非文字，乃艸之變體，从廌从艸，仍為古薦字，古人㠯篆所从偏旁上下左右往往變動不居，惟取配置適宜而已」（古籀三補卷十第一至二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𡥈廌解廌屬，从廌孝聲，蓋孝从爻聲，此从爻省聲，亦或⿰𡥈廌為籀文，⿰𡥈廌為古文」（古籀篇九十一第二四頁）

丁山曰「⿰𡥈廌解廌屬，從廌孝聲，闕

繫傳無闕字，玉篇作⿱殸廌，廣韻引作⿰𡥈廌，王筠句讀因謂此闕字校者以斈孝二體難定加之，以許論許，王說近之，若溯文字之源不特⿰𡥈廌字可疑，即廌部所屬薦灋等字無不當在可闕之列，許

君言廌解廌獸也似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者是廌神獸也又曰薦獸之所食艸從廌從艸古者神人以廌遺黃帝帝曰何食何處曰食薦夏處水澤冬處松柏是薦亦神艸也又曰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是刑灋之事亦有神術也子不語怪力亂神造字而以神怪為說吾不信矣竊按盂鼎灋保先王灋字作□勿廢朕命廢亦作□林義光曰灋本作□史頌鼎□象人形□所以圍束之與章解同意從水取其平省作□師虎敦□從去灋聲為廢之古文廢法雙聲旁轉也文源說較許君為長然謂□右之□為象人形則亦千慮之失□陳侯因資敦薦之偏旁一作□石鼓文薦之偏旁亦作□其下皆似□全鼎馬字上皆象有所羈勒形山則謂□即許君所謂羈馬絡頭也羈今讀居宜切□古亦如之羈薦雙聲知薦古文作□

李諧䇞聲其本義當如司馬彪莊子齊物論麋鹿食薦注云美艸也而許君以薦為會意字其失一也馬絡頭者羈勒馬頭禁其馯突也刑灋者所以拘係強暴使不得縱肆也御人以灋正猶御馬以羈勒灋之從䇞正取其羈勒之意而許君以為廌所以觸不直其失二也䇞本象絡馬頭不特灋薦之偏傍可考也廣韻廌下云字林作解廌陸作解豸廌與豸固同音通用也宣十七年左傳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唐石經羣經音辨俱作鳩釋文亦云豸本作鳩解也此訓見方言考方言卷十二瘛解也王念孫曰瘛即摯字此隐括廣雅疏證摯解也語錢繹云瘛通作⿸疒摯說文引縱曰⿸疒摯瘛與⿸疒摯聲同義近而⿸疒摯與鳩鳩與豸豸與廌又皆聲近義同以⿸疒摯之訓引縱證廌之為羈勒謂䇞象馬絡頭更無可疑而許君以廌為獸名以篆上之山象一角此三失也廌非獸

名從廌之𢊁自不得謂為廌屬訓𢊁曰廌屬其字當造于以廌為獸名之後然則𢊁直漢時新字先秦典籍故未之見矣漢人造字形聲居多𢊁從廌孝聲形已解矣故曰以許論許王說近之』（闕義四四頁至四五頁）

林潔明曰『說文「𢊁解廌屬也从廌孝聲」按金文字作𢊁从廌文聲孝从文聲郭釋𢊁可从強運開釋薦金文另有薦字作 从艸不从文強氏非是又丁山以為廌即許君所謂𩣡馬絡頭也非獨角獸今按甲骨文亦有廌字作 藏二三·四 餘十三·一 正象獨角獸之形丁山說亦非』



薦 从茻

鄭登伯鬲

〈0714〉「奠登白伯 叔嫐薦△鬲」



朕匜

〈1443〉「自〔乍〕薦△匜」



華母壺

〈2800〉「華母自乍薦△壺」



从皿

邵王簋

〈1103〉「邵王之諻之薦△簋」

〈1583〉「者諸侯盧盨薦△吉金」

b 方濬益曰薦獸之所食艸从廌从艸此从茻為籀文曰薦瑚者

金誠齋曰薦者倣乎祭禮而為之而與祭異者也祭必卜日薦不卜日祭有尸薦則無尸大戴禮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稷饋謂薦也薦無牲故謂之稷饋 又公羊傳注云無牲而祭謂之

薦濬益按金說是也』（綴遺卷八．五頁叔朕簠）

d 吳大澂曰『[古文]疑即詩有饛簋飧之饛說文云饛器滿皃』（愙齋九册三頁邵王殷）

d 吳大澂曰『[古文]疑即詩有饛簋飧之饛許氏說饛器滿皃邵王敦』（古籀補附録十六頁）

a 劉心源曰『薦从艹者小徐本說文艸部後有从艹之字別从艹者皆是大篆此薦當亦然也嘉礼尊用[古文]石鼓文馬[古文] 艹 艹 [古文]芃竝与此同』（奇觚卷八．四頁鄭鄧伯鬲）

d 丁佛言曰『[古文]邵王敦吳愙齋疑饛案字从廌从皿疑是古薦字金文作器恆言其用如旅筐祭器饙敦皆是此薦敦當是祭

「器(古籀補補附録 三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𦱊獸之所食艸从廌艸古者神人以廌遺黃帝帝曰何食何處曰食薦夏處水澤冬處松柏按古神人語難信薦者席也廣雅釋器古作[字形]鄭興伯鬲从[字形]象人形上象首下象身及臂脛見灋字慶字各條从茻象人臥草中形省作[字形]陳侯因資敦」

(文源)

〻高田忠周曰『盧蓋薦字異文盧敦與上文薦敦正同一文例即左傳薦彝器于王注獻也是也銘意蓋同借為進饗食之義故改字从皿又上省艸要依借義為形近出古文明矣或云此為𦉥字說文𦉥瓦器也从缶薦聲缶皿或通然𦉥即罇甎本字不可

从四耳。又吳大澂古籀補云：疑即詩有饛簋飧之饛，非是。說文蒙从冡，冡从冃豕，蒙與鳶形全別，吳氏不深考耳。（古籀篇九十一第二五至二六頁）

α [illegible] 吳氏 [illegible] 謂疑即詩有饛簋飧，饛，說文云盛器滿

[illegible] 从皿 [illegible] 从鬳 [illegible] 从 [illegible] 作

[illegible] 鳶 [illegible] 鳶 [illegible] 即鳶之省，可證

[illegible] 叚 [illegible]

α 馬叔倫曰：鳶為艸名，詳疏證。此書以為進獻者，亦借為甗。鳶從鬳得聲，鬳音澄紐，甗音禪紐，紐皆古商前音，古讀竝歸於定，此當讀為甗。（刻詞一三三頁與白甗）

陳仁壽曰『張政烺說吳大澂等舊皆釋盧為腞愙齋集古錄今依偏旁求之亦不合从皿从廌決是薦字鄭登伯鬲·三代吉金文存五·二二作叔嬬薦鬲叔朕簠·同上一〇·二三自作薦簠皆與此𣪘義同固可證也』(金匱論古初集七二頁邵王之諻𣪘)

高田忠周曰『按劉「心源」說是說文薦廌獸所食艸也从廌从艸會意字也古者神人以廌遺黃帝曰何食何處曰食薦夏處水澤冬處松柏朱駿聲云字亦作𧃒(爾雅釋艸薦黍蓬)按蒿類也莊子齊物論麋鹿食薦崔注甘草也蓋謂經傳薦字段借為荐管子問令薦者注草之美者又轉為(爾雅釋詁薦進也陳也廣雅釋器薦席也易豫殷薦之上帝周禮籩人薦羞之實銘意亦是也』(古籀篇九十一第二四至二五頁)



灋 說文法今文省徐鍇本無之

克鼎 法保先王

<0676>

灋保先王 勿灋廢朕令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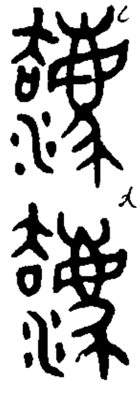


又云亦法朕命經

典以廢爲之

<0676>

灋保先王 勿灋廢朕令命



師酉簋

<1374>

敬夙夜勿灋廢朕令命



克鼎

<0675>

勿灋廢朕令



師嫠簋

<1388>

敬夙夜勿灋朕

令命



盂鼎

<0671>

勿灋廢朕命

<1383>

苟夙夜勿灋廢朕令命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灋古法字此借作廢齊侯鎛鐘晉姜鼎牧敦尨敦寅簋皆然薛氏云法有時而廢故古人通作廢字猶治亂謂之亂也』(攈古卷三之二、六十五頁虎敦)

a 吳大澂曰『[illegible]古灋字盂鼎灋保先王與勿灋朕命之灋同古文灋廢為一字也』(古籀補五十六頁)

高田忠周曰『按元偁龍敦釋灋為廢云寅簋亦曰夙夕勿廢朕命晉姜鼎云勿廢文侯顯命齊侯鐘云弗敢廢乃命而廢皆用法蓋法有時而廢于古人通作廢字猶治亂謂之亂也愚謂不然古以法為廢此為轉音通用金文世業通用又盇法同部而盇从大聲六廢同部又業與隉通皆法廢可通之證又會合通用亦法廢可通之理也說文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

不直者去[illegible]皆金古文。蓋亼者合也，合正即法也。牛[illegible]駁聲云易[illegible]刑人以正法也，轉義爾雅釋詁法常也。按長也。廣雅釋[illegible]也。按即古文从亼正之意』（古籀篇九十一第二六頁）

商承祚曰『說文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从去。法今文省。金古文。案盂鼎灋保先王作[illegible]，克鼎作[illegible]，周禮法皆作灋，與小篆文同。鉢文作[illegible]，與第二文同。蓋灋法二字一屬周初，一屬晚周，漢時亦通用之』（古考二三五頁）

高鴻縉曰『按字从廌去，如水平會意，並列名詞。後世省作法』（字例四篇七七頁）

薛尚功曰『此言夙夕勿廢朕命，寅簋亦曰夙夕勿廢朕命，晉姜鼎云勿廢文侯顧命，齊侯鍾銘云弗敢廢乃命，而廢皆用法，蓋

法有時而廢於古人通作廢字猶治亂謂之亂也』（款識卷十四第一四七頁花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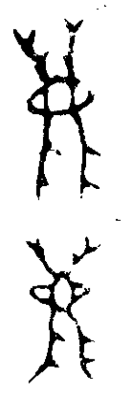
〈大14〉「苟敬夙夙夕勿灋廢朕令」

〈大18〉「敬夙夕勿灋廢朕令命」

〈大25〉「敬夙夕勿灋廢朕命」

〈大45〉「余弗敢灋廢乃命」

〈大47〉「勿灋文侯覲令命」



〈2718〉 貉子卣 鹿（A·B）



〈1302〉 命鹿（A·B）

孫詒讓曰「說文鹿部鹿獸也象頭角四足之形鳥鹿足相比从比金文貉子卣鹿作□石鼓文鹿作□麋作□麀作□三文角形或緐或省竝與小篆異龜甲文鹿字作□又有□二字亦鹿之省（甲文凡从目字竝作□）卣文上从□鼓文上从□角形最萌疑原始象形字如是後省作□又省作□甲文从□□兩形又敓異皆省變象形字也依甲文則是以角屬於橫目卣文同即象首形古文首亦从目也石鼓作□尚存橫目之匡郭小篆變作□乃與首目形不相應矣說文心部慶从心夊从鹿省召伯虎敦慶作□从□亦

角屬横目形也』(名原上九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𪊽象頭角四足之形鳥鹿足相比从比按𠤎象足形非比字古作[illegible]貉子尊[illegible]彝石鼓文有[illegible][illegible]二形[illegible]鹿麋从之無角』(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鹿獸也象頭角四足之形鳥鹿足相似从匕此說實非小篆以凵為角形又以𠤎為四足形非从匕者又與鳥足不相關已又凡古文全然象形實建首字也凡鹿之屬皆从鹿詩曰呦呦鹿鳴其本義也』(古籀篇九十三第四頁)

高鴻縉曰「按字全象形頭有枝角小篆角省不分歧甲金文形完者及小篆均畫其腹隸楷省之且前後各只一足隸楷形變

如、比鹿為之別偶蹄類、體瘦弱、四肢細長、前二趾踏地、有蹄、尾短、牡者有叉形角一對、牝者無之、性溫順、善走、常以一牡多牝而成群、感覺敏銳、不易獵獲。(字例二篇七六至七七頁)

麋

麋从木

師害簋

〈1312〉 麋生曶父師害及仲曶

a 徐同柏曰葉篆象木有枝葉形讀若如桒及葉之葉（从古卷十九）

（十九頁周師害敦）



「用騰之麗妣」

「方濬益曰：當是拜字之異文。說文𢷎首至地也，或作拜，楊雄說拜从兩手，古文作𢱭。按此字从㚘，即說文所收古文比下从从象兩𠡍與足，正象人舉手屈𠡍下拜之形。荀子大略篇平衡曰拜是也。是說文所收古文拜即此字，後人不識古文，誤為从廾𣎆豐芑。說文通訓定聲乃謂从比从二本，以𢱭為二本，抑何憒憒。」（綴遺卷七、四頁取慮子商盤）

劉心源曰：「說文麗古文作丽，汗簡引王庶子碑作㓄，麗戈作㓄，即此所从之𣎆，亦即丽。石鼓文麋麃字皆从㓄，即此所从之㓄」

或釋此䴡為龔非也（奇觚卷八十頁孖商盤）

孫詒讓曰說文鹿部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从鹿丽聲古文作丽篆文作丽依許說則古文先有丽字而麗則後來孳益字也然丽丽兩文之象義許氏亦無說攷金文陳丽戈丽作丽與丽字形近又取虘子商盤有𩂣从奴字當即麗之古文舊釋為龔誤蓋下从鹿省上从𦫳即丽字也說文比部比古文作𠤎又入部入二入也㒳从此闕以金文麗偏旁𦫳校之古文丽蓋从比从入會意取㒳㒳相比與旅行之義正合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天事日明地事日昌人事日陳丽戈則从二入駢列與比从義亦比兩以慶即比从之義相遹後人以鹿性喜旅行又增鹿為麗而𦫳丽字罕用傳寫譌變為丽丽違失本形其象義遂無可推繹許君蓋亦不得其說

故以附屬麗字為重文非金文有此兩字幾不辨古文為何形矣」（名原下五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从鹿丽按麗為旅行其說未聞本義當為華麗从鹿者取其毛色麗𪏭也 古[illegible]（聊膚）[illegible]（盤）即鹿字象鹿形丽聲」（文源）

說文麗下云丽古文 丽篆文麗字 按古作[illegible]（聊膚字偏旁）西麗作[illegible]（陳丽子戈）象兩兩相附之形方言丽耦也 二十 此當為丽之本義與麗不同字」（文源）



鹿會　說文所無

曾大保盤

〈3010〉「曾大保𠬝鹿會用叔
亟用其吉金」

「郭沫若曰「鹿會字字書所無、然必為會聲之字、……鹿會作
示鹿頭有大角、蓋如今之馴鹿、」（兩攷一八八頁曾大保盆）



三代 [illegible]

井季⿱㲋史卣

〈2627〉「邢季⿱㲋史」「作旅彝」



井季⿱㲋史尊

〈2064〉「邢季」

⿱㲋史作ニ



叔⿱㲋史盨

〈1017〉「叔⿱㲋史」

从尗 旅彝 旅段

二方濬益曰說文無⿱㲋史字㲋部有⿱㲋夬云獸也似狌狌从㲋夬聲玉篇無⿱㲋史有⿱㲋史云生異切音試獸似貍廣韵同石鼓文䜌之⿱㲋史⿱㲋史潘迪音訓⿱㲋史丑若反相如大人賦休⿱㲋史奔走或音使濬益按潘氏此語引漢書司馬相如傳張揖注之言也惟漢書大人賦作怵⿱㲋夬潘氏以為休⿱㲋史與今本漢書殊異然此字从㲋从史自是以史為聲何以顏師古注云丑若反是師古所據之本與今本正同並不作休⿱㲋史而潘氏既引師古音切是所見漢書即顏注之本而此二字獨殊異甚不可解其云或音使則又與玉

篇之音試合今以此銘及石鼓文證之是玉篇之㚇即說文之㣇蓋說文歷代傳鈔寫官難免筆誤此銘與石鼓文皆二千年以前之真迹鑄刻分明可決定說文之㣇為㚇之譌字而玉篇有㚇無㣇又可知顧野王當時所見說文尚不誤也濬益嘗得王懷祖觀察與桂未谷大令手札亦言說文之㣇字恐即石鼓文之㚇字特未引玉篇為證段若膺大令說文注謂玉篇廣韻皆曰㚇似貍疑似狌狌三字當作似貍二字是知說解之有譌誤而不知篆文之已先譌誤也段以篇韻為㣇亦欠精覈若乃集韻又有㣇字云疏吏切音駛江東呼貉為貄貄或作㣇是又由㚇而誤為㣇矣

又漢書地理志雩婁下曰決水北至蓼入淮又有灌水亦北至蓼入決水經注決水自安豐縣故城西北逕蓼縣故城東又西北灌水注之方輿紀要曰決水即今史河灌水今自河南固始

縣東流經霍邱縣西合史水入淮濬盎 按顧氏謂決水即史河是也今人皆書為洩此亦因夬史二字形近與㚇之誤㚇正同」（綴遺卷十二、十九頁井季㚇卣）

劉心源曰[a]「㚇石鼓文作[illegible]与此同說文作[illegible]傳寫譌耳積古齋有[illegible]簋亦此字釋燕釋克皆非」（奇觚卷六、八頁井季㚇卣）

郭沫若曰「石鼓文有㚇字、汧沔石云其胡孔庶、臠之㚇之、汧之遘之、字与庶蘉為韻、知其聲在魚部也、又金文恆語屢見斁之㚇鼎之字、㚇鼎字舊誤為熊、近已有唐蘭辨正、㚇字从泉㚇聲、金文有圖形文字作[illegible]鰥若[illegible]

鱓子臮者、即此字當如臬讀若薄、見說文木部　數臮乃雙聲連語、

今案其說至確、蓋數々臮々猶言蓬々勃々、或旁々薄々也、

虢叔鐘亦有此語、臮字有作忠若叓者、分明⿱臮史之泐文、是則

⿱臮史字之音亦當如臬讀若薄矣、薄音在魚部、与數為雙聲、

古音輕重脣無別　於石鼓文及金文兩諧、此讀殊無可易也。」（金文攷三七

九頁季𪓝毁）

高鴻縉曰「井季𠂤及石鼓文⿱臮史字偏旁俱象獸形或即貍屬也．

玉篇有⿱臮史字解曰生冀切獸似貍．字當是从臮史聲」（字例二篇

六六頁）

[魚酉] 說文所無

季[魚酉]簋

季[魚酉]肇作氒文考井叔寶障彝〈1252〉

郭沫若曰「[魚酉]當是[魚酉]之省，遣小子毁及卜辭均有[魚酉]字，孫詒讓云當即說文之[魚吾]字。說文[魚吾]，獸也，从魚吾聲，讀若寫。吾聲與寫聲亦同在魚部，而吾聲與蒲聲尤近。蓋[魚酉]古本讀如吾，更因形近遂譌成从吾聲作[魚吾]，讀若寫者又後來之音變也。」（金文叢考三七九頁季[魚酉]毁）



⿱魚酉 說文所無

遣小子簋

〈2721〉「丙午⿱魚酉」

〈1183〉「遣小子[illegible]以其友作⿱魚酉男王姬䵼彝」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釋為招，蓋據薛書父丁爵□戍命彝□、晉姜鼎□為之，然皆不相似。筠清館父癸角有□□、□，顧湘舟寄余父丁甗搨本有□，其上皆承貝十言之，蓋貝之量數，與朋義近而不可識，視此銘招字僅多下足，應即同字而未必是招也」（攈古卷二之二、七頁遣小子敦）

徐同柏曰「⿱魚酉字从酉，古文酉口同字，說文讀若寫，音近吾，故字又通吾，此為男爵之國，當讀若許，石鼓文吾佑衙字从午

吾午許一聲之轉」(从古卷十二、十七頁周𩰫敦)

徐同柏曰「郚字从酉古文酉口同字說文讀若寫寫音近吾故字又通吾此為男爵之國當讀若許石鼓吾作𨝭字从午吾午許一聲之轉又𨝭字从辵今所見鐘銘有𨝭𨝭𨝭三文字亦从辵或省从彳吳氏侃叔商周文拾遺釋為許謂即𨝭邑之異文則此郚字又許之異文也

張廷濟曰「郚為昭古文周召伯虎敦召作郚招𠦪作郚番君簋招作郚召招昭古通轉字」(清儀一冊四十二頁周𩰫敦)

吳大澂曰「郚从邑从五从酉疑即𨝭字古文許氏說𨝭獸名讀若寫小篆从吾省文也阮相國釋作招非是遣小子敦」(古籀

劉心源曰字从□古刻熊□二字从之說文作□丑略切 此又从五从酉說文作□阮元氏釋拓非（奇觚卷十六、二六頁遺小子敲）

孫詒讓曰「□阮釋爲招及字書招字無作此形者惟本書招觚招字作□阮釋云薛氏款識己酉戌命彝招父丁盧招字絕與此同此卽阮氏所據今攷薛書招字己酉戌命彝作□招父丁盧作□其字別見晉姜鼎作□歗堂集古錄作□下从田 又本書䨓君簠作□雖字形互有省變然皆不甚相遠與此敲□字絕不類且彼數器字皆从召後召伯虎敦召作□與薛書諸招字大相佀此大無之其非招字明矣 細案此字上半實从□卽說文□部所謂頭與兔同足與鹿同者也下从五从酉字書無此字以聲類求之當卽說文之□字說文□獸名从□吾聲讀若寫此省吾爲五又增酉形遂不可識耳」（拾遺

中二〇頁遣小子𣪕

孫詒讓曰『阮文達釋𨢦為招盞誤謂與召伯虎敦之𨢦同字實則二字絕不相似不可并為一也𨢦字又見父癸角及父丁甗彼二器文皆从泉又皆云才𨢦才即在之省依義亦當為地名余前釋為說文㲋部𨢦之異文而據左傳甘讙與尚書甘𨛍同地定𨢦為𨛍之正字雖肊說而於形聲皆頗相似唯𨢦字省口而从酉角甗又咸从酉从泉不審何義攷書甘誓大戰于甘即甘水水經渭水篇云甘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甘亭西在水東鄠縣昔夏啟伐有𨛍作誓于是亭是也竊疑甘水味甘宜酒故古□𨢦从酉 泉 酉 泉殆即酒泉也』(述林七第二三頁周遣小子𣪕拓本跋)

丁山曰「⿱魚吾說文作⿱魚吾云獸名從皀吾聲讀若寫山謂⿱魚吾即柷敔本字書益稷合止柷敔鄭注狀如伏虎背有刻鉏鋙以物櫟之所以止樂柷敔禮記月令作柷圉似無正字今本說文訓敔禁也一曰樂器椌楬也形如木虎段玉裁注以為禦禁為敔字本誼一曰以下十一字乃後人妄增其說至不可易蓋皀柷一聲之轉且皀象伏虎柷敔之象已著從以吾聲禁止之誼尤顯此⿱魚吾所以必訓為止樂之器而必復讀為柷敔也卣銘言丙午⿱魚吾蓋謂至次日以柷敔節樂祭也」(中央三七邲其卣三器銘文考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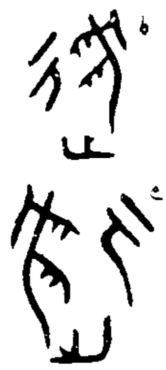
逸

(A.B)

逸

夆子矛

<3147> 「左右帀𨒅用逸宜」



齊陳曼簠

不敢逸康

<434> 齊陳曼

不敢逸康

<3119> 「左右帀口用逸宜」

b, c

高田忠周曰「按銘曰齊陳曼不敢逸康肇堇經德作皇考獻叔饙盤永保用簠當係獻叔簠也。且銘文有錯誤元作四行弟一行敢下有逸字弟二行德下有乍字弟三行饙下有般字而般乍及此篆唯作左文此元當為右正文乃敢下有般饙下有逸而簠字即居饙下如此而文義初得順當耳古鑑亦載此別器文曰齊陳曼不敢般康肇堇經德作考皇獻叔饙逸永保用簠

此可以為證。然尚簋字失處，蓋脫字後補者耳。因謂此字从辵明哲[illegible]亦犬字䋣文。然則逐永寶用，抑為何義。曰：晉語「厭邇逐遠」，注：「求也」。求逐古音同部。又逐與攸通，易頤「其欲逐逐」，子夏傳作「攸攸」，劉作「跾跾」，注：「遠也」。此二義當用解銘意，謂為攸永，猶近云攸永，猶云攸久，永久保用之謂也。或云逐人名，陳曼之子孫。猶他器云子子孫孫永保用之意耳。吳氏元引許印林說云：「此逸字，兔蓋是古文兔象形，甚可玩索。」誤謬尤甚。吳大澂釋為逐，稍近而未矣。如古鑑見下釋為從字，又不考篆形者。今並辨正云。」（古籀篇六十六第一七至一八頁）

林潔明曰：「說文：『逸，失也。从辵兔。兔謾訑善逃走也。』陳曼簠作逸，言此字當釋為逐字。又云銘文應作齊陳曼不敢逸康，肇堇經

5935(10.51-1305)

德作皇考獻叔龢永保用盨按銘文如从高釋實不辭已甚般康固不知何義𦀚永亦難於索解且不合銘文慣例實應从郭沫若容庚諸人釋作齊陳曼不敢逸康肇堇經德作皇考獻叔龢盤永保用盨文義順適逸字作𦀚蓋象兔之側視形兔走如飛故但見兔耳及足也釋為逸殆無可疑



犬

員鼎

<0613>「王令員執犬」

<0612>「師晨疋師俗嗣邑人隹小臣譱夫守口官犬」

林義光曰「說文云犬象形按古作（𣪘彝𣪘字偏旁）橫視之如畫狗也」

（文源）

高鴻縉曰「說文犬狗之有縣蹏者也象形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苦泫切

按代二.48鼎有字又代二.21鼎有字又代二.16鼎有字又代二.38鼎有字俱前期金文而甲文正由此簡化並正反不拘周金文始又省去其肚皮後世（或在周末）加句為聲符作狗犬與狗並非二字孔子曰云云乃緯書臆託說文另

出狗字解曰孔子曰狗叩也叩气吠以守从犬句聲古厚切當併

(字例二篇六一至六二頁)

隻

獲 作隻从又持隹不从犬

「楚王酓忎戲 (0638) 隻兵銅」(蓋)

酓忎鼎 隻字重見

林潔明曰「按說文「獲獵所獲也。从犬蒦聲」金文用隻為獲。从又持隹不从犬會意與得字从寸持貝有字从又持肉造字之法正同獲為隻之後起形聲字也」



虘獻 虘獻侯鼎

<0590> 唯成王大𠦪在宗 周商貢獻△侯𪈯貝



𤔲伯簋

<1347> 𢎣天子麻 白令乎臣

虘獻△金戟車十世不諲 虘獻△身才(在)畢公家



史獸鼎

<0652> 史獸獻△工于 尹咸獻△工



虢季子白盤

<0925> 獻△戍𢦏 于王



不𡢁簋

<1393> 乍來歸 獻△禽



呂伯簋

<1372> 曲獻△ 白伯氏



呂伯簋二

<1373> 琱生又(有)吏(使)𦉢 來合事令獻△



讕季獻盨

<1475> 讕季獻△ 作旅盨



𣄰伯簋

<1389> 獻△ 帛貝



克盨

<1496> 隹(唯)用獻△于師尹、 倗友𦋺(?)遘 婚媾



齊陳曼簠

<1434> 乍(作)皇考獻△ 叔𧀼(?)廞(?)



陳侯午錞

<1501> 陳侯午台(以)羣者(諸)侯獻△金乍(作) 皇妣孝大妃祭器鐓錞



甗 鬲屬 說文作鬳 鬲經典作甗

作父癸甗

<0798> 匕父癸寶 陳獻△ 甗



遇甗

<0817> 用乍作旅獻△



比甗

<0799> 比匕 寶甗△



𠎝子甗

<0789> 𠎝子匕旅車 旅獻△ 甗



作寶甗

<0807> 口口匕 寶獻△ 甗



𣪘父甗

<0809> 𣪘父乍 寶甗△



陳公子甗

<0818> 陳公子子叔邍父乍作 旅 旅獻△



伯真甗

<0786> 白真乍 旅車甗△



子邦父甗

<0810> 子邦父乍

旅甗△



叔碩父甗

<0808> 叔碩父 作旅甗△



封仲甗

<0811> 封中仲 匕甗△



鄭伯筍父甗

<0801> 鄭伯筍父 乍寶甗△



鄭大師甗

<0812> 奠大師小子侯 父乍寶甗△

[2] [辶壴]甗

〈0780〉「[辶壴]作[阝茾]甗△」

〈0775〉「𠬝奴寶獻△甗」〈0785〉「龔妊媵獻△甗」〈0792〉「𠂤弗生作旅獻△甗」〈0815〉「自作飤獻△甗」〈1350〉「戉獻△金于子牙父百車」〈2837〉「獻△于霝公之所」「歸獻〔于霝公之所〕」「執〔者〕口〔獻〕△之于霝公〔之所〕」

Y阮元曰「甗字从鼎者．甗亦鼎屬也．爾雅釋器以鼎之款足者為鬲．說文云．鬲鼎屬．鬳鬲屬．甑甗也．甗甑也一曰穿也．案鬳以金冶而成者．甗以陶旊而成者．鬳是鼎屬．甗是甑屬也．」（積古卷七、十八頁𣪘父甗）

t吳式芬曰「許印林說．甗字左从貞．其下不知所從．案爨字臼象持甑．冂為竈口．廾推林内火．此从彐彐．从倒火．火之八即借彐彐之上

兩筆為之，大蓋象鼎鬲受火處，如爨之有门，至其字為鼎之
異文，抑鬲之異文，則未能定也。右从虎，非犬，是即䖑字耳。」（攈
古卷一之三五十九頁伯貞甗）

K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獻字虎犬分明，虍下左畔則鬲之變
體，从目與鼎同意，从木而歧其下，或即析木以炊之意也……又
案具即是鼎，並非鬲之别體。薛氏阮氏所錄款識甗下从
鼎者甚衆，且皆从虍从犬，借獻為甗也。蓋䖑字从鬲从虍，於
義已足，鬲旁加瓦，鬲之別體，䖑旁加瓦，當是从虍，从甗，非从䖑，
从瓦，說文鬲部既有䖑，瓦部又有甗，義例疏舛，恐非許氏之舊
觀古器物銘皆借从犬之獻，則甗為後起字無疑，疑唐時合
併說文字林以便肄習，誤以字林字羼入說文也。左氏成二年

傳釋文爾雅釋畜釋文並引字林獻字。」（攈古卷二之三．十七頁至十八頁齊陳曼簠）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於只鬳形加犬即獻字矣。意甚簡古。」（攈古卷三之一．七頁陳侯午錞）

徐同柏曰「古甗字作鬳从鬲虍聲此从鼎从犬鼎鬲同物故字或从鼎鬳所㠯獻甗故字又从犬鬳从虍得聲獻又从鬳得聲獻犧娑虍一聲之轉」（从古卷九．四頁周陳公子甗）

劉心源曰「獻从𣎵即鼎說文鼎下云爿象析木形即此从木之義此又从人則合火字會意也古刻獻為甗多从鼎如𩫖甗作鼎鼓父甗作𩰫陳公子甗作獻又召伯虎敢云今余既一名典𢾁从貞說文所謂古文㠯貞為鼎也獻从鼎与鬲

同意」（奇觚卷五二四頁陳曼簠）

林義光曰「說文云獻宗廟犬名羹獻犬肥者以獻，从犬鬳聲。鬳鬲屬，从鬲虍聲。按鬳字經傳未見，虍亦非聲，六書故引說文虔省聲，虔與鬳古音不合。獻本義為宗廟犬名，理復難信。獻古作[glyph]（陳公子甗）為甗之古文。諸彝器甗字皆作獻，从鼎，𪊨省聲。獻為爾雅贙有力之贙義，見本條。亦作[glyph]（召伯虎敦）省从貝，作[glyph]（弘弗生甗）从鬲，作[glyph]（師麻孝叔甗）借獻字為之。鬳即獻之偏旁，不為字。」（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獻，宗廟犬名羹獻犬肥者以獻之。从犬从鬳，鬳亦聲。鬳訓鬲屬，从鬲虍聲。獻字形聲而會意也。然則盛犬羹于鬳鬲以言宗廟謂之獻也。因其所用肥犬，亦偁曰獻，一轉為凡進獻之偁。周禮大司馬獻禽以祭社，注猶致也。銘意

近此」（古籀篇九十第一七頁）

「徐中舒曰『獻銅器多從鼎作鬳（據金文編惟虢季子白盤從鬲作獻．仲𩰫父甗乃偽器）甗又省虍作鼑．與此器同．古貝鼎字形易致混淆．說文鼎部說云．古文以貝為鼎．籀文以鼎為貝．觀金文編載𢆶伯簋．楷伯簋．召伯簋諸獻字偏旁．鼎皆與貝字形近．與此並可互證』（集刊第三本四分四八一頁陳侯四器考釋）

「于省吾曰『大夫始鼎亦有始獻工之語．詩瓠葉酌言獻之．傳獻奏也．左莊三十一年經齊侯來獻戎捷．注獻奉上之詞．獻工于尹．言奏其事于尹．獻猶今人言呈報也』（雙選上二第四頁史獸鼎）

兆

馬叙倫曰，[illegible]自是鬳之異文，卣乃由古貝字象形，而鼎之異文類之，故金文鼎字每有如貝之象形文者，此又其詭變之甚者，以說文有籀文以鼎為貞之說證之，則此上作卣者，正貞之異文也，其下作[illegible]又與貝之象形文作[illegible]者相類，其實此當釋為鼎之異文。（刻詞九六頁至九七頁白貞甗）

狄[a]

狄　𢼸狄鐘

〈0032〉 𢼸狄不龏井供

狄[b]

曾伯簠　克狄淮夷，與詩抑用遏蠻方之遏同，說文作逖

〈1446〉 克狄

逷淮尸　淮夷

b 徐同柏曰：說文从犬从亦省聲，此从犬从大，不省。（从古卷二、二十頁周曾伯簠）

b 方濬益曰：說文狄赤狄本犬種，狄之為言淫辟也，从犬亦省聲，此从亦，是古文不省。（綴遺卷八、十九頁曾伯簠）

b 劉心源曰：狄阮釋敓，非。說文狄从犬亦省聲，此从亦不省。詩泮水狄彼東南，箋狄當作剔，剔治也。東南斥淮夷，即此所謂克狄淮尸也。釋文狄王他歷反，遠也。孫毓同，鄭作剔。案王孫音訓狄即逖，說文逖遠也，古文作逷，即剔。諸說皆通。抑用逷蠻方，箋亦

云當作剔」（奇觚卷五二八頁曾伯霥簠）

林義光曰「說文云狄北狄也本犬種从犬亦省聲按火古作夾毛公鼎耿作䢗沇兒鐘庶作㞋與夾形近夾譌為夾遂省為夾古作狄曾伯霥匿又作狄鐘畢狄模亦韻蠻狄韻雙聲旁轉迹古與狄同音亦從亦聲」（文源）

b

高田忠周曰「按阮氏元釋作攸云訓分也見說文非此明夷狄字也吳氏引張石匏說攸當作狄說文从犬亦省聲此从犬从亦詩泮水箋狄當作剔治也又引徐籀莊說同且云左僖十六年傳會于淮謀鄫且東畧也注鄫為淮夷病故又鄭氏詩譜曾頌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畧公遂伐淮夷泮水狄彼東南箋狄當作剔治也東南斥淮夷克狄淮夷與狄彼東南事

正相合。此攷至詳，可據以定也。」（古籀篇九十第二一頁）

a 楊樹達曰：「詩魯頌泮水曰、桓桓于征，狄彼東南。鄭箋讀狄為剔，訓為治。此狄字與彼用法同。又狄字亦可讀為逖。說文二篇下辵部云：逖，遠也。从辵，狄聲。或作逷。𢿨狄不龏，謂盡逐遠不恭之人也。詩大雅抑云：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毛傳云：逷，遠也。鄭箋亦讀為剔。要之銘文云狄不龏，與詩云狄彼東南、用逷蠻方，狄逷皆是動詞，其義訓毛鄭二說皆可通。如吳說如字讀之，則於文法不可通矣。」（積微七十九頁猶鐘跋）

b 屈萬里曰：「狄，積古誤釋為攷，後來諸家都釋作狄，是不錯的。詩魯頌泮水桓桓于征，狄彼東南，鄭箋說狄當作剔，剔，治也。大雅

抑用逷蠻方鄭箋也說逷當作剔剔治也古代从狄的字和从易的字常常相通譬如史記殷本記毋曰簡狄索隱說狄舊本作易又作逷說文惕敬也从心易聲悐或从狄由此看來泮水的狄也就是抑的逷它們是同音通義鄭康成又拿同音的剔字來解釋它們而說是治也這治字應該是懲治的意思高本漢的詩經注釋—董同龢譯本—說鄭氏的治分明就是治罪懲處擊破的意思這解釋是很對的（書傭三八七頁曾伯霥簠考釋）

 a

猷 說文作猶

毛公鼎

「<0680> 䨼雝戎邦小大猷△」

 b

㝬鐘

「<0061> 朕猷又(有)成亡競」

 c

克鼎

「<0675> 寍靜于猷△」

 d

王孫鐘

「<0060> 誨(謀)猷不飤(飭)△」

 e

陳猶釜

「<3019> 陳猶△立事歲」

d 方濬益曰「猷疑奠之異文」(綴遺卷二十九頁王孫遺諸鐘)

e 吳大澂曰「史記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相齊徐廣曰盤一作塈盤塈二字不相類或當時篆文多變體盤字不从皿从凡旁與殳旁亦相混故為盤為塈不一說也此字左旁犬字與凡字殳字皆相近右旁上从𠙵類皀之首下从酉類盤下之皿其下隱隱

有一横或本从土故又誤為墍然則此字為盤之或體非猷字也」（憲齋二十四冊四頁陳猷區）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猶玃屬从犬酋聲古文即右形左聲也此字本義經傳無徵唯爾雅釋獸猶如麂善登木釋文引尸子猶五尺大犬也是已又說文一曰隴西謂犬子為猷其正字未詳」（古籀篇九十第二二頁）

〈大24〉「令女汝叀雝惠雝我邦小大猷。」

〈大47〉「宣卿我猷。」

狐 不从犬

命狐君壺　狐字重見

〈1833〉「命瓜君司子　嗣子　下興盦　鑄莫壺」

郭沫若曰「命瓜當即令狐。左傳文七年「晉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刳首」。杜注「令狐在河東，與刳首相接」。水經涑水注引闞駰曰「令狐即猗氏也。刳首在西三十里」。猗氏漢置，故城在今山西猗氏縣西南廿里許，戰國時其地屬韓，此器之作者蓋晉之大夫封于令狐者也」。晉語七有令狐文子，其証」（兩攷二三九頁嗣子壺）

郭沫若曰「命瓜當即令狐。左傳文七年「晉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刳首」。杜注「令狐在河東，與刳首相接」。水經涑水注引闞駰曰「令狐即猗氏也。刳首在西三十里」。猗氏漢置，故城在今山西猗氏縣西南廿里許，戰國時其地屬韓，此器之作者蓋晉之大夫封

于令狐者也」(兩攷二三九頁嗣子壺)

林潔明曰「說文「狐祥獸也。鬼所乘之。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丘首。謂之三德。从犬瓜聲」金文字不从犬命瓜。郭沫若謂即令狐。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令狐氏出自姬姓。周文王子畢公高孫畢萬為晉大夫。生芒季。芒季生武子魏犨。犨生顆。以獲秦將杜回功。別封令狐。生文子頡。因以為氏。世居太原」命瓜君即晉大夫封於令狐者。其後以國為氏。郭說是也」



𧇠 王白尊

〈2164〉「王由攸田𧇠△ 作父丁尊彝（A.B）

ab 阮元曰「虤說文云、虎怒也、詩常武云、進厥虎臣、闞如虓虎、傳云、虎之自怒虓然、則虤虎猶虓虎也。」（積古卷一、二十一頁王主父丁尊）

ab. 劉心源曰「豩亦有作豩者、近人釋虤、此字从豕不从虍、明是並豕、今釋豩、說文云二豕也、豳从此、闕、謂闕其音讀、案古刻隊墜作豕、豕豕實皆豕字、仍是希形、而豕字亦作豕豕、並卣皇父敦又古刻家字从豕、是豕豕希同字矣、說文希脩豪獸、𧰲希屬、引虞書𧰲類于上帝、今書作肆、文義假為遂、古刻肆从𧰲即豕、則豩即𧰲也、豩乃豪豬之屬、故銘云豩豕」（奇觚卷五、十一頁至十二頁王田尊）

高田忠周曰「按劉［心源］攷非、𧰲省文作豩、又豩所从𧰲亦作豩、豩豩無如此長尾形者、而師寰鼎犬字作犬、又獻字所从犬作

式猒字所从犬作[犭毛]皆與此篆相合此从三犬下有重〻明知猋〻也說文猋犬走皃从三犬轉為凡獸禽走皃銘意蓋為多禽之義亦重言形況字又按㲋疾也从三兔㲋猋二字造意同即知非合一與二為會意如茻森之例㹜下曰兩犬相齧也雖从二犬非相合相眾之意不得以此為猋字之意也或云此篆疑虯龍字蓋謂虯字龍字象形者亦有稍似者然自與此別且說文無三虯二龍合文者此篆斷非虯龍字也(古籀篇九十第二五頁)

a參閱2422條郭沫若說.



⿰犭木 說文所無

孚公⿰犭木獻

<0804>

孚公⿰犭木乍

旅口獻



犭匕 說文所無

犭匕伯卣

<2671>

「犭匕白訶乍寶尊彝」

a方濬益曰「字从尣从比說文尣𡯁曲脛也从大象偏曲之形」（綴遺卷十一、三十二頁伯罰卣）



a

狽 說文所無玉篇有之

狽簋

<0967>

乍狽△寶彝

林潔明曰「按狽字說文所無。玉篇「狽。狼狽」。集韻「狽獸名。狼屬也」。生子或缺一足二足者。相附而行。離則顛。故猝遽謂之狼狽」。字从犬貝聲。金文用為人名」。



a

狺 說文所無 廣韻 狺 犬爭也 楚辭九辯 猛犬狺狺以迎吠

伯狺父鬲

<07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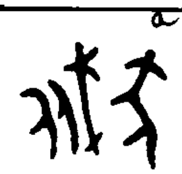
「白狺父乍井姬 季姜尊鬲」

a

方濬益曰「[言犬]字無攷 按說文 獄从㹜从言 二犬所以守也 此从犬不審何義 亦當時意造之字」（綴遺卷二十七、十頁伯[言犬]父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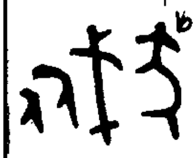
a

丁佛言曰「 白狺父鬲 廣韻 狺 犬爭也 本作𤞤 集韻音齗 本作斷」（古籀補補附錄一頁）



⿰㦰犬 ⿰㦰犬卣 說文所無

〈2578〉 「⿰㦰犬乍⿰方單旅彝」



⿰㦰犬尊

〈2036〉 「⿰㦰犬乍⿰方單旅彝」

a 吳大澂曰「㦰古字从从从戈从犬」（愙齋十九册十八頁㦰卣）

高田忠周曰「按㦰訓絕也。一曰田器。从犬於音義無涉矣。因謂此字形顯然者。字書無之。古字逸文也。蓋疑从犬㦰聲。唯其義未可知矣。但集韻⿰犭韱音纖。獸名。韱从㦰聲。⿰犭韱亦疑⿰㦰犬異文」（古籀篇九十第二八頁）



a [犭昜] 說文所無

[犭昜]鼎

〈0240〉

[犭昜]盨

鼎

高田忠周曰「按吳大澂云[犭昜]字或从犬然[犭昜]字若从犬其意無緣也此必別為一字但犬部及豕部無昜聲字此為逸字明矣右形作曰雖與甘字相類然亦旱為昜之省變似無不可然則段借為揚亦為不嫌」(古籀篇九十第二八頁)

a 馬叙倫曰「倫按[犭昜]字說文所無以音推之蓋狂獷之轉注字也」

(刻詞三一頁 [犭昜]盨方鼎)

𤟹

㺇 魯侯㺇鬲

史記魯世家作熙

〈8735〉 魯侯㺇

下 冀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𤟹司空也。从㹜臣聲。朱駿聲云段借為司。玉篇云又此篆所从㹜形作二犬相背、者不相合也。爭鬥之意亦存焉」（古籀篇九十第二九頁）

陳夢家曰「字从臣而左右各一犬。說文有之解曰獄司空也。从㹜臣聲。與獄字結構相似。玉篇以為伺字。今以為乃魯煬公熙之名。熙與此同一聲符」（金選一六五頁西周銅器斷代·魯侯熙鬲）



獄
召伯簋 〈1372〉
「用獄諫
爲伯」

阮元曰「說文古文獄作𣀚，从各，此从言者，獄召必以言，指事也。」（積古卷六、十八頁召伯虎敦）

孫詒讓曰「𢽴字中从言，左右皆爲犬，犬㺃是正獄字。說文獄从㹜，而㹜訓兩犬相齧，此篆作兩犬反正相對之形，與今本說文作𤡽者散異，而亐形尤精。薛款識寅簋从獄，獄字作𢽴，漢西嶽華山廟碑篆額嶽字作𡾊，竝爲兩犬相對之形，與此敢可互證。」（拾遺中二三頁召伯虎敢）

林義光曰「說文云，獄从㹜从言，二犬所以守也。按古作𢽴（召伯虎敦），从二犬守言，言實辛之譌變，辛，罪人也。僕字史僕壺作𠈃，从辛，諆田鼎作𠈃，从言。」

（文源）

楊樹達曰說文十篇上㹜部云獄确也从㹜从言二犬所以守
也按从言之義許君不及二犬守言義不相會自來小學家未
有言之者惟亡友林君義光著文源謂言當為辛之譌變辛罪
人也按林君立意善矣謂言為辛之譌變苦無文證頗嫌專斷
愚謂林君求之於形故為失之今按說文三篇上言部言从辛
聲辛部辛訓辠則獄字所从之言實假為辛从二犬从言謂以
二犬守罪人爾………

稽之經傳獄字恒指獄訟為言不必指繫囚之地周禮大司寇
云以兩劑禁民獄鄭注云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大司徒云凡萬
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鄭注云爭罪曰獄左傳襄公十年云
坐獄於王廷周語云夫君臣無獄韋注云獄訟也鄭語云褒人
有獄韋注云獄罪也晉語云梗陽人有獄詩召南行露篇以速

我獄與速我訟對言由此言之獄文从犾說文犾訓二犬相齧蓋以二犬相齧喻獄訟者兩造之相爭相爭以言故文从言獄訟義同獄之从言猶訟訓爭亦从言矣蔡邕獨斷云唐虞曰士官夏曰均臺殷曰牖里周曰囹圄漢曰獄然則許君二犬守之之訓乃以漢制推說古文故與經傳獄字之義不合歟（金石二四至二五頁釋獄）

〈大18〉「勿更使敢又有庆止欽趾從纖獄」

〈大25〉「勿吏使戲暴虐從獄」





能 說文云足似鹿从肉㠯声非徐鉉曰㠯非声疑皆象形是也 沈子簋

〈1391〉「沈子其顀褱懷多公能福」



能匋尊

〈2134〉「能匋錫貝于氒𨙮公矢𠂤五朋」

「能匋用乍文父日乙寶障彝」



毛公鼎

〈0680〉「康能三或域」



番生簋

〈1367〉「𩠯柔遠能𤞷迩」



縣妃簋 我不能不眔縣伯萬年保

〈1314〉「我不能不眔橚曰萬年保」

〈0670〉「邢能許𠨘从」

〈0675〉「𩠯柔遠能𤞷迩」

林義光曰「說文云能熊屬足似鹿从肉㠯聲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稱能傑也按爾雅鼈三足能釋魚此當為能之本義古

作䏍毛公鼎 正象三足形漢書天文志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曰三能能亦取三足之象小篆䏍與古文鼏形近故誤以能為熊屬也』(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阮氏以扜求二字為烏來非是劉氏心源駁之云按毛公鼎康能四國俗作䏍叔弓鐘女康能乃九事作䏍並與此肖是能字也乂即夕之省亦釋求為來為䏍亦非今審此乂明乂字乂與手通用乂䏍即烏字說文烏古文作䏍是也乂即乂省䏍亦䏍省耳說文烏盱呼也盱呼即吁呼實亦烏乎也烏于通用即知馭亦搗實扜字異文方言扜揚也扜求者謂揚言而自請也銘義云已賜我壽豈敢有所自誇張而求于他耶』

(古籀篇五十五第四○頁)

饒宗頤曰「按能乃古熊字其證如下

黃能（左昭七年）＝能 羆（夏小正）

黃熊（同書釋文）＝熊 羆

黃熊（夏本紀正義束晳發蒙記）

熊與羸亦通左傳敬羸公穀作頃熊」（集刊第四十本上二頁楚繒書疏證）

郭沫若曰「能福、宏福、能古能熊羆之熊、熊宏古同蒸部、能与熊乃之蒸對轉」（兩攷四十八頁沇子毁）

高鴻縉曰「說文能熊屬足似鹿从肉㠯聲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稱能傑也」如登切

按能之為獸即許書熊下所云似豕山居冬蟄蟄用舐掌名曰蹯味中最美者之難熟者也以其足掌特異故其字先繪其足

掌以其似豕多肉故又从肉但能非文字㠯聲此獸名也

至於熊乃火光耀盛之形容詞从火能聲西山經其光熊熊注光氣炎盛相焜燿之貌是也

後世借獸名之能以為賢能能傑（形容詞）或名詞能彀（助動詞）等義乃通段火盛之熊以為山居冬蟄之獸名久段不歸數典忘祖許君說字亦沿經典習用而未能辨之矣（字例五篇一四七頁）

朱芳圃曰：說文能部，能，熊屬，足似鹿，从肉，㠯聲。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稱能傑也。徐鍇曰：㠯非聲，疑皆象形。按象形之字有兼聲者，如甲文之麇，金文之能是也。蓋獸類象形者多，不能一一畢肖，故必兼聲以成之。能从㠯聲，故古音讀如台。周禮春官大

宗伯以栖燎祀司中司命鄭注司中三能三階也釋文能他來反

史記天官書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曰三能集解蘇林曰能音台是其例也

徐灝曰能古熊字夏小正曰能羆則穴即熊羆也羆古文作⿱能皮从能亦其證假借為賢能之能後為借義所專遂以火光之熊為獸名之能而昧其本義矣按徐說是也

爾雅釋魚鼈三足能按左傳昭公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能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能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釋文能如字一音奴來反亦作熊音雄獸名能

三足鼈也、解者云、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一曰、既為神、何妨是獸、案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既熊屬、又為鼈類、今本作能者勝也、考黃能入夢、乃鯀之神、神狀似能、非真能獸也、獸非入水之物、而神則可以入水、山海經中山經、驕山……神䗂圍處之、其狀如人而羊角、虎爪、恆遊于雎漳之淵、出入有光、海外東經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在𧈢𧈢北、兩水間、其為獸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黃、是神之獸形者、未嘗不入於水也、何能以入淵之文而疑其非獸乎、釋文載一說曰、既為神、何妨是獸、此說是也、若以為鼈、則黃字義不可通、爾雅釋魚、鼈三足能、不云色黃、逸周書王會篇東胡獻黃能(白帖卷九七熊下引、今本逸周書作黃羆、蓋後人所改)六韜、散宜生得黃熊而獻之紂、(文選南都賦李注引)則能固有色黃者、黃能蓋即羆也、爾雅釋獸羆如熊、(黃白文、詩大雅韓奕曰赤豹黃羆)傳言黃能、當是獸而非鼈

甚明、

山海經中山經、從山……從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其中多三足鼈、枝尾食之無蠱疫、漢代釋左傳者、疑能非入水之物、乃附會神話中之三足鼈、加以能名、以證明能為水物、故可入水、成帝時撰爾雅者、漫不加察、即據之以載入書中、遂成為千古之故實矣、又史記夏本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正義、鯀之羽山、化為黃熊、入于羽淵、熊音乃來反、下三點為三足也、東晳曰、發蒙紀云、鼈三足曰能、根據爾雅之謬說、妄造能下三點之熊字、是又附會中之附會矣。(釋熊六十二頁至六十四頁能)

林潔明曰「說文「能」熊屬、足似鹿、从肉㠯聲、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強壯稱能傑」也、徐鉉曰「㠯非聲、疑皆象形」按金文字正象熊、

獸形．㠯聲者正象其頭耳形．徐說是也．番生簋「𩓚遠能䛓」．
詩書習見．能，如也．而，也．詩大雅民勞「柔遠能邇」箋云「能猶伽也．
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書舜典「柔遠能邇」孫疏謂能當讀為
而．而，如也．安遠國如其近者．詩箋伽即如字」

<大45>

「女汝康能乃又有事」

5975(10.91-1321)



燹 楊樹達釋燹云豩與燹為一字 項燹盨

〈476〉項燹乍△ 旅盨



善鼎 令女左疋能侯監燹師戍

〈2673〉監燹△ 師旂



燹王盉 从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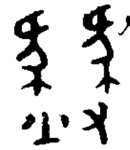
〈1933〉燹王乍△ 姬𥃝盉



趞盨 命女作燹師家司馬

〈1363〉命女 汝乍作 燹△ 乍家

司馬



靜簋

〈1366〉王曰与吳𠦪呂犅卿燹△ 𠂤邦周射于大池

潘祖蔭曰周孟伯說……字左上作𢑚下作火右作攴據說文𢑚脩豪獸也一曰河內名豕也从彑下象毛足燹火也从火豩聲豩二豕也豳从此闕伯貧切𢑚與豕義同則𢑚與豩亦宜同而篆法山火形亦頗近疑即豳之奇字而攴則其羨文也

張孝達說潘侍郎讀第一字為肆是也說文肆類于上帝古文尚書作𤎯亦可此从火𤎯燎也从攴割牲薦俎之事也此肆類之肆本字或作髟後變為肆引申陳尸也陳也遂也故也故今也肆王猶言今王也積古齋款識有肆王彝文與此同義可知當訓為今王也阮釋作瞖非（攈古一冊四九頁𢿱王盉）

a 吳大澂曰𤎯許氏引虞書𤎯類于上帝今書作肆傳云肆遂也从𤎯从火从攴當即𤎯之古文𤎯王盉（古籀補五十四頁）

a 劉心源曰𤎯舊釋𤎯此字下又从人乃火省當釋𤎯（奇觚卷十七．三二頁 項𤎯盉）

a 強運開曰𤎯𤎯盨說文所無以豪篆从豕古文从希例之即古𤎯字（古籀三補卷十第四頁）

d,e

強運開曰『[古文]靜敢王以吳朿呂剛御𤊻茲自邦周按史記周本紀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是燧正以糾師也會燧者望燧而來會也燧必待舉故其字又从攴定為燧之古文可以不疑 [古文]趙鼎命女官𤊻自蓋即職司 以燧糾師也』(古籀三補卷十四第七頁)

b

高田忠周曰『按金文又多見𤊻字彼即燧字而此為燹字也說文燹火也从火豩聲字林燹逆燒也後世所謂兵燹是也但此篆上从𧰨與許說不合然豩从二豕𧰨从二希希古文豕字說文希下曰修豪獸一曰河內名豕也知希豕形義相近豩𧰨亦不相遠而古音即相通由是觀之𤊻為古文燹字無疑愚初謂尚書𧰨類于上帝𧰨遂通用字然則此从火𧰨聲當燧字異文

5978(10.94-1322)

說文燧作隧訓塞上亭守㷭火者是也然燹字不可考今訂正」

（古籀篇十三第一九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燹火也从火豩聲按古作燹頊盪从火豩聲豩微韻燹文韻雙聲對轉』（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燹為燹異文而此从攴自為異文因謂說文鬭鬥連結鬭鬭相牽也从鬥燹聲攴者小擊也又轉為凡擊伐義寇暴仇敵攻擊毀敗字皆从攴可以見也然則此从攴與从鬥同此為鬭異文無疑但器亦有燹王燹彼不从攴一省一略未詳孰其正字要皆叚借為邑邦名耳或謂叚借為豳豳之同邠史記周本紀慶節立國于豳孟子太王去邠豳邠古今字豳鬭同聲然則鬭王蓋慶節之謂乎此篆見于卜辭古出顯然慶節時可用矣』（古籀篇三十六第四四頁）

柯昌濟曰「𡾊字从周孟伯先生説案説文𡾊美陽亭即𡾊山也从山从豩闕此器第一字从豩从火从山从攴疑大篆訛从山也古文从火之字後訛从山者如幽字金文亦从火可證」（韡華三。三頁𡾊王盉）

馬叙倫曰「倫按舊釋𤎟為豩、孫詒讓謂當作燹、然二字皆説文所無。説文有豩字、音伯貧切、又呼關切、豳字從此、玉篇音火類切、説文有燹、從火豩聲、説文又有𧰨字、從二希、即此所從之𧰨、項燹簋𧰨字從之、燹即此𤎟字也、廣韻之燹即此及項燹簋所從之燹、特一從豩一從希耳、者減鐘有𤒅字、与甲文𤒅𤒅二字蓋一字、而者減鐘從𧰨、甲文從𧰨、𧰨即豩𧰨即希也、説文訓希為脩豪獸、一曰、河內名豕也、皆非許慎本文、然希豕實異字、希為彘之初文、説文希之

古文作㣇，雖非初文，尚存脩毫之意。甲文有𢑚，蓋其初文，㣇即今所毫豬，一名箭豬，其形與豕似，而豕音審紐，㣇說文謂讀若弟，弟音定紐，夷弟一字，而夷音入喻四，喻四與審同為次清摩擦音，蓋語原同也。形音相似，故金甲文每互書之。若野火之𤇾，從豩從㣇亦皆無嫌。唯此自如孫說當作𤓬，依篆釋也。字從火，𤓬聲，疑為說文敓之轉注字。知者，詩之豳風，字當作邠，說文以豳為邠之重文，可證也。（刻詞九八頁至九九頁𤓬 王杰）

a 楊樹達曰口：按𤓬字吳榮光釋𤓬，吳式芬釋𤓬，方氏釋𤓬，劉心源云：字下从八，乃火省，當釋𤓬。奇觚室拾柒卷叁弍葉 今按劉說是也。𤓬字所从之㣇即說文之㣇，九篇下㣇部云：㣇，脩豪獸，一曰河內名豕也。从彑，下象毛足，讀若弟。𧰼河內名豕曰㣇，从㣇之字，𤓬訓

豕屬、豪訓豕鬣如筆管、㣇與豕字形雖為二、然古韻同在微部、聲亦相近、㣇與豕本為一字、說文分為二字、殆失之矣、豕與㣇為一字、㒸與𧰲自當為一字、此從字形推論之者也、然从字音求之、亦有可言者、十篇上火部云、燹火也、从火、㒸聲、音穌典切、按豕部㒸下許君云闕、謂闕其音、燹从㒸聲、音為穌典切、則㒸音似當屬心母、說文㣇部𧰲下大徐音息利切、亦心母字也、𧰲與燹既為雙聲、又為對轉、𧰲微部、燹痕部、二部對轉、則㒸𧰲為一字又可知矣。」（積微一七五頁頊燹盨跋）

丁山曰「山按豕篆文作豕古文作豕卜辭則作豕（後編上十九葉）或豕（藏龜百四十二葉）象豭尾銳首之形、金文變豕為豕（戊辰敔）石鼓再變為豕、則近豕之篆文、豕或變為豕（函皇父敔）則近豕之古文、絕未見有彑其首豕其身而作彖形者、許君云豪从彖高聲而漢景北海

碑陰作豪曹全碑省高作豪字皆從豕是修豪獸之豪即竭尾之豕二豕之豩亦即希屬之𧰨豩𧰨古一字也

火古文作山 殷契卷五第十四葉 山 殷契卷八第三葉 山 滕虎敢滕字偏傍 形如半環所謂畫繢之事火以圜也但在秦篆則往往誤之為山 如密字高密從火作𡨈 秦篆誤為𡨈幽李從山 今亦誤從山作幽是 豳篆從山其在古文自可作火從火豩聲為燹燹之為言燧也積薪塞上燔之以告寇警也史記周本紀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司馬相如傳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是燹之初誼也

攈古錄載一簋銘曰項豩作旅簋豩上從豩與侯成碑豳字所從之豩同下從八火之形沕字從火豩當即烽燧之燹而燹之見于古銅器者字或從口作𤎯 𤎯作祖丁鼎 或從又作𤎯 靜敢王以吳𡨈呂剛卿𤎯𤎯以邦周射于大池 或省火從攴作𤎯 中𤎯作寶尊卣 或從攴作𤎯其辭或

曰燹王作姬燹盉（見攈古樓彝器款識）燹形雖未易識當是作器者名姬盖作器者姓燹王連文當是殷周間諸侯諸侯稱王見于古銅器銘識者不一而足若楚王矢王羌王遐裔諸侯在其國中本有稱王之俗（詳觀堂集林補遺古諸侯稱王說）周崛起戎狄僻在西土尊古公曰太王尊季歷曰王季尊西伯昌曰文王時未克商已上王號則此姬姓之王非周之先祖莫屬而此燹王尤非豳字莫解豳之從攴盖猶鬼方之作魃方（梁伯戈）一作魃方（小盂鼎）明其好大武功（詳王國維鬼方昆夷玁狁考）公劉所謂弓矢斯張干戈戚揚者也豳許君云在右扶風美陽右扶風約當今之陝西中部燹王盉最先箸于長安獲古編則其出土正在陝西境燹王之即豳王豳即燹字篆變之譌也斯其明驗矣

燹許君曰火也從火豩聲從豩聲字甚少無由測其聲義然尚

書古文既借以為肆其義亦必與肆通詩大明肆殺大商皇矣是伐是肆傳皆謂疾也箋則云突犯也禮記表記安肆日偷鄭玄亦曰肆猶放恣也二虎相爭謂之虤二犬相齧謂之㹜三鹿超行謂之麤三馬並馳謂之驫凡重疊獸名之字為字者皆腐有行動意聚數豕于一圈廾鬥恒不解出之則豨豨而走豕豕而突荐食無饜肆其踐毀放恣也者殆即豩之本義引而申之則為縱（文選琴賦放肆大川注肆縱也）為伸（廣雅釋詁肆伸也）為直（易繫辭傳其事肆而隱虞翻注肆直也）烽燧之烟直上霄漢燹諧豩聲蓋有取乎直上之意矣（闕義四四一頁至四四四頁）

陳直曰燹王盉云燹王作姬姪壺中豩卣又作豩蓋古文豳字也从山與从火同豳一作邠从攴與从邑通周宅匜又省作豩

尞 經典作燎 燒柴祭天也

鄘伯馭簋 尞于宗周

〈0677〉「口口入尞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三門」

〈1342〉「尞于宗周」

林義光曰「說文云尞 此亦祭天也 从火昚 昚古文愼字 祭天所以愼也 按古作尞毛公鼎寮字偏旁 不从昚 呂象物投火中」(文源)

a 高田忠周曰「按此字下从火稍明 晢上作米 疑米字 弭中簠米字作米 戰鼎者字所从米亦作米 米皆與此作米相似可證 但說文火部無𤎞字 此必𤎞之省文 說文𩱧亯也 从䰜者聲 或从火者聲作𤎞 又或从水作𩱢 亦者為聲 與上二篆相同 要者字从米為聲 故鐘鼎古文往往借米為者 米古文旅 實黍字也 𤎞省作𤎞 固當然矣」(古籀篇七十六第一八頁)

高鴻縉曰「按米為焚燎之初文字原倚木畫其焚時有飛燼之形由物形飛燼，生意故託以寄焚燎之意動詞甲文用為燎祭不限於祭天商周加火其下意自不殊秦人改為尞从火从昚（古慎字）意反不顯後或又加火旁作燎燎行而尞廢至甲文燎祭字有作米示者則早有變象形為會意者矣」（字例二篇二六〇頁）

林潔明曰「說文「尞柴祭天也从火昚昚古文慎字祭天所以慎也」按尞字甲骨文作米（藏四三、一）米（藏二二、二）𤇾（前六、六四、四）等形金文作𤇾正是𤇾形之稍變王國維云「从木在火上燔祭之也」（戩考一頁）羅振玉云「木旁諸點象火燄上騰之狀許君云从昚者非也」（增考中十六頁）其說並是高田忠周釋為賁字蓋未見甲文其說非是」

[illegible] 汗簡淮南子漢書均作難說文或从艸難 〈0047〉「工𠭯王皮難之子者減鐘」

作難非 者減鐘工盧王皮然之子者減

擇其

吉金

〈0047〉「工𠭯王皮難之子者減」

a 容庚曰「吾友陳夢家曰、難从茣从黃、古音與古同本相通、古音茣黃得舌根破裂發聲K、而難之韻為長音A、詩竹竿三章左瑳與儺相叶、隰桑一章阿何與難相叶、可證難由舌根破裂聲稍變其方法而為鼻聲、由鼻聲而漸移其地位于前、其例若南部讀牛為舌根鼻聲中部音讀為舌前北部音讀為舌尖、更由陰聲變而陽聲、此則語言上自然之趨勢也、」善齋第七冊者減鐘

a 郭沫若曰「按王國維依聲類以皮⿱難灬為頗高．則是認⿱難灬字為從黃焦聲之字．然此說非也．⿱難灬即⿱難灬字(今作然)．乃從火難聲．⿱艹難．古難字也．金文如歸父盤魯命難老．作難．及季良父壺霝終難老作⿰𦰩彡．均從黃作．故此斷為⿱難灬字無疑．漢書五行志巢⿱難灬隋地．又地理志高奴有洧水可⿱難灬．顏師古注云．⿱難灬古然火字．此即許書然字重文⿱艹難或从艸⿱難灬之⿱艹難字也．段注云．篆當作⿱難灬或古本作⿱艹⿱難灬．轉寫奪火耳」b(青研一二一頁者瀘鐘韻讀)

㷕

㷕

南彊鉦 〈0013〉

「余以伐郐」「乘㷕子孫」

林潔明曰「說文『㷕束炭也。从火差省聲。讀若齹』金文字形同。用為人名」

𤎩

𤎩

八弓𤏓壺

〈2815〉

「八弓𤎩作尊壺」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𤎩乾煎也从火敖聲或从麥作𪍿禮記內則淳熬古文唯當借敖為之荀子富國篇天下敖然若燒若焦可證矣』(古籀篇十三第三一頁)



隹 說文隹或省

鄦𤋇𩰫

〈1320〉 口隹金

壴 鼓

高田忠周曰「按舊無釋為粗扁此明从火从隹說文𤋇火所傷也从火𩀛聲或从省作𩁦此篆是也𩀛古文已从一隹作集𩀛亦从隹作焦正同一例故焦亦古文耳」(古籀篇十三第三五頁)



a 光

㝬伯簋 桼卣

〈1347〉 下觥文考 光父乙



b



c

矢方彝

〈2446〉 用光父丁 (A·B)



〈2724〉 子光



麥盉

〈1950〉 井侯光 厥吏麥



麥尊

〈2143〉 子萬年永光



召卣二

〈2723〉 子萬年永光



啟尊

〈2122〉 子光商 [illegible]啟貝



富鼎

〈0645〉 光用大保



通彔鐘

〈0033〉 用寓光 我家受



毛公鼎

〈0680〉 亡不閈于 文武耿光



禹鼎

〈0678〉 肆禹又成敢對揚 武公丕顯耿光



虢季子白盤

〈2925〉 孔覭 又光



吳王光鑑

〈2987〉 吳王

光擇其吉金



攻敔王光戈

〈3098〉 攻敔王光自㠭



楊樹達釋光从女 兴从儿同

寧𢀛簋「王光寧𢀛貝三朋」〈1280〉「王光寧甫貝三朋」

〈0058〉「台以克紹光朕卩于之」〈1172〉「㪔光白自乍其寶𣪘」〈2152〉「用光父丁」〈2920〉

「周師光守宮事」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𤆄明也从火在人上古文从炎从芡作𤇼又从廿从火作芡蓋廿者二十併也廿火即眾明之意也又按黃字从田光訓地之色也亦土色光采也鐘鼎古文黃字所从芡形从廿大火三文或省作芺作芡然則許氏所引𤇼當作𤇼作芡者其省文也因謂訓明光字作𤇼者為正篆而大人同形同意故變芡作炎炎之後出可識矣又此篆及下數文並皆从火卩从卩與色字同意光亦猶色尚書中候榮光出河注五色也是也或謂古文人卩兩字形近通用例多見卩部是亦其一

例而已』（古籀篇十四第一六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光明也从火在人上光明意也按古者執燭以人从人持火古作□（櫨伯器）乙作□（毛公鼎）』（文源）

柯昌濟曰『勞字从火从女取女子以火烹飪服勞之意也小篆改作勞則晚出之誼矣』（韡華二〇四頁宰甫𣪕）

周名煇曰『火部□（來獸鼎）蓋王光宰甫貝五朋上从火下从□非女蓋古□字之省文篆書更省為卪許氏所謂古文奇字人也光訓寵亦訓錫光宰甫貝同寵或錫宰甫貝 丁氏定為光字 今考定為耽字古文讀若媵同

名煇案强運開定此文入女部謂說文所無今尋郭忠恕汗簡下之一女部載耽字古文作□从火从女與此文作□从火从

女者形體相合。郭氏謂其文出義雲章，檢說文耳部云：「耽，耳大垂也。从耳，冘聲。」而經傳或用為耽樂字（詩氓篇、書無逸篇、禮記中庸篇等是），與此銘云「王耽宰甫貝五朋」者義不相協，疑此耽當若媵同。說文人部云：「倂，送也。从人，关聲。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倂女。」今字作媵，古金文多作賸或作塍，蓋古之言媵，即今贈予之意。銘云「王妿宰甫貝五朋」，猶言王贈宰甫貝五朋也。耽古音在侵部，媵贈二字古音在蒸部，侵蒸近旁轉，此可論定者也。惟深求之，妿之為耽，當為古文假借，其本名殆為关之或體歟？今文媵字从关，或即妿字之遺跡，惟未得實證，姑存疑于此。」（古籀考卷中一四至一五頁）

楊樹達曰：「余謂其字上从火、下从女，即光字也。說文十篇上火部云：光，明也。从火在儿上。儿為古人字，銘文从女，與从人同。古文从人从女之字

多通作、說文八篇上人部倢字从人或从女作婕、十二篇下女部婧字从女或从人作倩、金文齊𨻰綸鎛云、保盧子性、即保吾子姓也、性字从人不从女、此皆古字人女通作之證也、光當讀為既、詩小雅彤弓云、中心既之、毛傳云、既、賜也、凡賞賜之字金文皆作商作錫、敔叔𣪘作益、仍錫字之通假也、獨此銘假光作既字、於彝器中為特異矣。」（積微九十二頁宰峀𣪘跋）

楊樹達曰「樹達謂光當讀為既、詩小雅彤弓云、中心既之、毛傳云、既、賜也、……守宮尊云、周師光守宮事、光亦當讀為既、宰峀𣪘云、王𡛟宰峀貝五朋、𡛟字从火从女、與光从火从人同、𡛟亦既也、叔夷鐘云、敢再拜頧首應受君公之錫光、錫光即賜既也、𨟻卣云、子光𠧟貝二朋、光𠧟即既賞也。」（積微一五四頁至一五五頁麥盉跋）

高鴻縉曰「説文𤆓明也从火在人上光明意也炗古文𤎫古文。

按光應从火ㄕ聲ㄕ古跪字」(字例五篇一九〇頁)

〈大10〉「辟井戻光。卒正更」〈大45〉「雁受君公之易錫光。」〈大47〉「每敏觐卑光。剌烈」

<0640>

㔀

「宅=熙=」

臣 不从火

齊侯鎛 臣字重見

<1500>

「臣△ 宅宅

臣臣△」

孫詒讓曰「臣當爲配字大郎巸之省金奈周徐王子𨫟鐘諿=巸=巸佁臣正與此同配爲巸之聲母故此匝及徐王子鐘𢇍省巸爲配左襄二十九季傳季札日廣哉熙熙乎杜注熙熙味樂聲逸周書太子晉篇萬物熙熙孔晁注味盛也荀子儒效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楊注味樂之貌沱=巸=言其德之美而盛也」（拾遺）上二三頁至二四頁孟姜匜）

[a] 焂 說文所無 集韻 光動皃 焂觶

焂△從 萬

〈2311〉「焂△ 乍」

[b] 散盤

〈2927〉「散之有嗣 [illegible]卅真稟

[a] 方濬益曰「焂字見散氏盤銘。又後魏碑誌凡悠字多从火作悠。齊周隋石刻因之。咸以為太武帝時所造新字之一。今觀此銘是古自有悠字，非始於拓跋世也。」[b]（綴遺卷二十四、十三頁焂觶）

[a] 强運開曰「焂觶。說文所無。集韻式竹切，音菽。光動皃。運開按此與黑部之儵同音。儵篆下段注云古亦段為倏忽字。黑為火所熏色。从黑與从火其義一也。疑焂即古儵字。又按犬部倏字犬走疾也。从犬攸聲。讀若叔。段注云引伸為凡忽然之詞

或叚⿱攸灬字為之是三字同音義亦相近故古多通叚也」（古籀三補卷十第四頁）

b 高鴻縉曰『倏說文所無應是从火攸聲之字攸與倏同音通叚」（散盤集釋五七頁）

 a

滕 說文所無春秋滕侯文王子叔繡之後滕乃滕之譌

滕侯盨 〈1484〉

「滕侯穌乍作厥文考滕仲旅𣪘」

 b

滕虎簋 〈5185〉

「滕虎敢肇乍作厥皇考公命仲寶障彝」

 c

郳伯御戎鼎 〈0550〉

「郳白伯御戎乍滕姬寶鼎鼎」

 d

滕侯吳戟 〈3129〉

「滕侯吳(昊)之造戟」

 e

滕之不㤅劍 〈3151〉

「滕之不㤅由乇」

 f

滕侯耆戈 〈3093〉

「滕侯耆之艁造」

c 孫詒讓曰「𡕝字吳釋為朕今攷朕字說文从灷然金文灷字作𠬞見毛公鼎𠬞字上皆从十从丨無从火者唯後滕侯簋蓋兩滕字並作𡕝从朕从火蓋滕之異文此滕字下亦从火與彼正同滕與周同姓國故其女曰滕姬矣」(餘論卷二第十三頁郳伯御戎

鼎

a, c 強運開曰「賸矦盨賸說文所無容庚云滕矦文王子叔繡之後疑賸乃媵之譌不為無見 媵虎敦 鄀伯御戎鼎媵姬媵為姬姓之國亦可為容說之證」(古籀三補卷十第四頁)

b 高田忠周曰「積古阮釋作然虎云蓋鄭然明之族．按阮說非今審月即舟非肉字火即关亦非犬字也下似山字但說文無賸字是古字逸文猶媵為逸字也或云鼎鼏字古文或从火而火省作山此賸亦媵異文然媵有作賸从賸者賸媵別字明矣」(古籀篇十三第一一二頁)

ь于省吾曰『䑼字舊釋為然，余謂此字从火䑼聲，即滕薛之滕字也』（雙劍誃上釋四頁䑼虎簋蓋）

ь柯昌濟曰『䑼舊釋然，案䑼侯簋盞䑼字與此正同，䑼騰古殆一字从火从关象騰起之狀也，从舟或是䑼文』（韡華二五六頁䑼虎彝）

參閱0323𠓿字條高鴻縉說

王國維曰『經典滕薛皆作滕，从水䑼聲，上虞羅氏藏䑼虎敦，其銘曰䑼虎敢肈作厥皇考公命中寶尊彝，䑼字舊釋為然，余謂此字从火，䑼聲，即滕薛之滕字也。禮記檀弓上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然則虎為滕伯文叔父，

其父本是滕君。此敦云朕虎敢肇作厥考公命中寶尊彝。是此敦之朕虎即檀弓之滕孟虎之證。亦朕即滕字之證也。鄭注檀弓以伯文為殷時滕君。今觀此敦文字。乃周中葉以後物。然則此敦不獨存滕薛之本字。亦有裨於經訓矣』（觀堂二七一頁至二七二頁釋朕）

陳槃曰『案滕。滕侯穌毀（周七。補三三等）滕虎毀（夢郼二。二七等）並从舟。从火作滕。魏石經左傳殘石作滕。馮登府曰滕从糸。从舟。汗簡引同。魏石經考。路史國名紀戊作滕（葉五上）。後紀卷九下（同）。又云字一從水。注云。亦異。作勝（葉六上至六下）』（譔異一冊三二頁）

a

炎 葉子乳為鄭 郭沫若謂當即春秋時鄭國之故稱 今盧左炎

<1377> 才在炎

b

王尊左炎自

<2143> 唯九月才炎自 王多用追于炎

<2723> 才在炎自師 召多用追于炎

郭沫若曰炎當即春秋時郯國之故稱，漢屬東海郡，今為山東〔齊寧道〕郯城縣，縣西南百里許有故郯城云。㊀兩攷三頁 令毀



a

爕 卣文

〈2451〉

「𩰫爕△」



b

爕簋

〈1281〉

「王令爕△在市旂」



c

曾伯簠

〈1446〉

「卯爕△鮮邑湯」



a

晉公盦

〈3012〉

「智爕△萬邦」

c 徐同柏曰「爕讀若𤏩，幽𤏩也」（从古卷二、二十頁周曾伯霥簠）

林義光曰「說文云『爕，火孰熟也。从又，从炎辛。辛者物孰味也』。按古作爕曾伯霥簠，象手持火熟物。丁，熟物器，底䰜字古作妣戊䰜器字偏旁。象熟飪五味形，亦與炒形近。說文云『爕，和也。从言又炎聲』。按古从辛之字或譌从言。字見係獄。爕訓為和，亦熟飪五味之義。爕、爕當同字」（文源）

高鴻縉曰「按燮和猶調和原从又(手)持棍疏火使燃之形故曰燮理字倚又畫(其持棍入火中疏之使燃之形由文又生意故託以寄燮理之意動詞周文火亦作炎字之構造仍不異秦時棍變為言聲(唐蘭古文字學導論所謂象意聲化)與其他聲化字同例隸楷本之故為今形疏水使流曰治(理)疏火使燃曰燮」

(字例二篇二八五頁)

6008(10.124-1333)

粦 a

粦 b

粦 穆公鼎

〈0659〉「休天君弗望穆公聖粦明𠤱事先王」(秘)

林義光曰「說文云:粦,兵死及牛馬之血為粦。粦,鬼火也。从炎舛。舛,按舛象二足迹形。鬼火宵行逐人,故从舛。」(文源)

陳夢家曰「事先王」前四字形容穆公的聖瞵明舭。說文「瞵,目精也」。與聖皆指耳目聰明。方言十二「舭,曉明也」。與明皆指明白」(金選二四五頁 西周銅器斷代.尹姞齊鼎)


a

黑 鄦伯取簋

〈1342〉「誥伐淖潮黑△」


b


c

鑄子叔黑臣簋

〈1425〉「鑄子叔黑臣△肇作寶匜簋」(A·B)

〈0558〉「鑄子叔黑臣。肇作寶鼎」

b.c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黑火所熏之色也从炎上出囪 囪古窗字云炎上出四者於字形未見其意而熏作𤋱云火煙上出也从屮从黑屮黑熏象也是字从屮而炎上出四之意始可見矣然熏而後黑色有焉字黑為先出而義熏為先矣可知黑字夙受意于熏字此亦考老轉注之謂也當互相證而已故愚謂許氏收熏于屮部非熏之从屮此謂段借即象形之段借不可以為

熏之建首也』(古籀篇十四第三五至四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黑火所熏之色也，从炎上出㓁，窗。按古作黑（洛嫼敦嫼字偏旁），象火自窗上出形，○象窗也。煙窗或省作黑（多父盤嫼字偏旁）』

(文源)

商承祚曰『囪象竈突延窗孔』(古考二三七頁)

α 柯昌濟曰『臾字作臾，案說文臾束縛捽抴為臾，从申从乙。此字當即古臾字，其形誼所未詳，疑許說非本誼也』(韡華二〇三頁叀伯厭敦)

高鴻縉曰『說文黑火所熏之色也从炎上出囧（臣鍇曰囧古窗字）呼北切

按字初倚火或炎畫其上束屮有煙跡形由物形煙跡生意故託以寄黑白之黑之意狀詞古形則更明顯小篆束上煙跡變為囧徐鍇誤釋為窗說文囪下有囧古文嚴章福曰囧此校者由黑下移補議刪今知黑字所从之囧亦非窗字乃束上煙跡也小徐誤』（字例二篇二六一頁）



 a

悤 从丨在心上示心之多遽悤〻也說文云从心囪〻當是丨之變形又云囪亦聲乃由指事而變為形聲矣克鼎悤𦥑乎心又云錫女叔市參冋莽悤孳乳為蔥再孳乳為繱說文帛青色也

<0675> 悤𦥑乎讓乎心 參冋莽悤

 b

毛公鼎 赤市蔥黃即禮記玉藻三命赤韍蔥衡

<0680> 悤 黃

 c

番生簋 錫朱市悤黃

<1387> 悤 黃

 α

又孳乳為鏓 㝬鐘倉〻悤〻

<0061> 倉〻 悤〻

<2149> 息口訢禓

α 阮元曰宅字說文訓為虫此宅它當為佗佗言鐘聲之美（積古卷三、十頁宗周鐘）

a

方濬益曰『心為悤之古文此段為聰』（綴遺卷四、三十頁譱夫克鼎）

又曰『前段以心為聰此心為悤珩詩六月有瑲蔥珩毛傳曰蔥

蒼也三命蔥珩』（綴遺卷四、三十一頁譱夫克鼎）

吳大澂曰『心古蔥字象形禮三命赤韍蔥衡青謂之蔥也許氏

說䌤帛青色从糸後人所加毛公鼎』（古籀補三頁）

d

吳大澂曰『心古鍯字不从金與毛公鼎心字同乃蔥之象形字

也蔥衡从艸鎗鍯从金皆後人所加宗周鐘』（古籀補八十四頁）

a

孫詒讓曰『此鼎心字兩見亦見毛公鼎其文曰赤市心黃舊釋

為蔥之象形字以其與玉藻三命赤韍蔥衡文巧合也又見宗

周鐘其文曰倉二心二蕢峧裏吉士釋為蔥而讀為鍯以其與

說文鍯字說解鎗鍯文亦巧合也然金文奇古不能據孤文決

定必綜合諸器參互覈斠而後可議其是非周鍾倉二𢀛二薛款識窖磬作鎗二鉈二其字从金它聲字畫𩑶晳又吳公匜云它二匜二齊姜匜云沱二匜二馮氏金索徐王子鍾亦有韹二匜二之文知匜銘它二沱二即鍾銘之它二鉈二也其字作𢀛作𣲏亦鎬是它沱字彼此互證阮釋周鍾為它不可易也薛釋窖磬為鉈不誤而釋网匜為越則繆甚李仲約詹事釋為㱿甚墧它㱿乃心者它當讀為施古它聲也聲字多互通詩何人斯我心易也釋文引韓詩易作施云善也……它當讀為祂祂隸變作袘士昏禮主人爵弁服纁裳纁袘注袘謂緣以緇緣裳此莽它即爵弁服之緇袘也蓋以涅染黑則謂之緇以草斗染黑則謂之草其色正同故古書緇草亦或互稱廣雅釋器云緇謂之皁史記秦本紀之皁斿即九旗之緇旐爾雅釋天緇廣充幅長尋曰旐是其證凡冕弁服皆用石染不用艸染石染艸染義見鄭周禮染人論語鄉黨注則爵弁服之袘當以

緇為正此云萛它實則緇也毛公鼎之它黃亦到文蓋冕服之裳以黃為祂與爵弁服緇祂異若釋為蔥衡則古無草蔥之佩不能通於此鼎矣』（述林七第一三又一六頁克鼎釋文）

c 強運開曰『□番生敦朱市□黃說文繐青白色也段注云爾雅青謂之蔥蔥即繐也謂其色蔥蔥淺青也市部曰大夫赤市蔥衡金文凡言蔥衡多□黃是□黃即蔥衡之籀字也』（古籀三補卷十三第一頁）

b 張之綱曰『徐同柏釋玄擃古釋蔥窸齋仍之云市即韍□即蔥象形字禮玉藻三命赤韍蔥衡孫詒讓釋它云釋玄釋蔥竝非阮款識宗周鐘倉倉它它作□與此正同綱案□字孫氏克鼎跋云此鼎□字兩見亦見毛公鼎舊釋為蔥之象形字以其

與王藻葸衡文巧合也又見宗周鐘費峐裛吉士釋爲葸而讀爲鍯以其與說文鍯字說解鎗鍯文亦巧合也然金文奇古不能據孤文決定必綜諸器參互𣂔覈而後可議其是非周鐘倉倉𢗊𢗊薛款識窖磬作鎗鎗鉈鉈其字从金它聲字畫明晢又員公匜云它它巸巸齊姜匜云沱沱巸巸其字作□作□亦塙是它沱字彼此互證阮釋周鐘爲它不可易也據此跋釋𢗊爲它義據精覈而世猶泥守擴古釋葸之說故備錄之以諗來者 b

（𣂔釋十一頁）

a

周名煇曰囱部𢗊克鼎悤𥂝氏心 又云錫女叔市𢦏參同茀悤蓋假𢗊為繱說文繱帛青色也容庚云从丨在心上示心之多遽悤悤也說文云从心囱囱當是丨之變形又云囱亦聲是由指事而變為形聲矣𢗊毛公鼎 𢗊宗周鐘 强氏定為悤字

今考定乃心字。強氏定為恖在囟部，故居本部。前今以為心字，改次本部後。名煇案：容說非也。齊仲姜鎛銘余彌心畏認，心字作□。散氏盤銘余有散氏心賊，心字作□。師望鼎銘不顯皇考寬公𩣡𩣡克盟明乙厥心，心字作□（吳書徵錄）。已皆可為質證。倘如容說讀為恖，皆不可通。又如伯懋父壺銘懋字作□，陳侯午𣪘銘忘字作□，从□，皆心字也。克鼎銘恖作□者，以別于卒心之心字，蓋稍示異讀之音符。一字重音，前人論之極詳，廣韻中尤多遺跡，不煩縷舉。錢竹汀說見十駕齋養新錄卷五，章炳麟說見國故論衡。非兩字也。恖古音在東部，心古音在侵部，東侵近旁轉，古人字少，故讀心為恖。容氏謂囟當是□之變形，尤謬。（古籀考卷下一九至二〇頁）

b 高鴻縉曰：「□為蔥之象形文，象蔥之地下肥莖（俗曰蔥白）。此處用為青綠色。」（毛公鼎集釋九七頁）

a 赤 麥鼎 〈0626〉 麥錫 赤△金

b 留鼎 〈0679〉 易錫女赤△ ⊘口巿 井巿 叔易錫 留赤△金 林劍

c 彔簋 〈1314〉 易錫 赤△金

d 元年師兌簋 〈1386〉 赤△舄

e 柳鼎 〈0664〉 易女赤△ 巿 幽黃

f 攸勒 留壺 〈2834〉 赤△巿 赤△舄

g 𧾷亘侯鼎 〈0671〉 赤△舄

h 免簋 〈1358〉 易錫女 汝赤△ ⊘巿

i 師虎簋 〈1383〉 易錫女 汝赤△舄

j 師酉簋 〈1374〉 新易錫女 汝赤△巿

k 休盤 〈2922〉 赤△巿

l 朱黃 衍 吳方彝 〈2444〉 赤△舄

m 寰盤 〈2924〉 赤△巿

n 頌鼎 〈0674〉 赤△巿 朱黃 衍 敷

o 頌簋 〈1392〉 赤△巿 朱黃

p 師嫠簋 〈1388〉 赤△舄 (A·1)

q 趞簋

〈1363〉「易錫女汝赤△巿幽亢」

灻

邾公華鐘〈0059〉「玄鏐赤△鏞鑪」

〈0655〉「王易錫赤△⊖市」〈0661〉「易錫女汝赤△⊖市」〈0672〉「易錫赤△舄」〈1329〉「錫玄衣赤△表」〈1346〉「易錫戠衣赤△⊖市」〈1365〉「易錫女汝赤△⊖市」〈1369〉「易錫赤△市」〈1371〉「易錫女汝赤△市」〈1375〉「賜女汝赤△⊖市」〈2147〉「仲競父易赤△金」〈2151〉「王冊令尹易錫盠赤△市」〈2445〉「王冊令尹易盠赤△市」〈2536〉「赤△市朱黃」

高鴻縉曰「說文灻南方色也从大从火烾古文从炎土 昌石切

按字从大火會意順成結合外命狀詞應入火部南方色為緯學家言从炎土之字金文未見」(字例四篇六〇至六一頁)

金祥恆曰「金文之赤从大火如召壺易女巨鬯一卣玄衮衣赤巿幽黃赤舄攸勒之赤市赤舄作㦰師虎𣪘赤市幽黃之赤作

𢼄頌鼎作𤆍赤烏者如詩豳風狼跋赤舃几几傳赤舃人君之盛屨也赤市(黻)者如詩小雅車攻赤芾金舃雖火有作𡳿者有作𡳿者𡳿象火焰之有火星也𡳿乃𡳿之譌而小篆之火乃𡳿之譌變說文古文赤从炎土李杲曰邾公華鐘作𤆍此蓋移上於上耳馬氏據苗夔謂从土聲土音透紐赤定紐古音通然邾公華鐘之𤆍从夾者乃大之譌而說文从炎土土火之譌炎乃大之譌或謂長江以北土赤如火故从炎土則與說文堇為一字矣(中國文字八冊四頁釋赤與幽)

〈大9〉「医乘玗赤旂舟」

〈大15〉「易錫赤市」

〈大16〉「易錫女汝赤□□𠃬市」

〈大18〉「赤舃」

〈大22〉「王易錫𤔲赤市」

〈大25〉「赤舃」

〈大26〉「赤𠃬市」

〈大27〉「易錫女汝赤市」



a

大 象人正立之形大亣為一字說文分二部隹文只作大段玉裁曰大下云古文亣亣下云籀文大此以古文籀文互釋明祇一字而體稍異後來小篆偏旁或从古或从籀故不得不殊為二部亦猶从人从儿必分系二部也經典又以泰太為之

大保鼎

〈0253〉 大保 盉



b

大祝禽鼎

〈0295〉 大祝 禽鼎



c

亞鼎

〈0676〉 受天有大令 命女沚 妹辰又大服



d

者女觥

〈2740〉 亞中觥者女 以大子尊彝



e

兄日戈

〈3122〉 大兄日乙



f

者姛罍

〈2849〉 亞中

觥者諸姛以大子障彝



g

缶鼎

〈0597〉 缶用作亯大子乙家祀障



h

禖鼎

〈0413〉 大保

大 i

作册大鼎

〈0646〉「公賞作册大白馬」大揚皇天尹大保宮」

大 j

令鼎

〈0660〉「王大耤農于諆田餳」

大 k

毛公鼎

〈0680〉「雁受大命」「勞勤大命」「大從不靜」「䌹繆大命」「已曰彼絲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尹」

大 l

頌鼎

〈0674〉「王各大室」

大 m

散盤

〈2927〉「眉自瀋涉」「以南至于大沽」

大 n

不嬰簋

〈1393〉「我大同述」「女大真羊戴」

大 o

鄧簋

〈1291〉「降大福」

大 p

邵鐘

〈0055〉「大鐘八聿」「大鐘既縣」

大 q

𨛫仲匜

〈2980〉「魯大嗣徒子仲白作其庶女鑄孟姬媵匜」

大 r

𨛫公華鐘

〈0059〉「台樂大夫」

大 s

齊鎛

〈0062〉「余為大攻厄」「大史」「大徒」「大宰」

大 t

大司馬簠

〈1405〉「大嗣馬」

孝口自乍飤匜盥」



歸父盤

<2912>「隹王八月丁亥齊大△宰歸父盥為忌盥盤」



蔡侯盤

<2923>「蔡侯申虔共大△命用詐作大△孟姬嬭彝醞」



中鼎

<0632>「鄬安之孫簹大△史申乍作其造禧鼎鼎十」



大子鎬

<3024>「龢脰大△子之鎬」



大子鼎

<0371>「龢脰大△子鼎」



鑄客鼎

<0370>「鑄客為大△子脰」

宣為之(D)



卯自

大乙二字合文

<2720>「遣于妣丙彤日大△乙爽」



辛巳簋

大子二字合文

<1253>「用乍大△子丁彝」



芍大子伯壺

<2805>「芍大△子伯作鑄寶壺」(A·B)

<6013>「以口口船其舢口口口大△口口口口其口口口盂」

<6038>「楚公冢自乍鎡大△鐘林鐘」

<0029>「用處大△正政(下泐)」

<0030>「用樂嘉賓父兄大△夫朋友」

<0034>「兮仲作大△醬鐘」<0035>「𦰩堇勞勤大△令命」<0036>「用享大△宗」「用卲大△宗」

<0038>「𪓑大△宰𠑹子𣪘自乍作其御鐘」<0044>「昊生用作𨸐公大△禁鐘」<0048>「台匽大△夫」<0049>「天子佣事𣲖梁其身邦君大△正」<0050>「𬁡用乍龢又大△醬鐘」

<0051>「用乍朕皇考叀弔大△醬龢鐘」<0370>「鑄客為王句大△府為之」<0375>「大△府之」

饇盂」<0440>「大△保」<0499>「禹乜子作鑄鼎」<0523>「虢叔大△父乍障鼎」<0525>「大△師人𪔂爭乍寶鼎」<0570>「大△梁司寇口乍智釜」<0596>「唯成王大△𠦪才在宗周

商賞獻侯𩰟貝」<0606>「大△師鐘伯侵自作石沱」<0607>「口丝大△子作孟姬寶媵鼎」<0611>「呂降大△福」<0639>「隹公大△保來伐反尸夷季」<0642>「希大△帀師與膾

鄦許弔叔姬可母飤繁」<0645>「光用大△保」<0649>「王饔館于大△室」「呂祉于大△室」<0653>「用牡于大△室」<0656>「王各格大△室」<0664>「陽大△口𤔲𢉅夷」<0667>「王各格

于大△室」<0669>「大△師小子師望曰」<0670>「王才在周康宮𢓊大△室」<0672>「王各格大△室」<0673>「王各格大△師宮」<0677>「孟拜䭫首口嘼進即大△廷」「呂口

大△口厌田侯匋口口口口盂征」「口口大△口」〈0678〉「肆武公亦弗段望賸聖

且祖考幽大△叔懿叔」「用天降大△喪于二國」「用乍大△寶鼎」〈0679〉「女汝

匡罰大△」「王才在周穆王大△口室」〈0707〉「大△乍鬲寶隮彝」〈0744〉「白弍父作大△

姬齎鼎甪」〈0800〉「[𢍰]者女大△子尊彝」〈0803〉「大△史友作召公寶尊彝」〈0812〉「奠鄭

大△師小子侯父乍寶甗」〈1168〉「大△保錫厥臣櫑金」〈1237〉「大△師事良父作寶

段」〈1245〉「魯白大△父乍盂[姬]姜賸段」〈1246〉「魯白大△父乍仲姬俞賸段

〈1248〉「魯大△宰邍父乍作季姬牙賸媵簋」〈1290〉「王才在大△宮」〈1296〉「乍為皇

禔祖大△宗簋」〈1323〉「王降征令命孖大△保」「大△保克苟敬亡咎遣」「王侃俾大△保易

錫休余格土」〈1329〉「格于大△室」〈1330〉「用作朕皇考大△中仲尊段」〈1338〉「王才在康

宮大△室」〈1346〉「王各格于大△室」〈1349〉「乎呼漁漁于大△池」〈1352〉「令命雍奴遣大△

則于段」〈1354〉「命女汝嗣成周里人眔者厌諸侯大△亞」〈1357〉「叡東尸夷

大△反」〈1358〉「王各格于大△廟」〈1360〉「乍朕皇且祖幽大△中隮段」〈1361〉「各格大△室」

〈1363〉「王各格于大△朝廟」〈1365〉「王各格大△室」〈1366〉「王𠂤与吳帀呂剛惆卿豳葢𠂤邦周射于大△池」〈1367〉「各格于大△廟」「𡚬左右吳大△父」「世孫孫子子𡚬左右吳大△父」〈1368〉「王各格于師戲大△室」〈1369〉「王各格大△室」〈1370〉「王各格大△室」〈1371〉「王各格穆大△室」〈1373〉「令𤔲䚄于君氏大章璋」〈1374〉「各格吳大△廟」〈1375〉「各大△室」〈1379〉「王又有大△豐」「大△圖宜」〈1383〉「格于大△室」〈1385〉「各格大△廟」〈1387〉「勵于大△般」「用𩰪一𩰪綢繆大△會命」「王命𩰫𤔲公族卿事大△史寮」〈1388〉「各格于大△室」〈1389〉「雁膺受大△命」「又有芾席于大△命」〈1392〉「王各大△室」〈1394〉「大△質之簋」〈1417〉「丙大△子白伯作簋」〈1439〉「奠鄭白伯大△嗣工召弔叔山父作旅匠簠」〈1444〉「𪚥大△宰𣠰子𨚕罍其𩰫」一器無此字匠簠」〈1457〉「伯大△師作旅𩰫」〈1480〉「筍白伯大△父作𦎫妃」〈1495〉「琴生眔大△娟」〈1497〉「令小臣成友右逆〔某〕曰内史無𩰫大△史䄄曰」〈1501〉「以昪者諸侯獻金作作皇妣孝大△妃祈祭器鐘鎛」〈1503〉「大△慕謨克成」〈1508〉「大△師盧作𡚬尊豆」〈1509〉「魯大△嗣徒厚氏元作善簠」〈1842〉「奠大作

父辛寶尊彝」〈1843〉「亞形中䵼 諸姛以大▵子尊彝」〈1849〉「𠃬大▵保于𠦪御

正口貝」〈1951〉「隹王大▵龠禴于宗周」〈1952〉「即井白大▵祝射」〈2101〉「亞中䵼

者姛呂大▵子尊彝」〈2145〉「丁亥王各大▵室」〈2149〉「蔡侯𩰫虔共大▵命」「用詐作

大▵孟姬𡢁彝盥」〈2316〉「大▵𫊟」〈2444〉「王才在周成大▵室」〈2672〉「白伯乍大▵公寶旅彝

日」〈2716〉「王姜史叔事于大▵俜保」「叔對大▵俜保休」〈2721〉「在𠑹大▵廟」「遣「大▵」乙翌

〈2725〉「造会王大▵祀衣于周」〈2726〉「用作大▵御于厥祖妣父母多神」〈2727〉「厥小子

小大▵事」〈2729〉「王各格大▵室」〈2730〉「唯王大▵禴于宗周」〈2734〉「隹公大▵史見服于宗周年」

「公大▵史咸見服于辟王」「王遣公大▵史」「公大▵史在豐」〈2797〉「呂王𥥍乍大▵姬

尊壺」〈2799〉「大▵作父乙寶彝」〈2815〉「其萬年子子孫孫永用享孝于大▵宗」〈2816〉

「大▵師小子師望乍寶壺」〈2824〉「以降大▵福」〈2825〉「大▵𧠫口口」〈2829〉「用受大福無

疆」〈2835〉「齊侯命大▵子乘遽來句宗白伯𦖞聽命于天子」「于大▵無巫

嗣折誓于大▵嗣命用璧」「用從縱爾大▵樂」〈2836〉「王格大▵室」〈2837〉「康

大△門之」〈2850〉「□□丁大△留卂彝」〈2914〉「以降大△福」〈2922〉「王各格大△室」〈2924〉「王各格大△室」〈2957〉「魯大△嗣徒元乍歔盂」〈2977〉「大△師子大△孟姜乍般盤盉匜」〈2981〉「奠大△內史弔叔上乍作弔叔媵朕媵盥匜」〈2986〉「攻吳王大△𠭯夫差𦉜擇氒吉金」〈2997〉「蔡侯𪘲乍大△孟姬嬪𨰍缶」〈3010〉「曾大△保𩁹弔叔亟用其吉金」〈3012〉「我皇且祖𨛳唐公〔雁〕受大△命」「至于大△廷」〈3023〉「富子之上官隻之畫□鑄鉄十台□大△鎣之從鉄登其𦓃」〈3113〉「趙𠭯□大△□□用戈」〈3123〉「大△且日己」〈3124〉「大△父日癸」「大△父日癸」〈3133〉「郘大△嗣馬之䑪造戈」〈3160〉「大△攻君公孫桴」〈3162〉「邵大△叔以新金爲弍貫車之斧」〈2150〉「余用乍朕文考大△中寶隮彝」

林義光曰「說文云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象人形。按乃象側立，大象正立。古作大（太保鑄器），作大（𣪘畜生敦），亦象軀體碩大形。古今相承以

爲大小之大.惟爲偏旁或與人同義.詳見各條 說文云亣籀文大.改古文亦象人形.按說文从大之字與从亣不容相混.而古無別.如奚字說文从亣.古作[illegible]（南亞彝癸）从大」(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焉象人形古文亣也.凡大之屬皆从大.部中收奎夾奄夸[illegible]奯[illegible][illegible]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奄契夷十七字.又別設亣部.云籀文大改古文亦象人形.凡亣之屬皆从亣.部中收奕奘臭奚耎[illegible]奰七字.許氏以小篆立部門故如此.而古固無此分別.今省亣部.云但天之大地之大無可象者.故借人形為之.此段借之真面目也.大即象人體完正視形也.𠆢即人象側視形.故亻字加一手一足.直得大形耳.然大者大人大丈夫之謂也.轉為凡物大事大之偁.大或作夳重

籀文也省作𠫔亦疊文之例又省作太說文誤認𠫔為泰字古文俗亦以太為極大尊偁皆非（古籀篇三十九第一頁）

何大定曰「亣說解曰籀文大改古文亦象人形凡金文甲文從大者皆作大故（按原文故字下缺一字）實為大之俗體金文大作大（毛公鼎）大（盂鼎）大（散盤）且說文亣金文作大（盂鼎）大（散盤）說文立金文作立（毛公鼎）立（格伯敦）甲文大作大夫作夫夫立作立（殷虛文字類篇第十）與金文相同是皆可為亣應作大之證然則亣當附入大部不應分立為部首矣（中山第五冊四一九四至四一九五頁）」

說文解字部首删正

斯維至曰「案金文家以大師大保大傅為三公但金文唯見大師大保無大傅此蓋古代政教合一之制度疑此制始創於殷周成王以前亦一

度實行之書君奭所言最能將此實情道出茲引之於下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於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以君奭後文觀之周召二公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等亦是此等身份蓋掌宗教與政治者也卜辭中己見自般即甘盤也又黃尹即阿衡巫咸伊尹尤為多見也師望鼎云大師小子師望郭沫若云蓋一人兼三職曰大師曰小子曰師余案鄭大師小子以大師小子兼職其說近是但郭氏以此大師為周禮掌樂之大師○考釋八頁則未必然彼鼎明云夙夜出納王命不敢不分不規似掌政治者始得當此語也詩小雅云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俾民不迷毛傳大師周之三公也此詩情調與銘亦合準此余謂此大師非春官之大師也其餘各器因但著職名其詳殆難徵矣

考大保之器多屬周初旅鼎云佳公大保伐夷方之年大保毀

云王降征命于大保當在周公平淮夷之時也郭氏且謂大保即召公奭殆亦可能』(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二〇至二一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斯維至曰『案商鞅量為秦孝公十八年器距秦并天下尚百二十又餘年惟秦官僅此一見兵器中有庶長戈奇者亦是秦官以其年代不定茲不錄史記商君列傳索隱云即大上造也秦之第十六爵名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名耳案此說不確因今銘明云大良造鞅也』(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二二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n
般滌非曰『八字屢見于朱家集楚王墓出土銅器的銘文鉢胆大子鼎大子鼎和鑄客為大句 胆官為之諸器安徽博物館籌備處楚器圖錄

第一集圖七、圖九、朱德熙壽縣出土楚器銘文研究、歷史研究1954年第一期。楚大字都作𠆢形、劉節、朱德熙等都以為大是官名，并以礼記曲礼有六大之目為證。劉節壽縣所出楚器考釋、古史考存115頁、朱德熙壽縣出土楚器銘文研究、歷史研究1954年第一期。這似乎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大府二字相連應是一個名詞，但春秋、左傳、國策、國語、史記、諸書記載楚國的事都沒有談到大府之名。朱家集楚王墓出土的王子齊鎬銘，則有大府二字。周礼天官上說。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注：大府為王治藏之長，疏云：掌大貢九賦受賄之入頒其貨賄于諸府之事。釋曰：大府與下諸府為長，故以大夫為之。周礼這部書當然不是周公作的，大約是戰國秦漢間人的手筆。梁啓超氏認為把它拿一部分來分別看做春秋戰國一度通行的

制度其餘一部分為政治學上的理想的建國制度那是再好不過。（梁啓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125｜126頁中華書局）是公平合理的評論因此見于楚器銘文的大府應和周礼天官所記的大府一樣是楚國職官名為楚王治藏之長如僅以一大字為官名以乎不很合適。

（文參一九五九第三期二頁安徽壽縣新發現的銅牛）

高鴻縉曰『說文天大地大人亦大象人形古文人也。特奈反

（錄繫傳）

又籀文大改古文亦象人形 他蓋切

按代二·1鼎有字與甲文字俱象正面人形甲文猶見兩膝應是人之初文如等字所从之大俱是人意後借為大小之大如夾奕奄等字所从之大俱是大意本意為人其

所以借用為大小之大者即所謂天大地大人亦大也此字久而為借意所專乃另造側面人（字例二篇八六頁）

薛尚功曰「太室者廟中之室言太以別其次者如魯有世室是也散敦云王格於太室牧敦云格太室蓋周之時受四方諸侯之朝必于其廟示不敢專耳詩言嗣王朝于廟者此也是廟皆謂之室也」（款識卷十四第一四二頁師毛父敦）

〈大1〉「王令大△史兄褱土」〈大3〉「王大肖相公族于庚囚旅」〈大4〉「令令女汝事小大邦」〈大6〉「隮登于大△服」「益曰大△政」〈大9〉「王乘孖舟為大△豐」「王𣪘大△龔禽」〈大14〉「各格大△室」〈大15〉「王各格于大△室」〈大16〉「各格大△室」〈大19〉「王各格于成周大△廟」〈大20〉「白大△師易錫白克僕世夫」〈大24〉「用夾盥氒辟奠大△令命」「令女汝叀䕪惠雝我邦小大△猷」「王各格于大△室」〈大26〉「王各于大△室」〈大33〉「黃大△子白克乍作仲嬴𩰬賸媵盤」〈大38〉「用樂

嘉賓大夫」〈大46〉「台亯台養孝于大宗皇楔祖皇祀」如〈大51〉「大良造

鞅爰積十六尊五分尊一為升」



夾 盂鼎 <0676> 「迺召夾死司戎」



夾卣 <2657> 「夾乍父辛尊彝」



夾壺 <2763> 「夾作盂彝」



禹鼎 <0678> 「不顯桓皇且祖穆公克夾紹先王」

林義光曰「說文云夾持也从大夾二人按大象人正立古作夾盂鼎象二人相向夾一人之形」（文源）

高田忠周曰「吳氏大澂云夾妃謂夾輔其主也在左右曰夾見周禮既夕注按說文夾持也从大挾二人與夾迥別蒼頡篇夾輔也書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然則夾字从大从二人在亦下大者大人君王也與介字作人人為賓八為介人蓋亦同意耳」（古籀篇二十九第九頁）

a 吳寶煒曰『說文㚒从亦有所持此與說文同㚒正文』(南公鼎文釋考十七頁)

高鴻縉曰『說文㚒盜竊褱物 从亦有所持俗謂蔽人俾㚒是也弘農陝字从此 失冉切

徐灝曰㚒與閃音同意近門部閃窺頭門中也盜竊懷物慮為人所見行蹤隱蔽謂之㚒古通作陝亦作閃

按字从亦(古作亦即腋字)有所持故有盜竊褱物之意所持之物不拘為何物而以丷通象象之故為指事字動詞』(字例三篇一〇頁)

高鴻縉曰『說文夾持也从大俠二人 古狎切

按王筠曰似當作从二人持大(大即人)……竊以周召夾輔成王

推之大者君也二人者左輔右弼也持之意當屬二人不當屬大是也應从二人持大（人）會意並列動詞」（字例四篇七八頁）

〈六24〉

「用夾鬯氒辟奠大令命」



奄　从申在大上

應公鼎

〈0543〉「曰奄以乃弟」(A.B)

a.b 吳式芬曰「徐籀莊以為从申从大乃古文奄。奄，覆也。鼎鼒之謂。瀚疑寅字。」(攈古卷二之二、二十五頁應公鼎)

a.b 徐同柏曰「𦥑从𦥑从大乃古文奄：覆也。鼎鼒之謂凡鼎鼒盇吕茅為之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見儀禮公食大夫禮冪若束若編注」(从古卷八、六頁周應公鼎)

吳大澂曰「奄从徐同柏曰从𦥑从大古文奄字應公鼎」(古籀補五十七頁)

高田忠周曰「徐籀莊以為从申从大乃古文奄。奄，覆也。鼎鼒之謂。瀚疑寅字。按徐說字形是，解字義甚非。瀚者許印林也。釋寅殊非。今審奄下作ㄣ以字亦非已字。又劉心源云舊釋作申以大為羨文。此字从古文申从大，實奄之變，而謂吕為祀亦非

又或云周禮序官奄人注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官人又晉語令奄楚剌重耳注士也此義即可解銘意矣要說文奄覆也大有餘也从大从申申展也又人部㒊大也从人奄聲奄俺同字大為大人从大又从人為重複者亦猶夸侉當為同字矣奄本義為人長大也轉為姿容閒雅緌綽有餘裕義又為凡大有義故又復轉為覆也或云訓覆義者叚借為弇亦通爾雅釋言蒙荒奄也詩皇矣奄有四方傳大也執競傳同也閟宮奄有下國箋猶覆也實亦弇覆合同之謂也」（古籀篇三十九第一〇頁）

ab
吳闓生曰「从申从大疑即說文㚅字」（吉文卷一第三六頁應公鼎）

6042(10.158-1340)





a

奓 <0759> 雩

甗文



b

爵文 <1568> 雩



c



d



e

戈文 <3055> ABC 雩

b 商承祚釋大于曰于字甲骨文作㐁𢀖省作𠀀金文同案此即雩之本字又用為吁此銘大于即旱祭之大雩也周禮春官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說文或體作𦏺祭時用羽舞故从羽 禮月令大雩帝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左桓五年傳大雩范甯云雩

者旱祭請雨之名今由字形觀之作亏从丂象雲气迂回繚繞之狀故人气之舒于与吁嗟字皆用之後以省體之于用為曰為往遂增雨為雩而代于矣雩字甲骨文金文皆有作𩃬（甲骨文）雩雩（毛公鼎）用為發語辭（小篆雩即从此寫誤）是雩字殷代已有兩體同出土肴爵、句兵六（陽識）皆以雨之祭器也。

（十二貯十八頁大于爵）、

b

楊樹達曰：十二家吉金圖錄上冊（貯拾捌）載大于爵、銘文大下作𤔲、原釋作大于、說為大雩、余疑是夸字、蓋制器人之名也、說文十篇下大部云、夸、奢也、从大、于聲、銘文作𤔲、即古文于字也、……又同卷（貯廿五、貯廿六）載大于句兵二、銘文與爵文同、求雨而行雩祭、似無銘於兵器之理、可知著者前說之未諦矣。（積微一九六頁夸爵跋）



a

夷 金文如此尚書泰誓受有億兆夷人

人敦煌本作𡰥 兮甲盤尸字重見

〈2926〉 兮甲盤 征𤔲治政 周三方責積至于南

淮尸 淮尸夷舊

我負畮臣人



b

柳鼎 〈0614〉 錫夷口

𨜏伯夷



c

鄭子蒦井 〈0527〉 鄭子蒦夷

夷鼎 郿其行器

吳大澂曰「古夷字作𡰥即今之尸字也古尸字作𡰥即今之死字也師寰敦𢦚淮尸又云淮尸即𧾷曾伯霥簠惠燮淮尸兮田盤至于南淮尸＝舊我員畮當讀至于南淮夷淮夷舊我員畮淮夷二字重文非夷字作尸也睘卣睘安尸＝白＝賓睘貝布當讀睘安夷伯夷伯賂睘貝布夷伯二字亦重文夷為東方之人𡰥字與𡰥字相似象人曲躬蹲居形白虎通夷者僔夷無禮義論

語原壤夷俟集解引馬注夷踞也東夷之民蹲居無禮義別其
非中國之人故尸與乙相類而不同大徼釋夨為卬作之作象
西夷椎結之狀亦此意也尸為蹲居夨為傾頭皆賤之之詞疑
古者从尸之字皆當从夷許書解尾字為西南夷所飾系尾此
从夷之證也孝經仲尼居釋文尻古夷字也經文居字不當作
尻疑凥字之誤漢書樊噲傳注尻讀與夷同漢儒或見故書夷
字重文作𡰥誤以為古夷字本作𡰥許書又以𡰥為仁字古文
更不可解也自後人以尸為陳屍之屍而尸與夷相混周禮淩
人大喪共夷槃冰注夷之言尸也實冰于槃中置之尸牀之下
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于堂
皆依尸而為言者也儀禮士喪禮士有冰用夷槃可也注夷槃
承尸之槃又牀第夷衾注夷衾覆尸之衾凡此夷字皆當讀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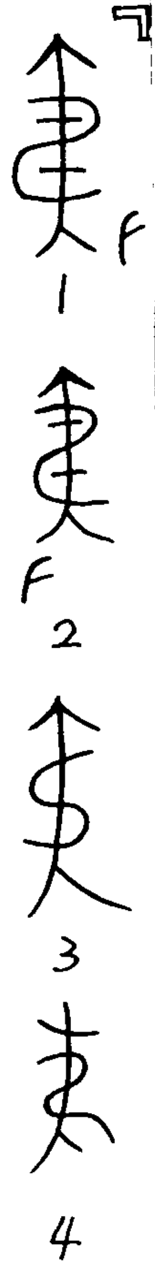
或故書本作尸而漢儒誤釋為夷或當時尸夷二字通用古文尸字隸書皆改作夷均未可知然則漢初去古未遠必有知尸字即夷字者故改尸為夷也使夷與𡰥字與小篆𡰥字相近是晚周已有變尸為夷者不自漢人始矣」(字說三十頁至三一頁夷字說)

林義光曰「說文云𡰥東方之人也从大从弓按大弓非義古作𡰥(師□鐘)作𡰥(京隣仲尊彝隣字偏旁)即遲之本字从大象人形己絆之與後退久同意變作𡰥(守敦)夷遲古同音故詩周道倭遲(四牡)韓詩作威夷」(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𡰥平也从大从弓東方之人也又羌字解曰唯東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

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於海有以也但以下文證之字元从大从尸尸即𡰥省𡰥亦仁字从大仁會意所謂夷俗仁是也說文云从弓漢人不曉古文可知矣若不然許氏原本作尸後人轉寫誤之耳』(古籀篇三十九第一四頁)

吴其昌曰『



1小臣守𣪘器窓齋册十頁九　2小臣守𣪘蓋周金卷三頁四十四　3京𦡘中僕尊窓齋册十三頁十(𦡘字所從)　4師𩛥鐘周金册四補遺卷一頁三

以上皆夷字也所以碻知其為夷字者第四字在師𩛥鐘銘于鐘之右鼓文為夷則二字按夷則乃鐘律之名又師𩛥即鄭井叔𣪕父而又有奠井叔鐘(窓齋册一頁十七)者其鐘之右鼓亦正銘有

妥賓二字妥賓即綏賓亦即蕤賓亦鐘律之名也此二鐘乃鄭井叔師贊父一人一時所鑄故花紋與字體乃一笵所成一中蕤賓律一中夷則律也以此可以決證第四字之碻為夷字矣此夷字與蠻夷戎狄之夷字截然兩字絕不相同此夷字與弟字為一字而蠻夷之夷字與尸字為一字蠻夷之夷字實當為尸字鄭康成周禮凌人注許叔重几字下訓東夷及漢晉人皆知之燉煌寫本書夷誓夷金文無不作乃者故凡稍有金文詁訓校勘常識者類能作𡰥詳實道之餘詳彼疏至于此夷字之與弟字互通亦有數證焉第一以校勘證之易明夷夷于左股釋文子夏本作睇又作眱又易渙匪夷所思釋文夷荀本作弟此形體上之明證也第二以諸聲證之書堯典宅嵎夷史記五帝本紀引作宅禺鐵說文崵字下亦引作宅嵎銕釋文引尚書考靈耀亦引作宅禺銕而史記

索隱引今文尚書作宅禺鐵又引尚書帝命驗亦作宅禺鐵書疏引二夏侯等書作宅嵎鐵按銕即鐵之古文從夷得聲而讀為他結反則古時夷之讀聲與弟字正復近似耳又徐灝說文解字注箋云隸體夷亦作夷正由弟而變鳥部鵜或作鶇又荑讀如稊涕或為洟皆其明證按徐說是甚此又形聲各方面之二證也又以訓詁言之則弟夷並皆訓易詩蓼蕭孔燕兄弟毛傳弟易也爾雅釋詁同詩旱麓豈弟君子釋文同詩青蠅豈弟君子鄭箋同而詩節南山君子如夷毛傳夷易也天作有夷之行毛傳同有客降福孔夷毛傳同爾雅釋詁同其明證矣是故弟夷之為一字揆之于形聲義三者而決無疑矣

弟夷既為一字則知夷之本義而弟之本義亦得矣夷之本義為何則小臣守毁夷字之形所昭示于吾儕者明甚乃一矢形

象有繳韋之屬縛束之也說文于弟字云韋束之次弟也韋所束者為何物乎則矢是也銕字從夷從金夷金為銕則銕為鑄夷之金蓋古初銅造百物所謂金也鐵之發現甚後目為惡金此類惡金之鐵最初不過取以鑄夷矢之類耳故管子小匡篇曰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又國語齊語亦云惡金以鑄鉏夷斤欘其明證也然則夷之本義在宗周時為韋束矢形在先秦時為銕鑄之矢矣夷為鐵鑄之矢其形作↑故凡矛之鋒刃作↑近似者亦得名之曰夷矛矣故考工記廬人有夷矛是其證矣（武大文哲季刊六卷一期二三八至二四○頁金文名象疏證）」

田倩君曰「總之尸也是人和本文中的夷只是任務不同的「人」罷了夷是持弓或負弓的人殷乙、辛征人方的經過在董師的

殷曆譜上佔了相當篇幅。征人方的卜辭有「……隹王來正(征)人方。」傅孟真先生說「人方」似不如釋作「夷方」。人方的「𠂆」原是由夷簡化來的。我同意傅先生的話，還是釋作夷方好些(東夷人憑着他們輕便而可及遠的武器—弓矢征服四方，所以有「四夷」之稱。夷字從先殷金文、甲骨文、周金文以及今日的楷書，都離不開弓。凡是離開弓的夷字，那是簡化了的(如甲文𠂆周金文𠂆)所以說文謂夷从大从弓東夷之人也」(中國文字第二十册九頁釋夷)

譚戒甫曰「東夷指周初東海沿綫所有各部族的總名。本作𠂆方。甲文金文皆同，或讀為人方。其實有別。說文夷平也，从大从弓東方之人也。按弓非弓字，實是尸的反形與𡰣所从的略同故訓為平」(考古一九六三第十二期六七一頁 西周量鼎銘研究)

陳槃曰「世本夷妘姓隱元年左傳正義 通志氏族略二路史後紀八顓項篇並同卷八葉十一上案歷史上夷之人口甚眾故太誓曰受有億兆夷人左傳昭二十四年此夷人非殷人傳師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二所論是也 種類亦不一古竹書紀年紀夏、殷之世有淮夷、畎夷、風夷、黃夷、于夷、方夷、白夷、赤夷、玄夷、陽夷、藍夷據王輯本葉二上下、又四下 宗周鐘記昭王時南夷東夷具見廿有六邦兩周四六、師酉敦所稱有西門夷、熊夷、秦夷、京夷、畀人夷詳後

夷人之分布徐中舒氏指出有在殷、周畿內者左傳昭二十六年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又云 召伯逆王于尸後漢書郡國志匽師縣有尸鄉春秋時曰尸氏故尸、夷同字……又左傳莊十六年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杜 注夷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詭諸為周大夫夷地必在畿內……金文師酉敦有西門夷、熊夷、

秦夷、京夷、畀人夷諸名。此器載王在吳，各格吳大廟，命師酉云云。吳舊釋虞，是也。……春秋之虞、芮、荀、董皆在漢河東郡，京亦當在其間。秦即嬴秦，史記秦本紀謂秦之先蜚廉死葬霍太山，亦在河東郡。其餘三夷之地雖無可考，以虞、京、秦之所在論之，知亦相去不遠。若此諸夷何為而舊居殷周畿內，書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逸周書作雒篇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孔注九畢，成周之地。成周畿內本周公遷殷民之所，嬴秦又殷之諸侯，知此諸夷皆出(?)於殷，而周人稱之曰夷也。同上文

今案夷之蹤跡實徧及東南西北，不徒王畿之內而已。金文中有所謂東夷、南夷，已前見。孟子梁惠王下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離婁下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後漢書西羌傳畎夷入居豳、岐之間（王國維曰本汲冢紀年）金文

有秦夷已見上 昭五年公羊傳秦者夷也是西方亦有夷也魯語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說苑權謀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戰國時齊以北尚有夷燕策北夷方七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鄭志答趙商問九貊即九夷也大雅韓奕正義引秋官貊鄭注征東北夷所獲是東北方亦有夷也東南西北並有夷故曰四夷昭二十三年左傳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是也

春秋之世所謂東南夷人大部分已為文化先進之民族所統治如徐夷嬴姓伯益之後如淮夷或云與徐夷同祖或云少昊後蓋種姓不一詳下壹伍玖淮夷始封如郯郯為蠻夷見僖二十一年左傳顓頊之後曹姓如莒莒為蠻夷見昭十三年左傳一云少昊後己姓一云少昊後嬴姓詳上

壹捌莒姓　如郯　郯為夷見昭十七年左傳　一云少昊後嬴姓　一云少昊後己姓　詳下

壹壹柒郯姓　如杞　杞夷也見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左傳　禹後　姒姓　如齊　管子輕重戊篇管子對桓公曰齊者夷萊之國也萊為夷見禹貢及齊世家萊地削入于齊故曰齊者夷萊之國也萊厥後為齊所滅見襄六年左傳

齊地又有以夷為名者見後　四岳後姜姓　如曹　曹都定陶殿夷所居地見下伍陸蔘國　始封君

文王子叔振鐸　如吳　吳為蠻夷見成七年又定七年左傳　太伯後姬姓　如越　天官書秦楚吳越夷狄也說苑君道篇越王句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九夷論衡恢國篇越在九夷蜀衣關頭　禹後　姒姓　詳下

壹壹玖越姓　如楚　楚秦策楚包九夷又方千里案楚北亦有九夷魏策楚破南陽九夷李斯上始皇書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　上世為夏殷侯伯而熊繹又為　周文武勤勞之後嗣　世家案楚語楚雖蠻夷世家武王曰我蠻夷也此是也雖鄒魯禮義之邦由其所統治者多蠻夷故舉以概之耳

蓋亦不無夷人蹤迹越王句踐……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　淮南齊俗篇　是也意此類夷人種姓即部落繁多舉其大名則曰東夷南夷言其種姓之多則曰

九夷其已服屬于先進民族者或即以其統治者封國之稱為稱如齊莒郯邾之等是也或以地稱淮夷徐夷之等是也亦有止稱夷者如周有夷邑戶氏已前見齊有夷地僖元年春秋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公羊傳夷者何齊地也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為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吳伐夷侵潛、六昭三十一年左傳棻姓氏書辯證六脂云夷氏后羿氏春秋時有夷國楚滅之蓋此即吳所伐之夷亦曰城父今河南亳縣東南七十里有城父故城本陳邑後為楚所併蓋本為夷國陳滅之而後地入于楚耳辯證又云后羿氏似謂此夷祖后羿未知何本襄四年左傳魏絳引夏訓后羿亦稱夷羿又天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孔子欲居九夷論語子罕紀人伐夷之類是也上引夫人姜氏薨于夷之夷公羊以為齊地而地理考實哀八年條以為魯地謂當在費縣西今補記于此

夷之種姓已如許繁多其分布地區復如是遼闊然則世本所謂夷妘姓者竟指何夷耶桓十六年左傳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棻夷姜蓋猶王姬、徐嬴、蔡姬、僖十七年左傳陳嬀燕姞同上宣三年等

之比婦人不名繫國與姓春秋時婦人間亦有謚然逸周書謚法篇云克殺秉政曰夷安民好靜曰夷此非可語于婦人是夷固又有姜姓者

愙齋册十九葉二二載睘卣王姜令乍册睘安尸白（夷伯）尸白賓睘布揚王姜休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增訂本葉一八五睘卣跋曰按安今言問安……據古禮言之知王姜之父母既沒故使睘往寧……然則夷伯當為王姜兄弟或兄子之類孫仲容謂為王姜之母黨是也又據王姜之稱知夷國為姜姓左傳桓十六年云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杜注於夷姜無說今以彝銘互相證合知夷姜之稱與衛姬齊姜陳嬀相同夷為國名姜為其國之姓也案楊說殊精碻余文先成今乃得楊文讀之足證成吾說矣喜而錄之五十三年一月十八夜燈下因志

豈隱元年紀人所伐之夷適為妘姓夷耶孔穎達正義固以此紀人所伐之夷為妘姓顧表因亦本之然莊十六年左傳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此夷也周畿內采地大夫之邑而杜氏世族譜亦云此夷妘姓（正義引）以是推之是無異謂凡夷皆妘姓矣此其不可也亦已明甚（譔異二册一六八至一七〇頁）

參1146尸

李濟曰『孫海波編的甲骨文編收入的下列各字．女母妾命邑．奴(或釋嘉)兄祝．鬼．佢．既．饗等字都很清楚地象人跪坐形，就各字涵意分析．大概可別為四類．女母妾等與女性有關．命邑．奴等具有征服的意義．祝鬼兄涉及祭祀鬼神．佢既饗均為飲食之事．由這些涵意不同的象人形跪坐的字彙我們可以看出一點肯定的史實即習於甲骨文字的商朝人已有跪坐的習慣．那時的人們不但對主人對鬼神要跪坐在日常生活中如執行為母的職務．自己吃飯．或宴饗賓客．均在跪坐中進行．一切都像現代日本人家居生活的方式．但時代卻早了三千餘年．據此可知侯家莊的半身跪坐像實為商代的正坐．符合甲骨文字描寫的商代人的生活規範．故它雖僅在商墓的翻葬坑中出現．殷虛文字的結構卻給予了它的存在時代一種有

力的旁證．

跪坐的象形字雖容易認出．但蹲居與箕踞的象形却甚難鑒別．以吳大澂所舉的金文中之夷字例證以及容庚金文編蒐羅的夷字看從仰身高臥(曾伯簠)到俯伏在地(無㠱簋)的姿態都包括進去了．遠不如甲骨文中象跪形各字之明瞭．甲骨文編所收的夷字從大從人．是一個人立在中間．一個在旁作鞠躬的樣子．又遠不如金文之尚帶有若干象形的意味．近代文字學家漸漸感覺到在商朝的時候．人的寫法與夷字的寫法．沒有什麽分別．故甲骨文登記的征人方的刻辭中所認的人方也可認作夷方．到了周代．把夷字寫作俯伏乞憐或箕踞放肆的形象．也就等於把玁狁．狨 狄等字加上犬字旁一樣的意思．

故小屯像之準確時代尚不能在甲骨文字中求得旁證。但殷虛出土的器物有若干件可以幫助我們推斷小屯石像存在之確實性。其中最要緊的一件為侯家莊第1550墓出土的一件玉佩，代表蹲居的側面像，小屯石刻似的將脚部遺去。這一佩件所刻劃的是十足的蹲居像。雖沒有著地的足，上聳的膝與下懸的榫都顯露得很清楚。相傳殷虛出土見於其他著錄的應以陳仁濤收藏的安陽四盤磨石造像最特出。石像完整無闕，作「袒胸縮腿豎膝兩手支地蹲踞而坐之狀」（陳仁濤，金匱論古初集頁二，香港亞洲石印局印，一九五二年出版。）這兩件旁證肯定了商代人習於蹲居與箕踞的普遍，並且有若干不同的變相。連小屯出土的一石，我們有三個蹲居與箕踞的石刻例子了。形態雖說各個不同，尤其是手的放置，三像各在不同的地位，但他們的膝蓋都是向上，

的脚板都是向下的.由這一發現我們得到一個啓示.就是蹲居與箕踞的習慣在商代似乎比跪坐更為流行.侯家莊玉佩代表日常的生活.四盤磨造像是一種放肆的姿態.小屯石像可能是一種圖騰的象徵.換而言之.無論是人或神.平民或貴族.都不把膝蓋放在地上.都習於「聳其膝而下其髀」的居處方式」(集刊第二十四本頁二九〇至二九三跪坐蹲居與箕踞)

周法高曰「李孝定謂尸象高坐之形.吳大澂以為夷為蹲居.李濟先生从實物證明殷代已流行蹲居.其說似較尸象高坐之形為佳」.

a  b

奎 說文所無

師奎父鼎

<0667> 「𤔲馬井白右師奎父」「王乎內史駒冊命師奎父」「奎父拜䭫首」「師奎父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

ab 吳榮光曰「奎字不見於說文从大从玉當是古文寶字之省」(筠清卷四第二十一頁周寶父鼎)

a.b 吳大澂曰「奎字不見於字書筠清館金文釋作寶張孝達制軍釋作皇說文皇大也大部載奅夽奃奒𡚁奄等字皆訓大是鼎文弟三行奎字中畫近上是王非玉从大得義从王得聲」(愙齋四冊二七頁師奎父鼎)

吳大澂曰「𡗜吳中丞說奎字不見於說文从大从玉當是古文寶字之省師奎父鼎」(古籀補附録八頁)

孫詒讓曰『金文師奎父鼎□字从大从玉字書並未見今以形義攷之當即璑字之省曶鼎云井叔易錫曶赤金𨥫其字从林从大从玉阮文達釋為璑攷說文玉部璑三采玉也从玉橆聲又林部云橆豐也从林卌𣞤或說規模字从大卌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是璑字本从橆得聲曶鼎省卌為𨥫此鼎作奎又省林實一字也古从無聲之字與大義多通如爾雅釋詁云憮大也儀禮公食大夫禮庶羞皆有大鄭注云大以肥美者特為臠所以祭也魚或謂之膴膴大也有司徹云侑主人皆一魚加膴祭於其上膴即所謂大也又禮有大尊亦曰甒故燕禮云君尊瓦大禮記禮器則云君尊瓦甒是古从無字與大互通之證故璑亦可作奎从大金文與經義正合特因展轉省變讀者遂眩瞀不能辨耳』(名原下一九至二〇頁)

a,b 郭沫若曰「㚃字从玉从大，疑大亦聲，蓋玠圭之玠之古字，說文玠，大圭也」（兩攷七十八頁師㚃父鼎）

a,b 柯昌濟曰「㚃字从大从玉，或即古奎字」（韡華一二九頁師㚃父鼎）

a



⿱大舌 說文所無

〈1293〉 公銅錫

⿱大舌父乙簋

⿱大舌貝



桼 說文所無

桼行

〈3029〉

□ 卽□ □

□ □桼△


a

亦

毛公鼎

<0680> 亦唯先正襄辥氒辟


b

毛公旅鼎

<0627> 毛公旅𨌲旅鼎亦唯𣪘 亦弘唯孝肆毋有弗競


c

效卣

<2735> 亦其子子孫孫永寶


d

效尊

<2148> 亦其子子孫孫永寶


e

呂伯簋

<1372> 亦我考幽伯幽姜令命


f

沂伯簋

<1389> 我亦弗究曠享邦


g

卯簋

<1390> 昔乃祖亦既令命乃父死司𠦪人


h

兮甲盤

<2926> 則亦井刑


i

禹鼎

<0678> 肆武公亦弗叚望朕聖祖考幽大叔懿叔 肆禹亦弗敢惷賜共朕辟之命 亦唯噩侯馭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


j

者沪鐘

<0058> 女亦虔秉不巠經悳 (A·B)

C

高田忠周曰『按借亦為奕也。說文𡗜大也。从大亦聲。而詩豐年亦有高廩。箋云大也。經傳亦亦奕通用也。又按依此銘義奕元謂人有大德。从大。由轉義以會意。又如下文凡訓大義者所从大字即轉義之轉耳。說文詩曰奕奕梁山。引韓奕文以證轉義即證其字之例。實亦重言形況字。詩巧言奕奕寢廟。傳大也。閟宮新廟奕奕。箋姣美也。又頍弁憂心奕奕。傳奕奕然無所薄也。廣雅釋訓奕奕行也。又單辭形況者。詩那萬舞有奕。傳奕奕然閑也。蓋謂奕奕元高大義。轉為盛大。大為美。大為優美。為閒舒也。』

(古籀篇三十九第一一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夾人之臂亦也。从大八象兩亦之形。字或變作腋。釋名釋形體。腋繹也。言可張翕尋繹也。腋又見廣雅埤

蒼。蓋亦漢末俗字也。若夫尋轉訛之迹。初借掖為亦。說文掖以手持人臂投地也。一曰臂下也。臂下即亦字義也。因亦訛作腋。改手作肉者。猶掔字變作捥。又變作腕。皆一例耳。後世亦字本義以掖字行。而亦字專用為語詞耳（古籀篇三十九第二四頁）

C

郭沫若曰『亦其。其也。亦乃語助詞。無意義。王引之經傳釋詞三言亦有不承上文而但為語助者。此其佳例』（兩攷一〇二頁效卣）

高鴻縉曰『按亦即古腋字。从大（大即人）而以八指明其部位。正指其處。故為指事字。名詞。後世段借為副詞。有重覆之意。久而為借意所專。乃另造腋字』（字例三篇二四頁）

bC

李棪曰『銘又云效不敢不邁年夙夜奔走揚公休亦其子子孫孫永寶。郭沫若在休字斷句。然亦其子子孫孫永寶頗為不辭。

陳夢家讀亦為奕其說可從按澂秋館藏召圜一器王國維以為是鉼器之形制極小僅可以作飲器舊以為尊卣之屬頗不切合然銘文末云召弗敢諲王休異之句與此器之揚公休亦略同故疑休異休亦乃一音之轉耳」(金文叢讀第一輯序論四二頁)

〈大14〉

「亦▲多虐庶民」

〈大24〉

「亦▲奕剔殷民」

夨國名疑吳字省口猶周之省口作田也 夨王尊

同卣 夨王

〈2152〉 令命夨告于周公宮

〈2710〉 王夨

錫同金車弓矢

夨王鼎 盍

〈0395〉 夨王作寶尊鼎

夨方彝

〈2446〉 令命夨告于周公宮 令我隹令女汝

二人允眾夨奭左

夨簋

〈1384〉 王令虞侯夨曰

夨尊

〈2152〉 夨令命

太乃寮㠯乃友事

圍侯夨揚王休

吾于周公宮

彔尊

〈2144〉 按此器目文 內不見此字

令簋

〈1277〉 作冊夨令障

圍于王姜

能匋尊

〈2134〉 能匋錫貝于厥 𨖲公夨䢅五朋

散伯簋

夨姬

〈1163〉 散白伯乍作 夨姬寶毀

散盤用夨 戡散邑

〈2527〉 用夨𢦚業散 散邑 夨人有𤔲履田𩛰且 散武父 西宮襄 凡十又五夫正履夨舍 散田 夨卑鮮𩛰

且𠂤旅誓言曰「孚受授圖

夨△ 王于豆新宮東廷」



鼎文 說文夨傾頭也夭屈也一左傾一右傾金文从走之字所从之夨皆作夭或夭蓋夨象頭之動作夭象手之動作故定此為夨字

<0128> 「夨」△



夨戈

<3057> 「夨」△

乙吳式芬曰「許印林說寀銘作夭當是夭矢篆作夭仄篆作仄籀文作仄阮氏有夨父戊爵作夭皆與此異」（攈古卷一之二、二頁仄鼎）

乙方濬益曰「舊釋為仄按說文仄側傾也从人在厂下籀文作仄从夨夨亦聲此文作夭自是夭字說文夭屈也从大象形論語夭

大如也集解引馬注曰申申夭夭和舒之貌皇侃疏亦曰貌舒也朱子集注獨云夭夭其色愉也夭為象形字似與色無涉』(綴遺卷五十九頁大鼎)

K 吳大澂曰『夨楊沂孫釋為夨許氏說夨傾頭也散氏盤夨人有𤔲琟人有𤔲散有𤔲夨琟散皆地名漢書西南夷傳有邛都莋都夨莋音相近疑即莋字夨象西夷椎結之狀』(古籀補附錄三頁)

K 劉心源曰『夨或釋大非大不得从人說文夨作夨即此』(奇觚卷八二四頁夨人盤)

林義光曰『說文云夨傾頭也从大象形按大象人形古作夨散氏器』(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夨傾頭也从大象形即當作夨之略也經傳皆以側以仄為之夨字遂廢矣』(古籀篇三十九第二六頁)

馬敘倫曰『吳式芬曰許印林說按銘作夨當是夭矢篆作夭仄篆作仄籀文作仄阮氏有大父戊爵作夨皆與此異倫按說文夨夨為二字於義實無殊皆從大而頃其首但一向左一向右此在金甲文中了不為異尋夭音影紐矢音照紐古讀歸端同為清破裂音盖以方土殊音而異讀其實一字』(刻詞六一頁至六二頁夨鼎)

高鴻縉曰『說文夨傾頭也从大象形　阻力切

王筠曰矢是左右傾側非謂頭傾於左

按字从大(人)而傾其頭故有傾側之意夨仄也此亦變文虛實相比會意非象形狀詞』(字例四篇一七頁)

ℓ林潔明曰：「說文：『夨，傾頭也。从大，象形。』鼎文夨，頭右傾。吳式芬、方濬益等並从說文釋為夭。說文：『夭，不屈也。』容庚訂為矢字，曰：『金文从走之字所从之夭皆作夭或夭，蓋矢象頭之動作，夭象手之動作，故正此為矢字。』按容說至確，不可易。金文往往左右不別，矢字同象傾頭，非謂傾頭於左也。吳方諸家蓋拘于說文而未達耳。至馬敘倫謂夭矢其實一字，以方土殊音而異讀。按夭字上古音在宵部影紐，矢字在職部精紐。據周法高師擬音，韵部與聲紐皆不可通，其說非是。」

a

吳 師酉簋

<1314>「王才在吳△」「各格吳△大廟」

b

大簋

<1376>「王乎呼吳△師召大 易錫趞睽里」

c

靜簋

<1366>「王以于吳△𠦪呂剛𫹧卿 𢼸益自邦周射于大池」

史以冊令命吳△𤔲旃眔叔金」吳△ e

「拜稽首吳△其世子孫永寶用」

d

免簋 二

<1359>「𤔲奠還𣏟眔吳△虞眔牧」

α

吳方彝

<2444>「宰朏右乍作冊吳△入門立中廷」「王乎呼

e

伯顈父鼎

<0599>「白顈父乍朕皇考庠 白吳△姬寶鼎」

g

吳彤父簋

<1258>「吳△彤父乍作皇且祖考 庚孟障簋」

h

伯殹父簋

<1282>「伯殹父作朕皇考」「遲伯吳△姬尊簋」

i

蔄簋

<1341>「王命蔄眔叔𩁹父歸吳姬饔器」「吳姬賓帛

j 東

k

同簋

<1367>「𩁹左右吳△大父」「𤔲易場林吳△虞牧」「世孫子子𩁹左右吳△大父」

l

師虎簋



獸弔盨

<1383> 王乎(呼)内史吳曰



伯吳盨

<1419> 獸叔乍吳姬隣匜

<1472> 魯嗣(司)徒伯吳 □肇乍旅簋



吳盤

<2874> 吳乍寶般盤 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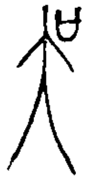
吳王姬鼎

<0585> 吳王姬乍南宫史叔飤鼎



吳姬匜

<2936> 自乍吳姬賸匜



吳王光鑑

<2987> 吳王光擇其吉金



攻吳王監

<2986> 攻吳王夫差擇厥吉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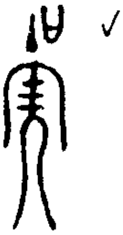
蔡侯盤

<2923> 敬配吳王



吳王鑑

<2985> 吳王夫差擇厥吉金



吳季子之子劍

<3155> 吳季子之子逞之元用劍

<0497> 隣攵之走馬吳買乍䧹鼎



<1929> 吳乍寶盉

<1950> 㝬御逆吳還

<2149> 敬配吳王

a

阮元曰「案古籍周王無適吳事。此吳古虞字也。詩周頌。不吳不敖。史記孝武紀引作不虞不驁。左僖五年傳虞仲。吳越春秋作吳仲。漢書地理志云。武王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為北吳。後世謂之虞。又史記吳世家每以中國之虞夷蠻之吳分別言之者。亦以吳虞同字也。蕭山王進士宗炎云。左氏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又曰。宋祖帝乙。鄭祖厲王。謂諸侯始封得立出王廟。然則虞太廟當是太王廟也。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莊二十一年傳言王巡虢守。其時虢云方為王卿士也。虞與虢皆稱公。疑虞先君亦有為王卿士者。故王巡其守。知是虞非吳者。穆天子傳載天子南登于薄山寘軨之隥。宿于虞。當即其事。吳則無文以應之。」(積古卷六、二十四頁至二十五頁師酉敦)

強運開曰『吳石鼓虞人憐亟乍吳吳人即虞人詩周頌不吳不敖史記引乍不虞不驁是虞吳古相通段之證 吳免殷眔吳眔牧亦段吳為虞』（古籀三補卷五第四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吳大言也从矢口按矢象人傾頭形哆口矯首讙呼之象古作吳（先獸鼎彝）變作吳（王子吳鼎）讙譁之譁歡娛之娛並與吳同音實皆以吳為古文歡取義於讙則娛自亦取義於譁經傳或以虞為之孟子驩虞如也詩不吳不敖（絲衣）不吳不揚（泮水）史記作不虞不驁（武帝紀）漢衡方碑作不虞不揚』（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吳姓也亦郡也一曰吳大言也从矢口古文作𡗿此解誤甚且元收于矢部今改此字當大言為本義大

言者所謂荒唐不稽之言其言不正故从口从矢會意其為人姓為郡名即段借託名幖識者也詩絲衣不吳不敖泮水不吳不揚傳箋譁也此當以證本義矣又說文誤謬也从言吳聲誤亦吳字異文荒唐不稽之言固誤謬耳已从口又从言此為重複亦猶同詷合詥咸諴周調之例矣朱駿聲云段借為芋廣雅釋詁吳本也又為俁方言吳大也』(古籀篇四十九第七頁)

楊樹達曰『說文十篇下矢部云吳大言也从矢口按字从口故訓為言矢訓傾頭無大義而訓為大者徐鍇云大言故矢口以出聲段氏云大言非正理也故从矢口樹達按徐段二說皆强傅無理非碻詁也愚謂矢字从大而傾其頭故制字者即假矢為大與頃矢之義不相涉也徐段皆以矢口為說不知古人造字時有假借也吳重文作𡗿字从口大金文攻吳王夫差監吳

字作𡘳字亦从大。見貞松堂集古遺文拾壹之肆 此皆可為吾說之證者也。（小學八〇至八一頁釋吳）

吳金文作工𫭢攻敔攻吳吳（吳王光鑑吳季子之子劍）禺邗（禺邗王壺）姬姓，古公亶父欲立王季，長子太伯及弟仲雍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國于梅里。（張日昇述）

〈大6〉

「王令命吳白曰」

〈大14〉

「王乎呼內史吳冊令牧」

1349





夭

亞毁爵 <1156>

「亞中夭△」 「爵」

林義光曰「說文云：夭屈也。从大，象形。按象首夭屈之形，奔走字篆从夭，古从𡗜（見各條），𡗜當亦夭字，象兩手搖曳形」（文源）

高田忠周曰「夭字亦元以屈頭為形，但與矢左右相反耳。然夭義不主于頭，故或屈手作𡗜，或頭手並屈作𡗜。夭矢兩字，雖形近相似，造字之意自別異矣」（古籀篇三十九第二六至二七頁）

高鴻縉曰「說文：夭屈也。从大，象形。於兆切。王筠曰：屈謂前後，字無前後，故向右屈之，然非反矢為夭。按字从大（人）而屈其首，故有夭屈之意。變文虛實相比會意，非象形狀詞。但由矢字周文作大，亦作夭，側之則古文反正不拘

6083(10.199-1349)

矢夭古蓋同形依上下文辨之秦時始為分別偏左者曰矢偏右者曰夭也」(字例四篇一八頁)

林潔明曰「說文「夭屈也从大象形」王筠曰「屈謂前後字無前後故向右屈之然非反矢為夭」按王謂非反矢為夭是也然夭字造字之意不主在頭之屈也走字从夭而金文从走之字所从之夭皆作𡗕蓋象人走時兩手擺動之形容庚謂夭象頭之動作夭象手之動作(參矢字條1347下)是也高鴻縉謂矢夭古同字非也矢夭金文判為二字然以二字形近夭義復隱而不明故小篆強以頭之左右傾為別耳」

喬[a]

喬 从高上曲

邵鐘喬喬其龍

「喬喬其龍」〈0055〉

「喬喬其龍」

喬[b]

又云余不敢為喬

「余不敢為喬驕」〈0055〉

[c]

[d]

莊子亂為鐈，似鼎而長足

鑄志鼎鐈鑄鐈鼎

「鐈盤鐈鉈之盤」（美盤）〈0638〉

「鐈盤鑄鉈鐈貞大鼎」（累盤）

[e]

楚王鑄

肯鼎

「楚王鑄肯复作盤鑄鉈盤鼎」（累盤）〈0518〉

「楚王鑄肯复作盤鑄鉈盤鼎」〈0518〉

a 方濬益曰爾雅釋木句如羽喬又上句曰喬尚書（按張之洞）謂喬喬乃蹻蹻之借字龍為寵之省與詩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語同洋水傳蹻蹻彊盛也。（綴遺卷二、九頁邵鐘）

b
方濬益曰「嵩上从屮尚書(按張之洞)釋喬以為驕之省按此與前喬喬字同而異者釋木槐棘醜喬注枝皆翹竦與从屮意合是喬字之誼不僅上句詩漢廣南有喬木傳亦曰喬上竦也古書於重文往往前後變體」(綴遺卷二、九頁邵鐘)

a
吳大澂曰「喬即喬从高上曲說文喬高而曲也喬喬即蹻蹻之省詩酌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傳云龍和也蹻蹻武貌」(愙齋一冊八頁邵鐘二)

a
吳大澂曰「喬从高上曲許氏說喬高而曲也邵鐘喬喬其龍疑喬為驕之省」(古籀補五十八頁)

a,b
高田忠周曰「按吳氏古籀補為喬字非今審屮與嵩字作喬之山亦自有異此屮與屮同即𡵨字所从之屮與此同意然則此

篆歊字無疑說文歊歊ゝ气上出也从欠从高ゝ亦聲字亦作歊漢書敘傳曲陽歊ゝ注歊ゝ氣盛也歊字固當象气上出形熏字解曰火煙上出也从黑屮黑熏象也謂屮象气炎上出也歊字亦當从屮為气上出形可知矣今定為歊但銘意段借為驕傲之驕實亦喬字轉義銘上文云喬ゝ其龍字作喬彼段借為蹻故此喬借歊為之轉ゝ互易金文此例不尟或云亯為就字是亦同彼非是」(古籀篇三十五第六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喬高而曲也从夭从高如此夭高皆聲也然依此篆實从高𠃌即指事高曲之意察而可見矣古文固如此作後誤為夭下不得不謂从高省故一本作高省聲要皆非是書禹貢厥木惟喬傳高也詩漢廣南有喬木傳上竦也爾雅

上句曰喬皆字之本義也轉為詩時邁及河喬嶽字亦作嶠爾雅銳而高嶠是也又轉為莊子達生方虛憍而恃氣司馬注憍高仰頭也字亦作憍又或禮記樂記敖辟喬志坊記富斯喬之類皆是也但銘云喬〻其龍喬即蹻字假借詩泮水其馬蹻〻傳言強盛也蓋亦重言形況字作喬〻同意耳銘下文有余不敢為喬句吳大澂亦釋喬非今攷彼即歊字異文詳見欠部又按此字若果从夭莊子憍字為本義仰頭亦側矣」(古籀篇三十九第二七頁)

a 于省吾曰「張云喬〻乃蹻〻借字龍寵省與詩我龍受之蹻〻王之造語正同泮水傳蹻〻彊盛也孫云明堂位所謂夏后氏之龍簴虡考工記梓人說鐘虡云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蹻蹻即狀其壯猛之容也」(雙選上一第九頁邵鐘)

d 商承祚曰：「𢍉即喬鈢文作𢍉，𢍉此用作鐈，說文：鐈似鼎而長足。此鼎足高于常鼎，則鐈乃長足之鼎也。」（十二寶五頁楚王酓忎鼎）





奔 从夭从三止奔之意也

盂鼎

「上下帝無冬（終）令（命）𨾅有周追孝」



效卣

<2735>「烏虖效不敢不萬年夙夜奔走揚公休」



井侯簋

<0676>「𩁹奔走」

<1378>「克奔走」



克鼎

<0675>「易女井人奔于量」

<2148>「效不敢不萬年夙夜奔走揚公休」

吳大澂曰「即奔小篆从夭賁省聲此从三走省」（愙齋四冊十六頁盂鼎）

吳大澂曰「奔疾走也从三走省小篆从夭从卉義不可通盂鼎」（古籀補五十八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𡗿，走也，从夭卉聲，與走同意，俱从夭。按卉非聲，古作𡗿（盂鼎），从夭从𣥂，與走同意，𣥂象足跡，疾走故跡多變，作𡗿（克鼎），𡗿（彝）』（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許意謂奔與𧺆字均皆从夭，然𧺆从止从夭，屈足意可見，而奔唯从夭會意之恉，不可見也，蓋奔元从𧺆賁省聲，故克奔戈作𡗿，齊侯罇作𦮙，許氏唯依小篆，亦未見古文从走之𡗿，故收字于夭部，而仍謂與𧺆同意耳，又謂奔之从卉，或當𠦪省會意，𠦪，疾也，从本卉聲，又或以卉為𠦪，上林賦藰莅卉歙，漢書注走相追也，故奔从卉，又本進取也，本𠦪與奔義近』（古籀篇三十九第二八頁）

6091(10.207-1351)

a 高田忠周曰：按古籀補為奔字，非是。凡奔字皆从茻，而此明从三止，稍似而自別，字即為𧺆字省文也。蓋疾行曰趨，疾趨曰走。故禮記玉藻走而不趨，二義分別。曲禮曰帷薄之外不趨。爾雅釋宮門外謂之趨。趨走即宮庭進退之禮也。故銘云亯趨走，若夫奔走屬于外事。爾雅釋宮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昭三十一年左傳將奔走之注，猶赴趣也。春秋釋例奔者窘迫而去，逃奴四鄰，不以禮出也。此其轉義也。此等字義不當以解銘意也。吳釋斷非。（古籀篇六十三第三至四頁）

b 郭沫若曰：奔字[illegible]大盂鼎作[illegible]，乃象形文，象人[illegible]軼無度之形，下从三止，止、止、止，三到又止，本器作[illegible]，下體所从似止非止，稍訛變。效卣作[illegible]，作[illegible]，大克鼎作[illegible]，三止訛變而為卉，說文亦謂奔[illegible]聲。石鼓文作[illegible]，乃繇文，从止，尚未失古意。（金考三〇七頁）

周公𣪘釋文



交

交鼎

「交從嘼盨」

〈0509〉 來口王錫貝」



交君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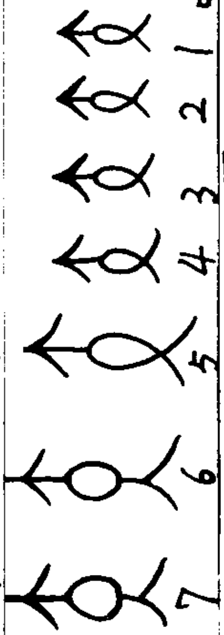
〈1421〉 「交君子𠬝肇乍寶簠」



圅交仲簠

〈1404〉 「圅交中(仲)乍旅簠寶用」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交交脛也。从大象形。秦篆交足而待。此為本義。轉為凡交互義也。又辵部这會也。从辵交聲。儀禮特牲饋食禮交錯以辯。注猶言東西以交為之。實这亦交字轉義異文。元皆同字無疑矣』(古籀篇三十九第二九頁)

吳其昌曰『』

1 交尊 周金卷五頁十一。 2 效尊 攈古卷三之一頁六十六。 效字所从 3 效卣 愙齋冊十九頁四。 所从效字 4 智鼎 周金卷二頁六。 所从效字

5 效父彝攈古卷二之二頁四效字所从 6 交君子𡿺簋周金卷三
頁一百三十九 7 交君子𡿺鼎貞松卷三頁三
此交字也亦即校之本字也交誼為矢顯白昭露今試繹其
證
第一以形象觀之交字之象鏑笴羽括畢具宛肖為一矢形無
可掩遁且此所舉七例中第一字交尊之交第二三四五字效
字所從之交其字皆與前章矢形例所舉第十第十一第十二
字三矦字所從之矢字毫釐絕同亦足以證交矢二
字在金文中實無豪釐之別也
第二以聲類求之交郊茭之聲與高槁藁之聲其聲紐在廣韻
時代尚同為見母其韻部在廣韻時代雖一在肴一在豪然肴
之與豪其別甚微今即以珂而倔倫氏所著之廣韻標準音符

讀之則在廣韵時代交郊茭讀為kau高槁藳讀為kɑu其音別之微可見而在廣韵以前則并此甚微之別而亦無之直一聲而已何以證之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今廩邱東北有故高魚城俗謂交魚城 水經注二十四引 詩商頌玄鳥毛傳祈于郊禖釋文本亦作高禖又呂覽仲春紀亦作以太牢祀于高禖而高誘注云郊與高音相近故或言高禖周禮地官載師……任近郊之地鄭注故書郊或為蒿高皆足以證古交郊茭與高槁藳直為一聲吾人既已知鄭司農周禮矢人注云笴讀為槁謂矢幹藳人注云箭榦謂之藳之訓則槁藳及其同聲之交之義為箭榦矢笴亦已明矣

第三由此而引用之于經典書費誓時乃芻茭此芻茭即周禮藳人鄭司農注稾讀為芻藳之藳箭榦謂之藳之芻藳縕以上

交高一聲之律知芻茭芻藁亦絕對為一詞知芻藁又即為箭幹矣故費誓之峙乃芻茭與上文備乃弓矢文相應矣故知交之亦即為矢矣

第四更以校勘及詁訓推之則交校實為一字又交為本字校為後起之字也小爾雅廣言校交也淮南子時則訓虎始交高誘注交讀為將校之校皆交校一字之證也交既為校之本字而校字之本義為校射故射獵古稱校獵如漢書成帝本紀云從胡客大校獵又漢書司馬相如傳上云天子校獵是皆其證也校獵亦作獵較如孟子萬章上云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其證也故校之本義為射射者皆兩偶相比射畢獲者又須釋算以計勝負故引伸之義始為校量比校校射皆在鄉學故第二引伸之義校又為庠序學校校之本字則為交其本義則為射

則亦交之本義為射也則亦可以證交形為矢之故矣』(武大文哲季刊六卷一期二〇七至二一〇頁金文名象疏證)

高鴻縉曰『按字从大而交其兩脛故有交叉之意變文會意動詞』(字例四篇一九頁)

嚴一萍曰『說文曰交交脛也从大象交形段氏曰从大而象其交脛之形也山海經交脛國人脚脛曲長相交所以謂之交趾案矢夭變大字之首交變大字之足也皆象人正面立形引申之凡相併相合相錯相接皆曰交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四十一交下注引說文曰合也平也廣雅釋詁二楚辭思美人注禮記月令虎始交鄭注皆訓合也訓平者經藉無考蓋慧琳所據說文古本或有二訓也』(中國文字九冊一頁釋交)

陳槃曰『古器有交君子鼎、貞松三、三。交君子壺、善齋禮器三、五一。交君子簠貞松六、二八。蓋紋古文作交

楊樹達齊大宰歸父盤跋按此銘字體頗多詭異與他器銘往往殊異……說文壽字从老省从𠷎而此銘壽字作壽亦與他器壽字殊異从𠷎之形極不明惟从老省作耂形則他器頗多相似者如……杞伯每刄壺作壽……魯大宰邍父段……白勇父簠並作壽……齊侯盂作壽……交君子簠作壽……鑄公簠作壽……叔夷鐘原題齊侯鏄鐘作壽……薛侯匜……魯大司徒子中白匜並作壽……夆叔匜作壽……魯伯俞父簠作壽……𨻰䵉鎛原題齊鎛作壽考字說文說从老省𨻰䵉鎛作壽……高克尊作壽……陳

盟杜解紋邾邑地名攷略紋在今滕縣北卷十二、葉十下。是此紋在魯邾之間如楊氏說交君子簠亦東土所制器則滕縣北之紋當

侯午鐘有孝字，字作𡥈，所从老省之字形，皆與此器、齊大宰歸父盤文同也。……按壽、考、孝諸字見於彝銘者，多至不可勝數，而老省作𡿺形者，僅局限於山東諸國。然則伯勇父簠、交君子簠、夆叔匜、高克尊諸不記國名之器為何國所製，亦可推概得之矣。又曰：杞伯每刃壺為杞器，杞在今河南境，亦鄰近地也。（詳金文說增訂本葉二四三。）案杞初居在今河南杞縣，春秋以前已遷東土（參上壹肆杞都），是杞亦可云山東之國矣。楊氏謂東土器銘壽字从老省作𡿺形者，唯山東諸國為然，交君子簠壽字亦如此作，故可推知此簠亦出東土，是則然矣。然謂交非國名，則無據。蓋絞亦嘗為東方之國，哀二年左傳：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是矣」（讀異三冊二三九頁）

交。揚樹達據字形謂交君子諸器等屬山東諸國之器。陳槃因之。並推定為左傳哀二年春伐邾。將伐絞之絞。即滕縣北之絞也。(張日昇述)





壺

隹壺爵

〈1776〉

長隹



瞿嬀

壺

壺

〈2774〉

瞿嬀乍



盂截

寶壺

父壺

〈2783〉

盂截

父作



史懋

楙壺

壺

〈2831〉

周乍父



首

丁寙壺

壺

〈2810〉

眉口乍



鄧盂

寶壺

壺

〈2803〉

㚤鄭盂乍作監



鄭楙

㚤嫚障壺

弔壺

〈2807〉

㚤楙弔寰父





保衞

乍作醴壺

母壺

〈2801〉

周乍寶



右走馬

壺 (A·B)

嘉壺

〈2791〉

右走馬嘉



虞司

自乍行壺

寇壺

〈2823〉

虞嗣

寇白

吹乍作





周雩

寶壺

壺

〈2822〉

周雩乍公日



叉季良

乙尊壺 (A·B)

父壺

〈2832〉

叉季

良父

作䢅姒



頌壺

尊壺

〈2836〉

皇母龍龏姒



曾伯陭

寶尊壺

壺

〈2829〉

周自乍作

醴壺



師望壺

〈2816〉大師小子師望乍寶壺



史僕壺

〈2813〉史僕乍尊壺



殷句壺

〈2819〉殷句作其寶壺



㠯壺

〈2834〉周乍觪文考楚公障壺



[illegible]壺

〈2764〉[illegible]匕寶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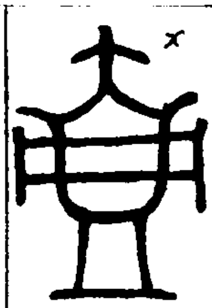
沓壺

〈2762〉[illegible]作尊壺



番匊生壺

〈2826〉番匊生[illegible]鑄媵壺



魯侯壺

〈2786〉魯侯乍尸叔姬壺



芮公壺

〈2793〉芮公作鑄從壺



觴仲多壺

〈2782〉觴仲多乍醴壺



呂王壺

〈2797〉呂王[illegible]乍大姬尊壺其永寶用享

中伯壺

〈2817〉

中白乍棄姬䜌人賸壺

內大子伯壺

〈2808〉

內大子伯乍鑄寶壺 (A·B)

齊侯壺

〈2835〉

丙壺八鼎 (A·B)

命瓜君壺

〈2833〉

命瓜君司子嗣子乍盥鑄尊

壺

杞伯壺

〈2821〉

杞白每亡乍鼄孃寶壺 (A·B)

矢姬壺

〈2777〉

矢姬自乍

壺

曹姬無卹壺

〈2828〉

曹乍用作宗彝尊壺

戚季壺

〈2784〉

奠鄭右鄘戚季壺

子嫿壺

〈2778〉

子嫿匜子壺

東周左師壺

〈2798〉

廿九年十二月爲東周左師酒壺

伯多壺

〈2796〉

冉侯白伯多父行壺

今嫯壺

〈2815〉

今嫯作尊壺

司寇良父壺

〈2808〉「𨟻寇良父作爲衛姬壺」△



孟上父壺

〈2795〉「孟上父作尊壺」△



或从金 圅皇父匜

〈1326〉「㐭鐳蝨㐭鐘△壺」



或从攴 伯壺

〈2775〉「白伯作姬㑹壺」△



员中壺

〈2804〉「员史中臣佣生歙𣪘△壺」



员壺 从廾

〈2761〉「员臣旅壺」△



華母壺

〈2800〉「華母自作鷹壺」△

〈1373〉「𡢽氏吕壺」△ 符告曰

〈2758〉「才作壺」△

〈2768〉「差君之壺」△

〈2769〉「明我作壺」△

〈2776〉「嬗姒作安壺」△

〈2787〉「鬼作父丙寶壺」△

〈2802〉「邛君婦龢作作其壺」△

〈2806〉「齊良作壺」△

盂」

〈2811〉「虢季氏子組作寶壺」△

〈2812〉「彭姬作壺」△尊」

〈2814〉「矩叔作仲姜寶尊壺」△

〈2818〉「匹君茲旂者其成公鑄子孟妃賸盥壺」△

〈2830〉「盧吾台以爲

弄壺」<2837>「台以鑾鑄其口壺」「口口數其口口」

徐同柏曰「壺字見鄧侯鉼或釋伌壇此當如字讀𠷎象壺形大其蓋也」（从古卷八、十三頁周杞伯壺）

方濬益曰「𠷎為登之象形中从夲與篆文从肉同意應是登之異文」（綴遺卷二十五、七頁杞伯敏父登）

郭沫若曰「壺蓋段為符、蓋寢氏所傳者為君氏之命、不能無所符憑、或者古人之符即以壺為之、壺者、插籌之具也、壺又稱从又持中者即持壺也、秦之陽陵兵符新郪兵符作虎形、余意當即虎中之轉變、其稱為符者、則猶存壺之遺音也」（兩攷一四二頁召伯虎段其二）

高鴻縉曰「說文𡔷昆吾圜器也象形从大象其蓋也」户吴切

朱駿聲曰昆吾雙聲連語壺之别名

按玉篇壺盛飲器也禮注曰壺酒尊也字原象器形上為其蓋非从大今日之酒壺有蓋有流實類古代之盉有時並有提梁又類古代之卣至古代之壺則極類胡蘆而附有裙足頸旁並有兩耳」(字例二篇一二四頁)

〈大20〉「用乍朕穆考後仲䵼䵼壺」

〈大43〉「曩公乍作爲子弔叔姜口盥壺」

 a

懿 不叚心 縣文鼎

 b

沈子簋

〈1391〉 歔懿父 匜是子

 c

匡簋 懿王 左射盧

〈1445〉 歔王才在 射盧盧

 d

㠱中壺

〈2804〉 懿德 萬年



單伯鐘

〈0035〉 余小子肇帥井型朕 皇且祖考歔懿德

 b

禹鼎

〈0678〉 肆武公亦弗叚望朕 聖且考幽大叔懿叔

 1

 2

禾簋

〈1202〉 禾肇作皇母懿 龔井孟姬鐈彝 (A.B)

〈0038〉 龏大宰歸子歔 自乍作其御鐘 「歔」用祈眉壽多福福

〈0343〉 叔

乍懿宗簠

「吳大澂曰『鄦』與毛公鼎鄦字相似疑即古䢅字說文䢅升高也从舁囟聲䢅或从卩𢽾方鼎王乃𤊩之大澂釋作畀之文義俱順此鐘畀德與毛公鼎畀主或皆玄字之假借字古文同音相假之字見于經典釋文者甚多玄德升聞有高舉之意故曰畀德與（愙齋二冊十五頁單伯昦生鐘）」

「孫詒讓曰『鄦』字从心舊無釋疑當為懿說文壹部懿嫥久而美也从壹从恣省聲此右从㔾即次字左从亞即壹之省前衛姬壺壺作𡔷壹本从壺（說文壹从壺吉古亦聲）此即从𡔷豫畫漫闕耳懿本从𡔷此从壺省猶說文歺部殪古文作𡔷亦省吉从壺仍鍇壹聲也」（餘論卷二第三〇至三一頁單伯鐘）

c

孫詒讓曰「依篆文疑當為嗣之異文說文冊部嗣諸侯嗣國也从冊口司聲（攈古三之三于盂鼎作嗣疑古文本不重口小篆所增益也）此左从冊右从𠑹疑當為𤔲之省與嗣字同意後毛公鼎嗣作𤔲（攈古三之三）亦變从𤔲而省司口此字正與彼同𤔲作𠑹者後齊侯壺𤔲字作紿亦變𤔲為𠑹（攈古三之三）舊釋為紹非可以互證」（餘論卷三第七頁匡𥂝）

c

强運開曰「𠑹亞 匡彝懿王省去心字集韵懿古文𢟕又𢟕歕與此合」（古籀三補卷十第六頁）

e

高田忠周曰「今審篆形从心从欠甚明亞即壺之省文即知說文懿字也許云懿嫥久而美也从壹恣聲易象傳曰君子以懿文德詩烝民好是懿德皆與銘意合」（古籀篇七十六第五○頁）

C郭沫若曰「懿字彝銘多作懿、單伯鐘禾毀異仲壺等皆是、而本器与沈子毀𦖞父鼎則均省心作歅、字殆噎之古文、段借為懿也」

(兩攷八十二頁匡卣)

于省吾曰「金文懿字毛伯班毀作[illegible]、沈子它毀作[illegible]、𦖞父鼎作[illegible]、此均時期較早者、稍晚則字皆增心、異弔壺作[illegible]、單伯鐘作[illegible]、禾毀作[illegible]、唐蘭謂內大子白壺壺字作亞以證懿字本从壺从欠作歅、(導論下六二) 按唐說是也、說文懿專久而美也、从壹从恣省聲、段玉裁注謂當作从心从欠、壹亦聲、均不可據、懿字初文从壺从欠、欠本為會意字、說文欠張口气悟也、象气从人上出之形、按許說未盡然、古文欠字但象人之張口形、壺以貯酒、是歅字本義象人張口就飲於壺側、而歅美之義自見、自小篆譌

壺為壹許以為从恣省聲段改為壹亦聲易會意為形聲殊誤

蓋古文本義之湮久矣不獨懿字然也(古雜八頁釋懿)

〈大6〉「受京宗致懿釐」



執 兮甲盤

〈2926〉「折首執△嚱訊」



6 旻鼎

〈0613〉「王令員執△犬」



散盤

〈2927〉「左至」

執△纓叀史 正仲晨」



虢季子白盤

〈2925〉「執△嚱訊五十」



或从廾 師寰簋

〈1381〉「折首執△途執訊」



1



9

或从女 不𡢁簋

〈1393〉「女汝多折首執△嚱執訊」「女汝多禽折首執△嚱」

〈0677〉「口口口口口口〔執△嘼〕三人」「執△嘼酋一〔人〕隻馘百廿七馘」

〈2150〉「王初執△駒于啟」

〈2837〉「冉子𡢁△執鼓」「𡢁△執者諸」「執△〔者〕口〔獻〕之于霝公〔之所〕」

〈3160〉「冶巡執△齊」

孫詒讓曰「𡢁即𡢁字說文女部𡢁至也从女執聲周書曰大命不𡢁讀若摯同一曰虞書雉𡢁此云宜𡢁蓋藉爲執字故薛氏釋爲執」小篆从丮之字古文

多兼从女如此鐘外作嬰珥作嬰執作嬰是也它器大多如此作疑古執嬰本一字說文云嬰讀若摯同徐鍇本作讀若執同』（拾遺上八頁齊侯鎛鐘）

f 丁佛言曰『執中不嬰敢女多折首執訊右下非从女乃ㄆ之譌金文屢見』（古籀補補卷十第四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執捕辠人也从丮从卒卒亦聲按丮象兩手捕形古作執（善鼎彝甲）或作執（師寰敦）』（文源）

e 高田忠周曰『按元用為執字然依措作𢹂捷作虔奔此執字異文而與執通用亦是恆見之例說文執握持也从手从執禮記郊特牲執摯相見蓋本義謂握持物轉為所握持之物亦謂之摯自有奉持之意故字从艸為至當也』（古籀篇五十四第一四頁）

b 于省吾曰『執即𤔷省禮記月令則執騰駒釋文蔡本作𤔷』（雙選下一第五頁員鼎）

高鴻縉曰「執按字甲文見前六·十七象古枷枷人手之形倚文㚔畫人手被枷之形由文㚔生意故託以寄枷縛之意動詞後世變為从㚔丮聲故得通以代丮而有執事之執說解謂㚔亦聲者誤也」（字例二篇三一二頁）

朱芳圃曰「說文㚔部、執、捕辠人也、从丮从㚔、㚔亦聲、按執象人兩手持㚔、或从女、或从廾、皆别構也、說文㚔部、㚔、所以驚人也、从大从羊、㚔為驚人之物、其形不詳、兩手持之、所以驚人使之恐懼也、釋名釋姿容、執、攝也、使畏攝己也、是其義矣、孳乳為慹、說文心部、慹、悑也、从心執聲、漢書陳萬年傳、豪彊執服、顏注、執讀曰慹、慹謂畏威攝服也

執象人兩手持㚔、故引伸有持義、詩周頌執競、執競武王、釋文、執、持也、大戴禮記夏小正、執養宮事、執、操也、禮記檀弓下、

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鄭注、執、拘也、呂氏春秋慎行篇、使執連尹、高注、執、囚也、」(釋栔一五二頁執)

商承祚曰「本書五九九號左軍劍六零零號十五年劍銘文末尾都有某執齋之語、又六零二號十七年劍作㚔齋、凡晚周兵器矛戟與劍所刻劃之細道字銘、末往往有執齋二字、而劍類尤為習見、執作㚔是省體字、執齋即執齊、齋齊典籍同用、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鄭注、多錫為下齊……少錫為上齊、賈疏、四分已上為上齊、三分已下為下齊、孫詒讓周禮正義、少儀注云、齊和

也享人注云齊多少之量故和金錫亦謂之齊呂氏春秋別類金柔錫柔和兩柔則為剛燔之則為淖高注火熾金流故為淖也考工記的上齊下齊之齊應讀作劑即今之所謂調劑調和就冶金時參兑金與錫的成分言之古兵器銘末每言某執齊者是説某掌握兑劑之事貞松堂集古遺文于執齋二字釋作毄粢或缺釋見卷十二戟類與劍類中國科學院應用化學研究所阮鴻儀研究員説純金屬如純銅和純錫的晶格整齊易於互相滑動所以顯得柔軟一些兩種或兩種以上的金屬鎔在一起往往形成化合物或混合體具有不同的晶格阻碍滑動因而硬度也就相應的增高銅與錫合金的青銅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這與呂覽和兩柔則為剛之説相符可見我國上古時代的勞動人民已具有高度的冶金技術了（錄遺序言二頁）

ㄅ郭沫若曰「王令員執犬」者令當訓為錫執當讀為鷙鷙猛之鷙凡作器大抵因受長上之賜故紀之以矜光寵故知此語必如是訓讀如僅是命令員攜執獵犬不至驚寵若是也」(兩攷二九頁員鼎)

ㄅ周法高曰「楊樹達云「此銘文字平易近人獵必以犬故員鼎為王供執犬之役……郭又訓令為錫讀執為鷙並非也」積微八一頁員鼎跋白川靜从楊釋金文通釋二一、員鼎、白鶴美術館誌第五輯二三一頁」

林潔明曰「說文「執捕辠人也」从丮从㚔㚔亦聲」金文執字从㚔與篆文同按說文「㚔所以驚人也」然不知㚔為何物甲骨文㚔字作㚔㚔等形董彥堂李孝定並以為象手械形是也執字甲文作[illegible][illegible]等形象人兩手加梏之形說文訓執為捕辠人也

即其本義因不誤惟夲乃象手梏之形非聲也金文夲形已畧變執字从夲與丮亦分為二体會意之恉不若甲骨文之明顯故有以夲為聲符之誤」

〈大19〉「執嗞卌」

〈大45〉「㚖夙夜宦埶執而尔政事」

〈大50〉「于𧆞執事」

盩 盩 盩司土(徒)亯

<2675> 盩嗣(司)土(徒)幽 匕(妣)且(祖)辛旅 彝

盩 盩司土(徒)尊

<2104> 盩司徒幽作祖 辛旅 彝

盩 盩 蓋子孔為盩讀若盩爾雅釋詁 盩至也 史頌鼎盩于成周

<2658> 灋友里君百生(姓)帥(率)𩰫盩于成周

(A.B)

<2639> 公才(在)盩自(師)

<1356> 灋友里君百生(姓)帥(率)𩰫盩于成周

C 徐同柏曰盩即抽字引也盩也(从古卷二、十六頁周史頌敦)

cd

潘祖蔭曰『張孝達說……即睥字睥是城郭間物故从享借作俾字桉文右畔似是禺字卑上从甲篆體當為宁然款識往往意為增損通借不得以許書繩之也』(攀古一册十二頁史頌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盩引擊也从㚔攴見血也按古作𢻱（史頌𣪕彝）从攴沽㚔又作盩（史頌𣪕彝）从血自㚔出』(文源)

c,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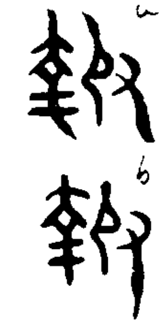
高田忠周曰『按劉氏心源云舊釋作戾吕為盩字不知盩音周說文云引擊也此段為糾為鳩實為勼說文勼聚也此說却似迂遠愚謂此盩為盭省文猶霸字以雨為之秊字以禾為之如此之類不在音通而為形近段借也盩戾音通經傳恒見而戾隸通用亦所恒見爾雅釋詁戾至也又止也詩泮水魯侯戾止傳來也皆是也然則盩亦當段借為隸至字愚竊謂戾之訓至

者實亦盩字轉義。盩訓弼戾也。雖弼正而反戾也。故从弜从盩會意。然引弓張弜放之忽反歸原。盩之訓戾。固有反歸義。故轉義為戾至為戾來。銘意亦與此合』(古籀篇四十第三頁)

馬叙倫曰『說文牵部、盩、引擊也、從牵、反見血也、倫謂說文此字蓋出呂忱所增、篆文從血、故有反見血之說、然玉篇作盩從皿、史頌敨一作盩、從皿、一作盭、似從血、然實泐文耳、石鼓文亦從皿、倫謂從敎皿聲也、說文盭字從盩得聲、讀若戾、爾雅釋詁、戾、至也、史頌敨、盩于成周、即戾于成周、可證也、然則盩音即如戾、戾音來紐、古讀歸泥、皿音微紐、微泥同為鼻音次濁音也、說文引擊也當作引也擊也、引也乃擂字義、擂從畱得聲、畱音亦來紐也、擊也者、由盩為敎之轉注字也、

⿰幸攴字說文所無、甲文作⿰幸攴、玄應一切經音義引古文官書、⿺辵幸⿰㚔攴同、他達反、箠也、⿰㚔攴為⿰㚔攴盬之初文、蓋從攴㚔聲、㚔說文讀若籋

籋、籋音泥紐也、☐（刻詞八八頁至八九頁祖辛爵）


報
令簋
〈1377〉
「丁公文報」
「侯丁公報」


召伯簋
〈1372〉
「白伯氏鼎則報」
「辟玉琱生」


召伯簋二
〈1373〉
「報寢氏」
「帛束璜」

林義光曰「說文云𩒹當辠人也从㚔从𠬝𠬝服辠也按𠬝治也从𠬝㚔古作𩒹（召伯虎敦）」（文源）

b 高田忠周曰「按與詩云報我以瓊瑤之報同說文𩒹當罪人也从㚔从𠬝𠬝服罪也段氏說文凡㚔字皆改作㚔云㚔訓所以驚人也从大从羊各本作从羊五經文字曰說文从大从羊羊音干今依漢石經作幸又引執報云張氏所據說文是其人有大干犯而觸罪所以驚人此說似是而未矣凡鐘鼎古文執報皆从㚔不作㚔且羊訓撖也言刺撖也㚔字从羊猶羊字意也

張氏所據說文必有誤可識矣」（古籀篇四十第三頁）

a 郭沫若曰「報當讀為係，文報猶言福蔭也，下佳丁公報則是報祭之報，猶國語魯語有虞氏報幕，夏后氏報杼，商人報上甲微，周人報高圉」（兩攷第五頁全段）

a  b 

奢

奢虎簠

〈1414〉

「a 奢虎鑄」

其寶簠」(A·B)

林潔明曰：說文「奢，張也。从大者聲。奓，籀文。」



a



b

𠦪讀若賁

杜伯盨 用𠦪壽匄永命

<1493> 「用𠦪壽匄 永令命(A.B) 訇𣪕」



c

伯梡盨 用祈𠦪萬年

<1298> 「唯用祈𠦪萬年」



d

衛鼎

<0633> 「用𠦪壽 匄永福」



e

盂爵 隹王初𠦪于成周

<1850> 「隹王初𠦪于成周」 禱



f

叔卣

<2716> 「隹王𠦪于宗周」



g

獻侯鼎

<0590> 「唯成王大𠦪在宗周 商獻侯𩰫貝」



h



i

彔伯盨 金車 𠦪幬較

<1380> 「𠦪𡙇幬較 較 𠦪囗」



j

毛公鼎 金車𠦪縟較

<0650> 「𠦪緐較」



k



l

吳方彝

<2444> 「𠦪圂𩋔 𠦪較」



m

番生盨

<1387> 「𠦪緐較」



師兌簋

〈1385〉 𠦪 敔



靜簋 吳𠦪人名

〈1366〉 王以吳𠦪呂剛卿豳𦮩邦周射于大池



夨尊 用𧻚 从示

〈2152〉 曰用𧻚 𧻚





夨方彝

〈2446〉 曰用𧻚 曰用𧻚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款識多借𠦪為賁賁古斑字見易賁釋文斑班頒攽般古皆通用布也（攈古卷二之三三頁盂爵）

方濬益曰从𠦪器文饋字偏旁或作𠦪或作𠦪證之盂爵作𠦪此作𠦪當是賁（綴遺卷三二十頁獻侯鼎）

吳大澂曰𠦪毛公鼎疑皆華字古文从艸从𠦪𠦪即𠦪字石鼓作𠦪（古籀補附錄十二頁）

劉心源曰𠦪或釋華非案狀庚鼎鑄其𩝴鼎即饙字說文云𠦪聲此作𠦪是𠦪字也說文饙重文作餴餴知𠦪賁𠦪通易賁

釋文引傅氏云貴古斑字文章貌（奇觚卷二、四九頁毛公鼎）

丁佛言曰「𫞘」父戊鼎　𫞘杜伯簋用𫞘壽匃永命此與下各字舊皆釋𧶠案古文往往形近相通𫞘當是來賚之省也與𧶠篆混同須因文而異其用又案賚賜也來天所來也天來有天賜之意古賚字或直作來天來而受之以手故古拜字从來从手作𢱭𢱭拜者拜賜也　𫞘盂爵惟王初賚盂　𢱭中義父鼎永寶用賚」（古籀補補卷六第七頁）

強運開曰「𫞘」周明公敢明公錫太師鬯金小牛曰用𫞘又錫令鬯金小牛曰用𫞘从示从𫞘字書所無就全文求之中義父鼎其子孫永寶用𫞘杜伯盨用𫞘壽匃永命邾大宰簠其𫞘壽用𫞘萬年無異容庚云𫞘當讀𠀠賁𫞘从艸艸賁亦从艸艸聲說文

餗或从賁乍饙自可通段又毛公鼎金車桒縟較彔伯敦金車𦃁昜較吳尊金車桒均與此篆右半相近雖緐簡各異要皆為桒之變體可以無疑至偏傍或从食或从示亦皆同字詩可以饙饎今詩乍餴鄭箋云酌取行潦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於此小器而可以沃酒食之餴者以有忠信之德齊絜之誠以薦之故也孔疏云以此祭祀則天饗之是可以饙饎乃指祭祀而言𥜽篆从示亦言祭祀可知曰用𥜽者蓋謂用鬯金小牛以供祭祀也」（古籀三補卷一第三頁）

強運開曰「杜伯盨用桒壽匄永命當讀乍賁桒从茻聲賁亦从茻聲說文餗或从賁乍饙桒賁自可通假廣雅釋詁賁美也容庚說如此精塙可從 盂鼎隹王初桒于成周與易賁于邱園句法正同 毛公鼎金車桒縟較亦當讀乍賁

說文賁飾也吳書釋㞢華誤[illegible]彔伯𢦚金車桒𠂤較』（古籀三補卷十第六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芔疾也、从本卉聲、𢷎拜从此、按古作[illegible]盂鼎彝作[illegible]大敦字偏旁拜作[illegible]師酉敦字偏旁拜作[illegible]仲𩫖父敦字偏旁即賁之古文象華飾之形、𢷎字以此會意、[illegible]與𢷎與卉皆不同音也、易序卦傳賁者飾也、詩朱幩鑣鑣傳飾也、太玄粉其題頔、視家注飾也、以賁以幩以粉為之、桒或从屮、轉注作[illegible]吳尊彝[illegible]與奔形近、又與奔同音、桒遂兼有奔義、故說文㚔進也、古作[illegible]盤从𠫓从桒、[illegible]奏字[illegible]暴字皆从桒、亦奔之義也、詳見各條』（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芔疾也、从本卉聲、拜字从此、又奔从夭賁省聲、賁从卉聲、奔桒聲義近矣、然則桒字从本、字義之本也、又从

茻屮者艸木初生从丨丨古進退之進屮字有上進義尤顯然

矣艸从二屮亦有進出義可識況茻从三屮進出之疾必矣此

雖言形聲亦兼會意明矣又如下篆从朩者夲之省略以便運

筆从艸與从茻同意上从𠂹明是𠂹字亦疑𢍏字省文玩文意

已叚借為賁飾之賁故字亦从𢍏以寓意此為𠦍異文亦以為

賁異文也因謂𠦬字解曰从夲从屮允聲此亦誤也𡴀夲是𠦍之

省从𠦍允聲也又拜字許云从𠦍而金文手旁以外作𣚦𣚦𣏟

𠦍𣎳其作𣏟者亦與許書之𠦬字所从相合𠦬下所謂从本从

屮之非甚顯矣若夫𠦍下作𣏟作𣏟或出變形或為重形非形

之正者也(古籀篇四十第七頁)

徐中舒曰金文𠦍亦與旂匃並用說文𩏩拜並從𠦍𩏩又作饋

是𠦍即賁之本字如

衛肇作氒文考已仲寶鷰鼎用秊壽匃永福乃用鄉王出入吏(使)人眔多倗友｜衛鼎

杜伯作寶𥂴盨其用亯孝于皇神祖考于好倗友用秊壽匃永命｜杜伯盨

伯㮚作氒宮室寶𣪘用追孝于氒皇考唯用旂秊萬年｜伯㮚簋

賁又從貝聲拜貝古並在祭部故得相通秊匃對文旂秊連言知秊亦有旂匃意(集刊第六本一分八頁金文嘏辭釋例)

馬叙倫曰「𥜶從示𥜶聲𥜶即秊字諸金器秊字異體最多或省或緐此其最緐者耳杜伯盨用桒壽匃永命亦用桒連文桒為禱省禱為禱省𥜶者祓之雙聲轉注字(見余宋夫人鼎釋)祭名也(吳其昌謂名)饗」史記周世家周公乃祓齋自為質欲代武王說文齋戒潔也

6133(10.249-1359)

𩐁籀文齋從𩐁省𩐁籀文禱籀文齋從禱則古齋皆所以為禱也說文祈禱正次祓下皆訓求福祓訓除惡祭也詩生民以弗無子借弗為祓祓無子即求有子是祓禱義實相成則周世家之祓齋即杜伯盨之𥛱禱矣此𥛱為祭名之證也(國刊第四卷一期一八頁今矢彝)

唐蘭曰𥛱從示𠦪聲(𠦪當即賁字或從賁可證)𥛱祭名蓋即卜辭之𥛱祭也(國刊第四卷一期二六頁作冊令尊及作冊令彝銘考釋)

張之綱曰徐(同柏)釋乘攈古釋幘愙齋釋蓺孫(詒讓)釋𠦪而讀為賁云此銘作𠦪與寅簋𡘋彝同以字形攷之壔是𠦪字𠦪賁聲類同字可互通說文貝部賁飾也詩小雅白駒箋賁亦黃白色也此借𠦪為賁當為文飾𡘋釋幘亦通徐釋乘非綱案𠦪字

當依鄭箋赤黃、白色盞銘言以 此飾其𦋅 依據古釋 與軟爲赤黃白色也」(斠釋十二頁)

ᑭ 容庚曰「祓祭名、有祈求之意。𠦪年、𠦪雨、𠦪于某祖某妣、卜辭習見。盂爵隹王初𠦪于成周、杜伯盨其用享孝于皇申且考、于好朋友用𠦪壽匃永命、𠦪皆不从示。」(善圖三七頁今尊)

周名煇曰「貝部𠦪 杜伯盨 用𠦪壽匃永命 此與下各字舊皆釋𠦪。案古文往往形近相通。𠦪當是來賚之省也、與𠦪篆混同、須因文而異其用。又案賚賜也。來、天所來也、天來有天賜之意、古賚字或直作來。天來而受之以手、故古拜字从來从手、作𢑚𢑚。拜者拜賜也。」 𠦪 盂爵 惟王初賚于盂 丁氏定為賚字 今考定為𠦪字古文。

名焊案：古金文來字無作此形者，从金文求之，矢彝銘云「明公易錫大師鬯金小牛，用⿰礻棗」，又云「易錫令鬯金小牛，用⿰礻棗」，與杜伯盨銘「用棗」之語相合。近人強運開能比校之，而不明為何字。郭鼎堂亦然。（郭說見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古金文郳國曹姓，曹本字作⿰女棗，从女棗聲。余于上卷既明之矣。其所从棗字作棗實與棗為一字，是杜伯盨銘之「用棗」、矢彝銘之「用⿰礻棗」、盂爵銘之「隹（唯）王初棗于成周」皆棗字矣。（丁氏引盂爵銘文句亦誤）長沙楊先生謂其字讀如造，同造為祭名，即周禮大祝「二曰造」之造，其說甚允。詩兔爰篇造與覺韻，其音轉與曹、棗通，古音相近可證也。金文⿰礻棗从示棗聲，為造祭之本名，作棗者古文省，經傳作造，則為假名。假名行而本名失矣。（古籀考卷中八至九頁）』

j. 高鴻縉曰「𠦪按即蕡之初字。裝飾之意。原从艸(共)从𠦪(華即花)會意。動詞。段借為形容詞。後世省花形為ㄓ。而加貝為聲符。隸書作蕡」(毛公鼎集釋九八頁)

a-g 龍宇純曰「今案說文茇字下云

茇。艸根也。从艸犮聲。春艸根枯。引之而發土為撥。故謂之茇。

又說文拔字下云

拔。擢也。从手犮聲。

所謂拔擢也者。小爾雅廣物云 拔根曰擢。又說文揠下云 揠。拔也。小爾雅廣物云拔心曰揠。方言卷三云今呼拔草心為揠。孟子公孫丑上篇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趙注云 揠。挺拔之。欲亟長也。是拔之本義為拔擢草根。所以尚書金縢篇云

大木斯拔詩緜篇云柞棫拔矣行道兌矣皇矣篇云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左氏昭公九年傳云拔本塞源淮南覽冥篇云拷拔其根蕪棄其本也所以甘棠詩勿翦勿拜而鄭氏云拜之言拔也犮為草根拔為拔擢草根已可見二者意義上之關聯而二字讀音相同（廣韻並蒲撥切）如更以截耳曰刵去髕曰髕誅族曰族史記項羽本紀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也除草曰草去皮曰皮國策韓策皮面拔眼廣雅釋詁三皮離也剝膚曰膚廣雅釋詁三膚離也又釋言膚剝也孟子不膚撓膚當是剝其皮膚之意以及縣頸曰經扼嗌曰縊榜尻曰殿刺目曰目孟子云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前人謂目為刺目余疑目或即國策拔眼之意技目而云目與截耳云耳去髕云髕去皮云皮剝膚云膚語言滋變相同彌縫曰縫塗釁曰釁等例之便可以肯定二者語源上的關係即是拔之語是由犮之語孳乳的換句話說拔擢草根之所以言拔便是因為草根言犮之故𢶀既是拔的本

字𠦪便是芟的初文了就字形而言𠦪字上端的屮是普通表草的形象作𣎳的屮也是屮形可由每字得一印證說文云每艸盛上出也从屮母聲金文字或作[glyph](大豐殷)或作[glyph](曾鼎)字下从𠦪或甲骨文亦或作[glyph](後上一四)或作[glyph](前四二七二)木也正是草根的樣子(木字下端作木亦象根形可以互證)……

案說文有祓字其說解云

祓除惡祭也从示犮聲

對於祓字的解釋史記周本紀周公乃祓齋的正義說祓謂除不祥求福也玉篇說祓除災求福也此字的意義與我們分析甲骨文𣎳的意義相合更從語言去追究𣎳即芟字與祓字並从犮聲其讀音必相同或相近𣎳為草根由此語言孳乳拔擢草根而謂之拔上文已詳之而古人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偽書文泰誓又說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

其本根勿使能殖（左氏隱公六年傳引周任言）又説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見國策秦策）可知古人對於除去穢惡災禍的態度一如除草必從其根本拔除永杜後患於此我們知道古人除災之祭謂之祓又必然是由拔這一語言所孳乳的這即是説無論除草之拔或除災之祓本來只要寫一個犮字即可後來加文以示區別於是有加手的拔有加示的祓到了小篆時代犮字譌變成犮本若𦬠人已不解其初誼而別制為形聲之茇於是又有从手的拔和从示的祓前者説明甲金文祓祭字所以作犮後者亦可以説明犮拔祓三者的關係跟此三語情形大致相同的我們可以舉出穰攘禳三字以為印證説文穰黍梨已治者已治的黍梨古人用作掃帚故有攘字義為掃除（説文通訓定聲襄字下云又假借為穰爾雅釋言襄除也案黍梨為彗所以掃除也又穰字下云轉注為掃除經傳皆以襄以攘為之）又有禳

字義為磔禳祀除癘殃周禮女祝掌禳之事注云却變異曰禳禳攘也左襄二十九年傳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注茢黍穰也明確的指出穰攘禳三者的關係正與茇拔祓三者相當從柣字从𠦪得知𠦪是茇之初文然而有人一定會說那不過是一種解釋而已現在更舉出奏字來做為印證

甲骨文奏字形式甚多或作𠦪殷虛文字甲編1411或作𠦪前四十六六或作𠦪前六十二六或作𠦪前四五四三或作𠦪前三二十四或作𠦪後上二六十四前三者依次減省後二者又分別為前三者之省作羅振玉殷虛書契攷釋說

此象兩手絜木形當是許書之桒字孟子拱把之桐梓拱字當如此作

是此字第一種釋文殷契粹編七四四卜辭云

丙辰卜貞今日桒𡗜㞢从雨 雨

郭氏釋桒𡗜為奏舞 為此字第二種釋文 案由所引六例看來 羅氏釋菍文義並不相協 其中雖有从木者 當為桒或米之省 作 金文農卣拜字作𢪏 與此同例 米非木字 而且說文說菍為兩手同械 與羅說亦有甚多距離 反之小篆奏字作𡘲 中間所从正與小篆譌桒為桒者相同 自然以釋奏者為是 只是郭氏於奏字原來字形結構無說 說文云

𡘲 進也 从本从廾从屮 會意 屮上進之義

許君依據已經譌變了的字形為說 當然不足憑信 我們且歸納一下奏字在古書中的用義

(一)詩周頌有瞽云 有瞽有瞽 在周之庭 設業設虡 崇牙樹羽 應田縣鼓 鞉磬柷圉 既備乃奏 簫管備舉 喤喤厥聲 肅雝和

嗚先祖是聽——全詩言進獻樂於先祖小雅賓之初筵的樂既和奏楚茨的樂具入奏及說文皋下所云禮登歌曰奏都屬於此類

(二)上引殷契粹編卜辭云今日奏舞㞢从雨——言進獻舞於神祖

(三)甲骨卜辭七集W20云奏父丁牛——言進獻牛於其先父

(四)詩小雅賓之初筵云各奏爾能——言進獻其能於先祖

(五)詩魯頌長發云何天之龍敷奏其勇——言進獻其勇於天

(六)詩小雅六月云以奏膚公——言進獻功於天子

這些用法雖然不包括所有奏字的用義但可以看出一點說文把奏解為進是不無道理的日人島邦男殷虛卜辭研究從奏言奏樂出發謂𣌭象兩手持管樂之形當然完全是一種臆

測木是何管樂之形何種管樂竟可以加艸作桒必是島邦男氏無以為解的

今案尚書皐陶謨篇云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經典釋文云艱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

根食為根生之食與鮮食為水產之食相平列 馬融本作根者當是本字 作艱者當是根之借字 傳云艱難也眾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不辭之甚 艱根二字並从艮聲 故或借艱為根 釋名釋言語云艱根也 以根解釋艱之語源 雖不必可信 然可見二字音近 於此我們可以注意兩點 一 根生的食物古時名之曰根食 二 進食於民古時也叫作奏 上文暨益奏庶鮮食 傳云奏謂進于民 這樣便不禁要想到奏字的制作意義殆即與奏根食有關 從以上所引奏的古時用義多是進獻事物於神祖的意義 特別是獻舞獻樂之謂奏 可知奏的原始意義大概與宗教有關 而禮記月令云

孟春之月農乃登麥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又見呂氏春秋登並作升禮記鄭注登訓進呂覽高注升訓進訓獻

鄭注登為進春秋繁露說四時之祭云

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

古時禾稼既熟首先便是獻之神祖甲骨文有𢍉字即烝嘗之烝字或作[illegible]逮至今日此風猶存所以我以為奏字的結構即取義於烝嘗从兩手持根食以見凡進獻之意其必从𣎳不從禾者大抵宗教上之儀式即以𣎳為凡根食之象徵

這當然也只是一種解釋然而由研究𣎳字出發不想於奏字的結構亦得以圓滿解釋自然可視為極好的印證了(請參後記)

由金文餗或作餗及[illegible]或作[illegible]知𣎳與[illegible]當為一字益以我們的研究知加艸者為表示其屬性[illegible]即是𣎳於是更確然無疑

容庚金文編正收𠦪⿱艸𠦪為一字，然而𠦪和⿱艸𠦪的用法却全然不同，絕不相混，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

𠦪字在金文或用為除災求福的祭祀之名，或冠於壽字上為祈求之義，前已詳作討論。有一個⿰示⿱艸𠦪字為除災求福之祭，是加了艸的，然而亦同時加了示旁，顯示了他的意義與單獨作⿱艸𠦪者不同。凡單獨作⿱艸𠦪者用法與此完全兩樣，現在悉數錄之如下：

毛公鼎：金車⿱艸𠦪緐較朱鞹圅鞃靳……

番生𣪘：車電軫⿱艸𠦪緐較朱圅……

录伯㦰𣪘：金車⿱艸𠦪幬較⿱艸𠦪圅朱虢靳虎冟……

吳尊：金車⿱艸𠦪圅朱虢靳虎冟熏裏⿱艸𠦪較……

師兌𣪘：金車⿱艸𠦪較朱虢……

異盨（見薛氏鐘鼎款識呂氏攷古圖，原稱寅簋，此从郭氏題名）：駒車⿱艸𠦪較朱虢……

牧毀亦見薛氏呂氏書．𠦪字原譌作桼釋為漆字今依文金例訂正其餘較畫轙三字作車書車亦依文例定之

車𠦪較畫轙朱虢……

宰辟父毀此亦見宋人書所載𠦪字呂氏攷古圖及王氏嘯堂集古錄如此薛書作𠦪小譌𠦪朱市

玄衣黹屯……

一共是十個𠦪字有的加在絣較幬較或較字之上有的加在鞃字上有的加在市字上較是車輢上曲鉤絣和幬都是車較上的被覆鞃是車軾市是蔽膝 古時車服有飾而這些字大抵與上下文金字朱字黿字虎字熏字 駒字畫字玄字等對用或連文必然是形容車服之飾的 孫詒讓籀高述林毛公鼎釋文云𠦪徐釋為乘吳釋為幩寅簋有𠦪絣寅簋即上所稱𠦪盨蓋字孫書原作盨蓋涉下引吳彝而誤今據薛氏呂氏書改二字薛釋為萃軒阮款識吳彝有𠦪㠯二字阮釋為萃桼……以字形考之塙是萃字薛徐釋非也阮釋

謂華適賁……說文食部餴或作饋是華賁聲類同字可互通說文貝部云賁飾也義本毛詩小雅白駒傳箋云賁赤黃白色也說苑反質篇孔子曰賁亦正色也京房易傳云五色不成謂之賁文采襍也此借華為賁亦當為文飾阮釋得之吳釋為憤亦通詩衛風碩人朱幩鑣鑣毛傳云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為飾鑣鑣盛皃……此云華辮較吳彝录伯戒敦又云華兮並假華為賁幩亦即飾也

案孫氏的話當然是對的前文曾提到徐中舒以為賁即是華或者這還是一個證據詩經朱幩鑣鑣以金文證之朱應該便是朱𩐨朱虢的朱幩應該便是華較華鞃的華毛傳云鑣鑣盛皃全句乃言車飾之盛如果譯成現在的話便是紅色的五采的繽紛燦爛幩當然就是賁字的孳乳不過儘管華即是賁字

金文這些桼却一定得是某一音義如說文賁的語言的假借因為桼字本身是不含文采褋色之義的大概語言中的賁在金文時代尚未制為專字遂借桼字為之桼雖然就是桼字但習慣上不寫無艸的桼而寫加艸的桼起初或者是強為之分後來便成了習慣儼然分為二字這種情形文字裏常見如巨之與矩帥之與帨即其例證……

〔後記〕最近我又注意到奧隩墺等字說文云奧宛也室之西南隅从宀𠦬聲又隩水隈厓也从𨸏奧聲又墺四方土可居也从土奧聲奧和𠦬的聲音差得太多許君說从𠦬為聲當然不可能然而亦不見其為會意此三字在古書時相通用（案參說文通訓定聲各本條）因為三者意義上本有關聯似不得視為普通的假借墺字說文有個古文作𡊮字的偏旁與說文古文奏作𡕗所从者

相同。𠬝所从的𠂒是𡕒的形譌（案說文所謂古文是戰國東方文字非殷周古文其体多譌變）王靜安先生說从夊與从廾同意然而奏字从𡕒可以烝嘗之祭進根食來解釋𡨄字从𡕒何解呢說來似乎更是湊巧呂氏春秋云君因隅奥有竈不知寒矣新序亦云隅隩有竈因為隅奥有竈所以尚書堯典厥民隩傳云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也馬融注隩為煖詩小明日月方奥都是這個意義的引申（案後來又由此而產生了燠字）另外禮記禮器云夫奥者老婦之祭也鄭注以為奥當為爨奥是否當為爨是另一個問題不去談他然而我們正可從此得到一點消息奥字原來當是一個會意字本作𡨄从兩手納𡕒入宀以見意說文爨字籀文作𤑲除去从火之外正是這樣取義的後來𡨄受了𤉡的同化（案這是文字演變的通例如歸的偏旁同化於𠂤𤇾即榮字本像草華形而𤇾同化於火𤇾字本像鬼火之形而炎同化於炎）於是便不可為解

了古文𡍮作𡊅，當然又是由𡑆譌變的。這樣一來不僅𠦪為茇的象形又多了一層印證。奏字从𠦪跟草根發生關聯，也可從確定因為古文奏所从與古文𡍮是相同的』（集刊第三十四本四一二至四一六又四二〇至四二二又四三二頁甲骨文金文𠦪字及其相關問題）

段紹嘉曰『𠦪、𠦪字即賁。金文拜從手從𠦪。𠦪手形，𠦪聲。以銘文中拜字作𢷎，比證右旁與此正同』（齊家七頁至八頁扶風齊家村出土西周青銅器簡介）

周法高曰『𦬯伯𣪘「乃且（祖）克𠦪先王」郭沫若謂𠦪假為弼。楊樹達從之，于省吾、白川靜皆隸定為𠦪字。容庚列入附錄下四八

頁3159下應歸入1359然則桒字又可用作動詞段作輔弼之弼」

林潔明曰「說文桒疾也从本卉聲搼从此」按字在甲金文並作桒或桒桒不从本說文殆就小篆強為說解耳金文桒主要有三種用法 一是祭名相當於說文之祓金文中用為動詞除悪祭也（如盂爵、獻侯鼎銘） 二是與匃為對文或與祈連用亦用為動詞（如杜伯盨、衛鼎銘） 三是用同賁飾也往往作桒或桒而不作桒（如彔伯簋、毛公鼎銘）高田忠周則囿於說文強為牽附其說非是桒字徐同柏吳大澂並釋奏 蓋單从字形立說揆之銘文扞格難通其說自非劉心源、容庚釋桒讀若賁強運開、張之綱諸家並同林義光高鴻縉則逕以桒為賁字古文按金文中桒字往往用同賁是也然以桒為賁之古文則於字形無據丁佛言釋為來賁之省按

金文自有其字，以無作𣎆者。其說顯誤。周名煇則定為棗字古文。則於字形字音並無確據。求之銘文亦不適切。龍宇純師謂𣎆是說文苃字初文，草根也。𣎆即象草根之形。金文𣎆用當說文祓字，除惡祭也。故在金文𣎆用作名詞，其義為求福之祭，用作動詞，其義為祭祀求福。故有祈求義。又謂𣎆𠦪本為一字。然在金文中已分化為二字。𠦪假借為賁，用為𠦪字本身不含文采雜色之義。語言中的賁，在金文時尚未制成專字，遂借𠦪為之。且習慣上不寫無屮的𣎆而寫加屮的𠦪。起初或是強為分別，後來則分化為二字。見甲骨文金文𣎆字及其相關問題。其說博洽精審，確不可易。

〈大14〉「萃𣪘」〈大25〉「萃𣪘」

𤞞[a] 𤞞[b]

𤞞从𠦪說文云从夲从屮誤

虢季子白盤 敔𤞞 詩采薇作玁狁

「博伐𤞞玁狁于洛之陽」〈2925〉

兮甲盤 「王初各略伐𤞞玁狁于𠷎盧」〈2926〉

a 吳式芬曰「張石匏說……說文𤞞進也从夲从屮允聲易曰𤞞升大吉其為玁狁字無疑」（攈古卷三之二、四十頁虢季子盤）

a 吳式芬曰「陳壽卿說……𤞞即狁从允加𠦪蓋壓羼之意與玁之从敢加厂同也說文阭高也陾磊也任昉彈曹景宗文獫狁侵軼暫擾疆陲𨝧說文从邑从坙坙邊也均可互證」（攈古卷三之二、四十六頁虢季子盤）

a 徐同柏曰「狁旁𠦪象犬頭尾四足形」（从古卷十、三十九頁周虢季盤）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𢾊進也从本从屮允聲易𢾊升大吉允疑𢾊字省文升也進也皆一義也𢾊允通用蓋許氏字形說有誤𢾊字元从𡴆允聲或省作𢾊也𡴆者疾也進趨之謂𢾊字从𡴆其意顯明又說文拜字作𢷎而金文作𢷎即知𢾊从𡴆省明矣然則此篆與上文奏字皆明从𡴆許氏之誤皆同今正文義厰𢾊段借託名幖識字也詩采薇玁狁之故傳北狄也字亦作狁厰允獫允其正字也』(古籀篇四十第一〇頁)



昦 單伯昦生鐘

〈0035〉 單白昦 生曰

a 方濬益曰『說文昦春為昦天元气昦昦从日夰夰亦聲此下从矢小異』（綴遺卷一、三十頁單伯鐘）

a 吳大澂曰『昦當即昊說文昦下云春為昦天元气昦昦从日夰夰亦聲』（愙齋二冊十四頁單伯昦生鐘）

參閱0422 斁字條戴家祥說

a 柯昌濟曰『皋字從白從大卜詞作與金文不甚相異說文皋氣皋白之進也禮記皋登謌曰奏故皋奏皆從本案古文當從白从大字訓當如之』（韡華一一頁單伯鐘）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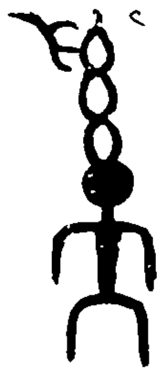
b



奚 卣文

〈2447〉 奚 (A·B)

c



卣文

d



亞中 奚大盉

〈0856〉 亞中 奚

e



角 丙中

〈1867〉 王錫亞中 服 亞䍙 奚貝

e 吳榮光曰「龔定盦説」幼之異文从大者古者字義以相反而相成也幼本从么么貝最小幼貝次之王莽時嘗行之

「吳子苾釋緌」青地綠文曰緌「錫」清卷二第五十二頁周父癸角

吳大澂曰「周禮春官序官奚四人 注奚女奴也又禁暴氏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注奚隸女奴男奴也又天官序官奚

三百人注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官女許氏說文解字訓奚為大腹而女部別出㜎字訓為女奴此非造字之本意也奚字最古者作見潘伯寅師所藏拓本卣文象人戴窶數形今朝鮮民俗負戴于道者男子多負婦人多戴童僕亦有戴者猶有三代之遺風故女奴為奚童僕亦稱奚余所得拓本觚文筠清館金文所載爵文潘伯寅師所藏丙申角文皆奚之象形字許書皿部橨盨負戴器也漢書東方朔傳盆下為窶數顏注窶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楊惲傳鼠不容穴銜窶數也橨盨窶數皆漢時通稱語大澂謂婁字从女从毌毌疑即象戴器之形中空而重疊者謂之婁後人加宀為寠加穴為窶加竹為簍取中空之義也加尸為

屨加广為廔从木為樓从攴為數取重疊之義也許書穴部無窶字尸部無屢字古通作婁也婁數盨三字與奚字雙聲皆一語之轉』(字說十一頁至十二頁奚字說)

丿吳大澂曰『古文象人戴窶數形奚隸之役也周禮奚四人注奚女奴也漢書東方朔傳注顏師古曰窶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也大澂案古婁字與奚同意當亦象女奴戴器形故窶數皆从婁』(古籀補五十八頁)

乚孫詒讓曰『』从大从爪絲省聲塙是奚字龔自珍釋爲幼吳式芬釋爲綏𢆶未允』(拾遺下四頁周父癸卣)

林義光曰『說文云奚大腹也从大䋣省聲䋣籀文系按大象人形此象系繫人頸爪持之即係纍之係本字周禮天官序官奚三百人注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智以為奚淮南子傒人之子女以傒為之古作奚南亞彝癸』(文源)

高田忠周曰『龔定盦云幼之異文从大者古者字義以相反而相成也・按龔說妄誕殊甚今審篆形明是奚字也說文奚大腹也从大从籀文系省即从䋣省也如下篆作[glyph]者亦其省略耳說文貕下曰腹奚奚皃但謂縣系而大皃也』(古籀篇三十九第八頁)

于省吾曰『丙申角奚作[glyph]說文奚大腹也从大䋣省聲周禮禁暴氏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注奚隸女奴男奴也

又天官序官奚三百人注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按奚象繫人以手牽之則奚奴之義自喻汝長訓為大腹實屬無稽』(雙劍誃上釋五頁(劉)奚彝)

高鴻縉曰『按此奚奴之奚象爪牽人髮而命事之形字倚大(倚爪而畫其髮辮由文大(人)生意故為奚奴名詞亦用為動詞後世或加人旁作傒或加女旁作嫨意同徐灝曰周官酒漿醯醢之事用奚鄭氏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為奴其少才智者以為奚今以侍史官婢或曰奚宦女說文別有嫨字女隸也又叚借之用與何同奚何胡曷一聲之轉其義一也是也』(字例二篇二二九至二三○頁)

 a

罘 說文所無 案罘从三大三目 二目為䀠 三目為罘
則說文必當有从目大之字今佚去耳　縣妃簋

〈1364〉 罘詞 益郵

楢白 室

a 孫詒讓曰：罘舊釋為見今攷此字从橫目从大說文夰部臭大白澤也从大白古文以為澤字澤从睪聲此从目者即睪之上半也後毛公鼎數字作罘似亦用此字……臭睪與臬形聲相近周禮樂師臬舞注云臬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若然琴瑟亦言告工鼓琴瑟猶詩關雎云琴瑟友之（餘論卷三第十九至二○頁楢𣪘彝）

a 郭沫若曰：罘从目从矢、乃古瞬字、謂矢尖及目則目為之震搖也、公羊文七年及成二年兩見眣字、陸德明釋文云眣音舜、即此字、

又言本又作眣，丑乙反，又大結反者，乃因形近而譌也。說文作瞚，与眣有別。莊子桑庚楚篇終日視而目不瞚，釋文云，瞚本作瞬，又作瞚，作瞚者亦字誤，或段眴字為之。莊子德充符篇，少焉眴若。釋文云，眴本作瞬，世多以眴瞬為一字。說文別出之，云，眴，目搖也。或作眴，而於瞚則說為開闔目數搖。蓋二字音雖近而義有不同，眴主目珠之迴旋，瞚主眼瞼之開闔也。特字音既近，故可通段耳。本銘𥄗字以文義推之乃段為詢。」(兩攷六十七頁至六十八頁縣妃毁)

林潔明曰：「𥄗字从大从目，說文所無。容庚謂說文有𥈅从三大三目，則必有从目从大之字是也。郭沫若以為字从目从矢，定為瞬之古文。按字顯然从大从目，非从矢。郭說殆非。孫詒讓釋為臭，於銘文義無所適，亦非。說文𥈅𥈅並訓大哭，从目从大，已

見大之意不必二目。余謂哭殆㕦。㗊之初文。本義當指人目之大。引申為壯大。哭訓大於銘文亦可通。𨽍𣪘。哭㠯體邲櫓白室。意謂大大體邲櫓白之室。室內助也。𨽍𣪘蓋犀白之女。嫁於𨽍白者也。



⿱罒大 說文所無

⿱罒大尊

<2135> 見 賣⿱罒大△



⿱罒大尊又 作⿰阝⿱罒大

<2135> 從 ⿰阝⿱罒大△

公亥歷

洛于官

a,b 陳夢家曰「作器者名或从阜或省字近于說文睦之古文或是睦或陸字睦陸古相通用同訓厚」(金選一六二頁西周銅器斷代⿱罒大尊)



臦大　說文所無

伯侯父盤

白(伯)侯父媵叔媯臦大母盤〈2899〉

a 阮元曰:臩字从臦从大省廾。說文云:臩,驚走也,一曰往來也。从夰臦。周書曰伯臩。古文臦,古文冏字。徐鉉等曰:臦,居況切。臦猶乖也。臦亦聲。言古冏字未詳。案冏字薛書父乙鼎作𦣞,單从鼎作𦣞。冏从京得聲,故上从丛,山也。絶高謂之京。下从𠦁者,兩張弓相背之形。義同於弜。蓋冏義為闓明,故从𠦁取其明辨也。此臩字从𠦁,是也。說文从臦,當是後世繁文。(積古卷八二頁伯侯父盤)

a 孫詒讓曰:案臦大阮款識釋為臩,舊釋从之。然篆文从二巨相背與臣字不同,必非臩字。攷後巨中盨巨中作寶盨盨字(攈古

一之三正从此為聲𦖞與甫古音甚遠其誤益明竊謂當从兩巨相背大即矢之省當為榘之異文後矩叔壺矩作𥎿蓋作𥎿本卷前矩父敨（攈古一之二）一伯矩尊伯矩彝又卣矩並作𥎿（攈古一之三）一並省矢為大此但增反巨形耳巨與甫聲古音同部故可相通借以諸器互證足以明之矣』（餘論卷二第十七頁伯侯父盤）

a

強運開曰『𦖞大白厌父媵叔口𦖞母盤說文𦖞驚走也一曰往來皃从夰臦聲周書曰伯𦖞臦古文冏字按釋文冏亦乍臩運開竊謂𦖞訓驚走从臦於義無取臦為兩臣相違聑則兩耳相對耳有所聞乃始驚走小篆乍𦖞蓋由臦聑形近致譌且𦖞从耿耿从耳从火𦖞冏臩同字與𦖞同同音細案拓本大之兩旁隱有二筆似係乍夾未經剔清證以毛公鼎耿乍耿蓋亦从火

是㚇當即為𦥑之古文可以無疑矣　[illegible][illegible]尊尚書冏命釋文云冏亦㠯㒩此篆與㒩形極相近當亦𦥑之古文也」（古籀三補卷十第六至七頁）

a 高田忠周曰『按䈕字古文作匠或亦作𠥿㚇形與此同字固謂此古文酺字也从大與夫同均皆人體象形此夫兼取聲也又非為象形朱氏駿聲云頤曰頰曰酺頤內之牙牀骨曰頰車易咸咸其輔頰舌虞注耳目之間偁輔正可見其義後世字亦變為形聲作酺說文酺頰也从面甫聲是也經傳皆借輔為之故許氏輔字解曰人頰車也即泥經義而然耳但車兩旁有輔相助防傾側也其狀與頰酺相似故初先借輔為㚇而後字亦作酺古今文字變異往往見此類也然則㚇輔古今字輔酺古今

字．鞴字專段借為備助字．又段借為酺類字．本義卻罕知矣．阮氏元說云．此䨮字从亞大省川．說文䨮驚走也．一曰往來也．从亣亞．周書曰伯䨮．古文囧字．徐鉉曰．亞居況切．亞猶乖也．亞亦聲．言古囧字未詳．案囧字薛書父乙鼎作𠍴．囧从京得聲．故上从丛山也．絕高謂之京．下从北者．兩張弓相背之形．義同於弜．葢囧義為闇明．故从北取其明辨也．此䨮字从亞是也．說文从亞當是後世繇文．此說妄矣．𠍴為業字．詳于業下．（古籀篇四十六第一四頁）

夫 盂鼎 〈0676〉

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

人鬲千又五十夫

舀鼎 〈0679〉

我既賣女五□夫□效父

用償徙誕賣絲五夫

非出五夫□□詣

受絲五□夫

匡衆厥臣廿夫

寇舀禾十秭

用衆一夫曰𢫚

用絲三夫頴首

又臣□□一夫

人五夫

克鼎 〈0675〉

錫季右善夫克入門立

王乎尹氏冊命善夫克

善夫克鼎 〈0662〉

王命善夫

克盨 〈1496〉

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自之年

王令尹氏友史趛典善夫克田人

散盤 〈2927〉

凡十又五夫

夫正質矣舍于散

田凡散有司十夫

鄧公簋 〈1277〉

不敢屯夫人絲作造

用為屯夫人隣讀簋

嘉賓鐘 〈0030〉

用樂嘉賓父兄

及大夫朋友

郘公華鐘 〈0057〉

台樂大夫

曾姬無卹壺



k 大匜

〈2828〉 聖趣之夫△人 曾姬無卹

〈1376〉 王令命善夫△豖曰謂趞趩曰



l 邾公牼鐘

〈0048〉 台匽 大夫△



m 輡侯鼎 幽夫赤舄 即禮記玉藻之幽衡

〈0671〉 幽夫△黼



n 吉父簠

〈1413〉 善膳夫△吉父 作旅簠



o 大鼎 膳夫 夫作大

〈0666〉 大臣氒十友守 王乎呼善夫駿召大△臣氒十友入攼 大△拜稽首 大△其子子孫孫萬萬年永寶用



p 攻吳王監 夫差

〈2986〉 攻吳王夫△差 擇氒吉金



q 蔡侯鐘 大夫二字合文

〈0054〉 大△夫△ 均子

〈0569〉「軍睿夫肖不口圓氏口口口口」〈0672〉「師㝨足師俗嗣邑人佳小臣善夫守口官犬」〈0802〉「畜夫乍且丁寶障彝」〈1332〉「善膳夫沕梁其乍朕皇考惠中仲皇母惠妣障簋」〈1338〉「王命君夫曰君夫敢每敏甹揚王休」〈1384〉「厥毗口又五十夫」「錫圔庶人六百又六十夫」〈1497〉「章畢之畱夫邑兩从田」「善夫克」〈2124〉「揚賞小子夫貝一朋」〈2985〉「吳王夫差擇卒吉金」〈3156〉「攻敔王夫差自乍其元用」〈0672〉「眔奠人善夫官守友」

m 孫詒讓曰「夫讀爲黼，夫甫二字聲近古多通用。說文皿部簠，从皿甫聲，古文作医，从匚夫聲。阮款識叔邦父簠作[illegible]，薛款識陳逆簠作笑，是其例也。幽與黝通，毛詩隰桑傳云幽黑色也。詩小雅采菽云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毛傳玄袞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此呂玄衮衣與幽黼同錫，與詩文正可互證」（拾遺下十八頁周韓戾白晨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夫，大夫也。从大，一，一以象先簪。按古作夫（郘公華鐘），或以大為之（大鼎善大即膳夫）。秦刻石大夫作夫二。蓋夫與大初皆作夫，象人正立形。其後分為兩音兩義，乃加一為夫，以別於大。古女或作女（父乙器婦字偏旁），母或作母（母父丁器），則一非象大夫之簪也」。

（文源）

m 吳闓生「幽夫」釋為「絲弁」，曰：「絲弁本作幽夫，郭云當讀幽黃，然此與衣為弁言，當以弁為是。且幽亦非幽」（吉文卷一第二十至二十一頁伯晨鼎）

周谷城曰：「說文云：夫，丈夫也。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凡夫之屬皆從夫。照這個意思看，夫衹是長人

祇是大個子或如上海話所謂大塊頭。農夫云云，祇是農場上的大個子或大塊頭」（古史零證三三頁農夫田民兩級考）

高鴻縉曰：「按夫，成人也。童子披髮，成人束髮，故成人戴簪。字倚大（人）畫其首髮戴簪形，由文大（人）生意，故為成人意之夫。童子長五尺，故曰五尺之童；成人長一丈（周尺），故曰丈夫。偉人曰大丈夫。許言漢八寸為周一尺，人長漢八尺也。至妻之對曰夫，或丈夫，皆是借用」（字例二篇二二九頁）

m 周法高曰：「白川靜謂伯晨鼎『幽亢、赤舄』，郭氏大系據孫詒讓釋為黼黻文章之『黼』。周禮典絲『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孫說引詩『玄衮及黼』，箋云『黼，黼黻絺衣也』。金文無幽黼之語。此夫字形之字釋為黼頗有問題，文錄釋為絲弁頗有疑問。白川氏並比

1367

𡗝

𡗝[a]

𡗝 說文所無

𡗝 衍簋

𡗝 衍乍寶㲃 〈1198〉

孫詒讓曰「金文又有云𡗝衍作寶㲃其字从夫从古亦說文所無竊疑亦即𡌴字之省蓋古文𡌴字从𡈼據毛公鼎𡌴字偏旁𡌴字古文如是作多父盤作𡌴下半與古形尤近斷取其下半為𠦝箸口則成古形非从十口之古字也」(名原下二五頁)

⿰畐夫 說文所無

遇甗 遇使于⿰畐夫侯

〈0817〉 師雍父肩史遇事于⿰畐夫侯

彔簋 伯雍父來自⿰畐夫

〈1314〉 𨸏雍父 來自⿰畐夫

⿰畐夫鐘 ⿰畐夫其萬年

〈0061〉 ⿰畐夫其萬年

⿰畐夫侯之孫鼎

〈0443〉 ⿰畐夫侯之孫陳之鼎

⿰畐夫鼎

〈0345〉 㠯作寶鼎

王孫鐘

〈0060〉 余𡧊宏龏 恭𢑞屖

〈0631〉 師雍父省衜至于⿰畐夫

〈3012〉 剌𤔲(?)㠯𢑞鎛(?) 舒遟

阮元曰「割字與蓋通禮緇衣引書君奭割申勸寧王之德為周田觀文王之德鄭注云割之言蓋也此割字正似周義通蓋又可借作祈匄之匄焦山周無專鼎用割眉壽割字正如此舊釋作周旁匕形非也」（積古卷三、十頁宗周鐘）

「吳榮光曰「𫎇應是周夫二字或即𥎦字𥎦射為箭也見廣韻」（筠清卷四第二十三頁周𪚦形鼎）

「徐同柏曰「舒左旁象兩舍相對形右旁从夫」予音義相近蓋舒之異文春秋傳「舒徐人取舒注舒國今廬江縣」玉篇引作郐說文郐地名今按古國邑字每省邑旁玉篇以郐爲舒近是」（从古卷十五第二十頁周𪚦敦）

「潘祖蔭曰「張孝達說左夫右舍當是舒字右畔上从余鐘鼎余皆如此舍余古同聲古音余讀如書如讀荼為舒之比舍有除義聲義皆从余無疑此右下从口小篆从口上从余者籀篆省變耳說文於此字不詳其得聲之由恐許氏說或未盡也左畔从夫者舒从予聲予夫同部聲近或亦可从夫聲」（攈古一冊十七頁𫎇鼎）

b 吳大澂曰「𩰬古𩰬字从夫从舍伯𩰬父敦」（古籀補二十一頁）

孫詒讓曰「伯淮父敵云白淮父來自𩰬此為地名攷釋家咸不辨為何字今諦案之左从夫甚明右蓋从憲省說文心部憲敏也从心目害省聲金文伯害鼎作□井人鐘作𠬝揚敵作𠬝皆从目从害省說文宀部害傷也从宀口言从家起也丰聲此即从害省故此亦作□毛公鼎害字作𠬝與此略同寚之變體也又鼎文云𩰬匕寶鼎𩰬从夫从害瑑畫絕明析古亦無此字舊釋為𡟭或作舒竝誤 以聲類求之當亦𩰬之異文散氏盤有𢛳字作𢛳又作𢛳亦變寚為害 此从阮文達或釋為浛誤正𢛳𢛳同字之比例以相參證□之為𩰬益無疑矣……

𩰬音義無可攷 以字例攷之當即𢛳之或體蓋規矍巨方同為正形法之器而篆文規字从夫 巨字則小篆作𢀜說文工部云規

巨也从工象手持之或作榘从木矢矢者其中正也金文如白矩鼎作𢀜矩尗壺作𢀜則變矢為夫而省木（省木與今或體同又有从大者甚多亦大之省）是矩字亦或从夫竊疑憲字古或从夫與規矩字略同與訓敏字从心小異（敏德為周禮師氏三德之一鄭注云在心為德故从心）蓋規矩憲三字同訓法（說文夫部規有法度也爾雅釋詁憲矩法也）故或皆从夫其義恉亦自同條共毋也（名原下二四至二五頁）

高田忠周曰『今依篆形論之从夫从害尤明顯者害作[害][害]例甚多詳見害下但𢬵字今字書所不收此即古字逸文也然段借為害又為匄匄害通用經傳恆見即此篆以夫為形義从害為聲可知矣又按說文搳擖也从手害聲又擖訓刮也一曰撻也又刮訓掊把也轉為刮摩也即知搳字義謂弄手此从夫夫與大同意大與人同意人手取害此或為搳字異文手又按說

文害从宀从丯斷非是謂害字古文作[illegible]又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疑絜字象形古文害絜古音同部故害从絜聲也然則此篆或為契字手大夫固通从絜聲與从㓞聲元無異也說文又有偰字高辛氏之子堯司徒殷之先也从人契聲左傳八元之一銘意或當為此字然偰亦元作契虞書曰讓於稷契暨皋陶可證大人均皆同意契偰亦疑元同字而稷契字最古文作𡨦疑初借契為𡨦後又作偰以分別而又或作㨗 又或謂右旁[illegible]形與害不同此亦上文規字之變作[illegible]者為變形又作[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之合變而又變作[illegible]與害稍混規害古音轉通故用為匄耳』(古籀篇三十九第二二至二三頁)

高田忠周曰『按字形从夫从害顯然者而字書不收當謂古字逸文已收夫部然亦推字形夫者丈夫也人也人手取害疑為

揩異文耳。蓋其字从手者取于近，从夫者稍遠而實同意也。此字金文段借為害為曷其為害聲尤顯然也。假令此為特字固當段借為揩字今兩存耳』(古籀篇五十四第四一頁)

參閱2115條沙孟海說

郭沫若曰『〓國之名屢見，當即荊舒之舒，亦即徐楚之徐，南國中徐楚為大邦。自殷亡以來累世與周為敵，周人忌其名，則稱之為荊舒。春秋僖三年言徐人取舒，徐舒為二者，乃徐人疊受周人逼迫，由其淮水流域之故居已移植至江水以南，（徐器多出今江西西北部）其殘留於舊地臣服於周之部落。後乃沿用周人所呼之名，故徐舒遂判為二耳。舊稱徐為盈姓，羣舒為偃姓，盈偃均𣎆聲之

轉也』（兩攷五十九頁至六十頁[illegible]鼎）

吳闓生曰『徐於金文為郐亦作鈇㝬㝬即鈇之異文簠簋之簠或從㝬鈇作𣪘知㝬鈇為一音也徐舒同字詩荊舒是懲史記作荊荼左傳舒州史記作徐州阮本有𩛥王作𩛥鄃安本有盨王之鄃从余从予當亦舒之異文』（吉文自序六至七頁）

柯昌濟曰『㝬字从夫从𡇒說文所無字當與師雍父鼎㝬字為一字从夫从𡇒聲舊釋舒余釋為胡字』（韡華三八頁㝬鼎）

徐中舒曰『㝬金文簠從此作𣪘應釋為甫』（考報第二五冊六〇頁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

周法高曰『金文中有㝬字
史（使）遹事于㝬侯（遹甗）

白雝父來自䣈蔑彔曆（彔毁）
𠑇侯之孫陳之鼎（𠑇侯之孫鼎）
擄古錄金文卷二之三頁七十白淮父敦按即彔毁下引徐籀莊說
舒左旁象兩舍相對形右旁从夫夫予音義相近蓋舒之異文春秋僖三年徐人取舒注舒國今廬江縣玉篇引作鄃說文鄃地名
吳大澂說文古籀補
古舒字从夫从舍
案此字當從害夫聲金文或作䛊從害丮聲小篆作舒說文
四下予部
舒伸也从舍从予予亦聲

舍可能是害的譌變，予聲。夫、凡、予都隸古音魚部，所以能够相通。害、會字同意，都象下器上蓋中有器實之形。害、會、蓋（盇）古音同屬祭部，聲紐同屬舌根，音義也相近。說文四下刀部：「割，剝也。从刀，害聲。」段注：「釋言曰：蓋、割，裂也。尚書多假借割為害，古二字音同也。釋言：舍人本蓋作害。明害與割同也。鄭注緇衣曰：割之言蓋也。明蓋與割同也。」

金文編卷一頁十二蓋字下，卷五頁二十盇字下收盇。

說文七下宀部：

害，傷也。从宀，从口。宀、口，言从家起也。丯聲。非其初義。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卷八頁十三魯士浮父簠下云：「謹案：西清古鑑鑄公簠簠作□，从□五聲，□為古會字，器有蓋者之通稱。與此三器文并同時。湝□為異。郭氏卜辭通纂考釋頁一一一三：「攷金文簠字，鑄公簠作□，旅虎簠作□，作□，交君簠作□，乃象下器上蓋而中从五聲。唐蘭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頁大二：「郭氏援簠盃作□為□等形為下器上蓋之證，然据季宮父簠之□，从匚，□聲，則□為□，即□之變。」當釋為害，非器形也。案：唐讀□為害是也，然謂□為害，則非。害和簠聲韻俱隔，不能通假。當釋為從害五聲，而害字則象下器上蓋之形，和會同義（金文編卷五頁二五會作□、□諸形）。有釋□為𫓧者，亦非。金文編卷五頁二五收舍字諸形，作□等，和害

傷害字孳乳為从刀害聲的割。金文中害假為匄或曷。（字形不同。）

噩侯鼎。

王南征伐角𩰫。

大系頁一〇七「角𩰫未詳，疑是羣舒之屬」。

案角𩰫疑即舒蓼。

左傳文十四年「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

杜注「即羣舒」。

春秋宣八年經「楚人滅舒蓼」。

杜注「舒蓼二國名」。

孔疏「舒蓼二國名者，蓋轉寫誤，當云一國名。案釋例土地名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為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

阮氏校勘記「陸粲云羅泌曰蓼與舒蓼別舒蓼皋陶之後偃姓若舒又是一國僖之三年滅矣杜氏分舒蓼為二國名孔氏遂以為即文五年楚所滅之蓼皆臆說也按陸粲云是」廣韻蓼字有力竹切一讀隸屋韻三等來紐角字有盧谷切一讀隸屋韻一等來紐古音同隸段氏第三部故得相通

宗周鐘

及孳迺遣閒來逆卲王南尸(夷)東尸(夷)具見廿又六邦……㝬其萬年畯保三或

大系頁五一謂「卲王即昭王」㝬亦即昭王名瑕之本字字當从害聲與瑕同紐唐蘭謂「厲王名胡胡㝬音亦近轉」案瑕胡古音雖同隸魚部但從形制諸方面觀之當以唐說為近理容庚金文通考p55也定為厲王時器

王孫遺者鐘

余圅(宏)龏(恭)⿺大舍屖敗愳(畏)誋(忌)趩趩

綴遺齋彝器考釋卷二頁十九「⿺大舍辟謂羣舒君長之屬」

大系頁一六一「⿺大舍屖音讀當如舒遲意亦趍是(屖字余舊釋為辟非是)」

吉金文錄卷二頁九「⿺大舍與⿰舍夫同吳云即荆舒之舒舒又與徐通詩荆舒史記作荼左傳舒州史作徐州時荆舒皆僭稱王此王孫亦徐之王孫故云⿸厂⿰口卩恭⿺大舍辟也」于省吾雙劍誃吉金文選卷上之一頁十四引吳說同

楊樹達王孫遺諸鐘跋「尋䰟三字石經書大誥予惟小子予字古文作()此即余字也說文謂余从八舍省聲石經古文从舍聲不省也⿺大舍字从舍聲舍余古音同⿺大舍實假為余字□

龔䇂辟害敬事我君也」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四）學原三卷二期 P32

案此二字仍當釋為䇂屖。金文編卷八頁十七也收在屖字下。（以下參1148屖）

上面所講，可以歸納如下。

1. 䟽從害夫聲，䭫從害丮聲，即舒字。
2. 䣄侯鼎的角䭫即舒蓼。
3. 宗周鐘的䟽即厲王胡。
4. 王孫遺者鐘的䇂屖讀為舒遲。
5. 大𣪕的䭫章讀為杼璋。（零釋一二五至一三二頁釋䭫）

c

吳其昌曰「䵶即昭王之名之本字，其字從害，聲害，割古為一聲，爾雅釋言蓋割裂也，釋文蓋舍人作害。又書大誥天降割于我

家釋文馬本作害又廣雅釋言害割也又書堯典湯湯洚水方割詩唐譜正義引作方害皆害割一字之證也而凡從叚得聲之字古音皆讀為格如金文中之王各格經典中無一不作王假是也又叚假瑕古實為一字周禮典瑞注晉侯使叚嘉平戎于王釋文本又作瑕亦作假是其證也又如禮記檀弓之公肩假漢書人表作公肩瑕害割一字瑕格一聲故害瑕為同聲字爾雅釋言害裂也廣雅釋詁二瑕裂也則瑕害又為同義字故昭王實名為歇後世作瑕者乃同聲同義假借之譌別字也（麻朔卷二第一五頁宗周鐘）

吳其昌曰鈇徐同柏釋為舒是也然證據殊不充分蓋古者舒鈇鈀二字互通從邑從予從夫同義邑字古金文作𠮛蓋象人

側形而夫字與天字同字。後漢書列女傳曰夫者天也。可證古金文作⿱大大蓋象人正形。故夫猶人也。文選東京賦人懷貞節。薛綜注夫猶人也。左氏襄八年傳夫人愁痛。杜注夫人猶人人也。莊子田子方見一丈夫釣。釋文本或作丈人。皆可證。同象人形。故從邑從夫同義。至於從予從邑則又互通。春秋僖三年經徐人取舒。杜注舒國今廬江縣。王篇引作⿰舍阝。說文亦云⿰舍阝地名。可證。再推廣而言之。則凡⿰舍夫舒⿰舍阝舍余叙徐。亦一字耳。蓋⿰舍夫舒⿰舍阝皆從舍得聲。最初只有舍字。其後各增所從耳。故舒即通舍。楚辭懷沙舒憂娛哀。史記屈賈列傳引作舍憂娛哀。即此一端可證。舍既通舒。而余亦通舒。爾雅釋天四月為余。釋文余本作舒。可證。又李巡注曰四月萬物皆生枝布葉故曰余余叙也亦可證。知舍與余亦互通矣。余又通徐。易困象辭來徐徐。釋文王肅本作余余。可證。故舒亦通徐。爾雅釋天太歲在辰曰執徐。李注徐舒也。詩野有死麕舒而脫脫兮。毛傳舒徐也。是舒徐為轉

注可證又春秋哀公十四年左氏傳夏四月陳桓執其君寘于舒州而史記齊世家作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尤古說相傳舒徐碻為一地之明證也徐又通䣄周禮雍氏注伯禽以出師征徐戎釋文徐劉本作䣄可證故䣄王義楚鍴先師王先生以為即徐王是也蓋從邑即為人之側形與從人固無異也如是輾轉互通而實維一源故知鈇即舒舒即徐也徐即淮夷也故常武之詩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如雷如霆徐方震驚鋪敦淮濆截彼淮浦濯征徐國徐方既來與此數器相參證矣雖僖三年經有徐人取舒之文明以後徐與舒析為兩地故漢書地理志廬江郡有舒縣臨淮郡有徐縣各為一郡之治然疑宣王初年舒與徐未必遂為二地也』(麻朔卷五第五至七頁家鼎)

陳槃曰：舒，或作郐，或作荼，或作舍，或作鈇，作𨥁，作鋘，作𨱎。金文有叙字，周法高讀作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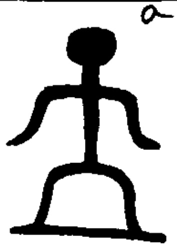
亦或作徐，作徐，作余，並詳上陸玖徐國。

案：舒與徐雖可通作，然春秋時代已有舒，復有徐，亦是史實。僖三年經：徐人取舒。舒在今安徽舒城縣。又有舒蓼、舒庸、舒鳩、舒龔、舒鮑、舒龍之屬，號為羣舒（文十二年左傳、注、疏）、眾舒（宣八年傳、疏），是其證。

舒之與徐，蓋本同而末異。舊說：舒，偃姓；徐，嬴姓。氏與姓並音近字通（參下壹百捌六姓）。此其一。舒，據云皐陶後（或作咎繇，同，詳後），而徐，伯益後。皐陶與伯益，舊有父子之說，或則以為同族而異支。要之，二者殆必有親屬關係（參上壹壹壹秦始封下、壹壹柒鄭姓與始封）。此其二。羣舒所在之舒城、廬江，北去今安徽泗縣之古徐城，不過五百里。徐于西周為方五百里之大國，舒亦方百里（鹽鐵論險固篇），則徐之南疆當與羣舒

錯壞、是國土亦比近矣、此其三、但春秋之際、徐、舒何以分化為二、此則書闕不具、今亦無從知之矣」(譔異三冊二八九至二九〇頁)

十楊樹達曰、「方濬益氏釋舍辟為羣舒君長之屬、蓋讀舍字為舒、余謂非也、尋魏三字石經書大誥予惟小子、予字古文作舍、此即余字也、說文謂余从八舍省聲、石經古文从舍聲不省也、舍蓋即舍字、别加聲旁夫、舍夫同模部也、舍余古音同、舍實假為余字、圅龏舍辟言敬恭我君也、舍武編鐘云、舍武于戎攻(小校經閣壹之拾捌下字作舍、貞松堂壹之叁下録摹作余、)余亦假為余、與此器正可互證、或疑銘文既有余字、此不當作舍、然金文中同一字以異體作之者多矣、不足怪也。」(積微卅九頁至四十頁王孫遺諸鐘再跋)



立

立卣父丁卣

〈2563〉 立卣 父丁



立鼎

〈0315〉 立作寶 尊彝



史獸 鼎

〈0652〉 尹令史獸立 王于成周



國差𦉜

〈2999〉 國差立 事歲



蓺孔為位周禮故書小宗伯掌建國之神立注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

頌鼎王各大室即位

〈0674〉 即立位 立中廷



吳方彝

〈2444〉 宰朏右乍冊吳 入門立中廷



趞曹鼎

〈0656〉 井白入右趞 趞立中廷



同簋

〈1367〉 𠂤白伯 右同 立中廷



元年師兌簋

〈1356〉 即立位 同仲右師兌入門立中廷



諫簋

〈1370〉 [illegible]就立位 𤔲馬共右諫入門立中廷



害生簋

〈1387〉 [illegible] 王立位



毛公鼎

<0680> 雩乃朕立位 以乃母 童勳余一人在立位



寰盤

<2924> 立中廷



克鼎

<0175> 即立位 立中廷



師嫠簋

<1368> 即立位



師酉簋

<1374> 公族𤔲釐入右師酉立中廷



格伯簋

<1362> 乎書史戠武立𢊁成壆



休盤

<2922> 即立位 立中廷



孫弔師父壺 卬立宰 意當為大宰

<2827> 卬立宰 孫弔其

<0058> 台以肅祗光朕立位 台肅光朕立

<0661> 井白內入右剌立中廷

<0664> 即立中廷北鄉

<0668> 立中廷

<0672> 即立位 嗣馬共右師晨入門立中廷

<0677> 即立中廷 盂告𠭯口即立位 即立

<1363> 𡨦弔叔右趞即立位

<1365> 即立位 宰倗父右望入門立中廷

<1369> 即立位 立中廷 既俊才

立（在）位」〈1371〉「即立位」「立中廷」〈1375〉「即立位」〈1383〉「井白（伯）內（入）右師虎即立

中廷」〈1384〉「王立位于圖宗土（社）南鄉（向）」〈1385〉「即立位」「毀白右師兑

入門立中廷」〈1390〉「焚季入右卯立中廷」〈1392〉「即立位」「立中廷」〈1454〉「立為

旅須」〈2151〉「穆公又佑盠立中廷北鄉（向）」〈2625〉「佳王五年奠冂陸冥再

再立事歲」〈2836〉「即立位」「立中廷」〈3019〉「陸猶立事歲」〈3020〉「口口立事歲」

a 阮元曰「案子立一上。一者。祭位也。立乎其位。所以承祭也。立古位字。从大立一之上。說文以大為象人形。此銘一上作人形。即古立字也。」（積古卷二、十七頁子立敦）

王筠曰「積古齋頌鼎頌壺頌敦皆曰王各大室即立是位字。又曰頌入門立中廷是立字。一器而兩義皆見焉。蓋人不行謂之

立因而所立之處亦謂之立以動字為靜字也後乃讀于備切以別其音遂加人旁以別其形耳』（釋例三六六頁至三六七頁）

d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立涖通說文作埭臨也』（攈古卷三之一四十八頁齊國差𦉜）

林義光曰『說文云立从大在一之上按象人正立地上形古作立伊𣪘彝變作立格伯敦』（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位列中廷之左右謂之位从人立會意也管子心術篇位者謂其所立位義近古唯作立後人加人以作位耳位元謂立于廷轉為爵位祿位義又轉為凡齒列之意又為坐席之偁矣』（古籀篇三十一第四二頁）

高田忠周曰『說文立住也从大立一之上大人也一地也易恆君子以立不易方此字之本義也說文篆文从籀文大故上形

作亣古文當从大如此篆大字元象人之正視形人作亣者其側視形也人大元皆作亣大後省略作乂大未失其本形也如籀文大作亣與六字稍近似非正者也』（古籀篇三十九第三二頁）

商承祚曰『古之造字者仰觀俯察近取遠取依類象形以成其文譬之圖人形必具一頭一手兩足而為大天在人上故畫一于上而為天或作一點于人頂而象渾然之天如夫知地字必有作一點于下而為太者後世不識以為太字有天必有地地在人下故畫一于下而為立此固核之事實揆諸情理而必然者且物必有偶也言山必及水言草必及木言鳥必及獸言蟲必及魚蓋造字者觸類比物而并圖之為當時實有與適用習見之物而成則天立二字又何獨不然今偏捻古文字有天而

無地其近于地意者惟立而已殷文立字文義殘闕莫由考繹
金文用為立與許書同(立中廷)或用為位(即位)無直接用為地
者但位之義與地意近立于其地位因其地故得其位音則間
接立之于地若求其音則相同疑立本地字後段用為立為位
因陳相從遂亡初義(如大本人字後有側視之人以大為正視
之人面積特大或段為大小之大音亡而義存)而古文經籍中
又無訓立為地義者是何故與此疑予蓄之數年而不能決書
之以待達者(中山第六冊四九五四至四九五五頁立字質疑)
于省吾曰周禮鄉師及窆執斧以涖匠師司農注立讀為涖爾
雅釋詁涖視也史記范睢蔡澤傳明主立政索隱立涖也國差
𦉜國差立事謂視事也此言立 工工亦事也(雙選上二第四頁
史獸鼎)

陳小松曰「國𡚁文事歲謂國佐監涖工事之歲考周禮大宗伯職「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鄭注「故書涖作立鄭司農讀為涖涖視也」小宗伯職「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鄭注「執事大祝之屬涖臨也親斂者蓋事官之屬為之」賈疏「案大祝職云大喪贊斂明大祝執事小宗伯涖之」凡周禮之涖某事皆卑者為之尊者涖之」(中央三二國佐鑪為齊人鑄以祀大正者說)

楊樹達曰「立當讀為涖涖事猶言涖政也」(積微四十一頁工師佸鑪跋)

高鴻縉曰「說文𡗓 住也从大立一之上力入切」臣鉉等曰大人也一地也

饒炯曰指事立者兩足丽地無所偏倚義與行對古人行禮為表人立於前因名其處亦曰立後始加入以為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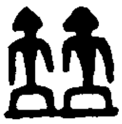
按立本為動詞後借以名其所立之處始為名詞从大(人)立地上以一表地之通象故為指事字(字例三篇一〇頁)

齊文濤曰「立事歲」是齊國習見的紀年格式對于「立事」各家有不同的解釋我們認為「立事」即是主持國家的祭祀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蒞事」嘗是祭祀名爾雅「秋祭曰嘗」大公即姜太公蒞事即立事大意是說十一月乙亥這一天在姜太公的廟裏舉行秋祭由慶舍主持其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見左傳成公十三年)可見古代是非常重視祭祀的大概只有把持政權的人物才有資格主持國家的祭祀齊國這時當權的人物是慶舍的父親慶封只是由于慶封

「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慶舍才有資格「立事」，春秋時代齊國「立事」的人物除了這個慶舍之外，還有見于金文的國佐（國差罎），現在知道還有本銘的公孫竈，都是顯赫一時的人物，田氏代齊之後，所有「立事」之人，則全部都是陳氏，無一例外，就充分證明這一點，我們同意把「再」「叁」「四」理解為立事的屆數，至于多少年算一屆，在什麽情況下更換「立事」人，則尚待研究（文物一九七二年五期一三至一四頁概述近年來山東出土的商周青銅器）

〈大6〉「𠷎王立。位」〈大14〉「郎立。位」「公族𨙸入右牧立。中廷」〈大15〉「師毛父郎立。位」〈大16〉「郎立。位」〈大18〉「郎立。位」「宰曶入右𢍰蔡立。中廷」〈大24〉「妥立。余小子」〈大26〉「穆公入右戠立。中廷」〈大27〉「毛白伯內入門立。中廷」〈大50〉「畯峻疐才在立。位」



a

並 並爵

<1512>

「竝」



b

辛伯鼎

<1625>

「辛白伯其竝受」

a 高田忠周曰「按此最古象形文但人戴笠而立」(古籀篇三十九第四一頁)

高鴻縉曰「說文竝併也从二立」蒲迥切

朱駿聲曰今隸作並

按取二人並立之意動詞亦用為連詞」(字例四篇四五頁)

𣇪 普 今俗作替

嗇生盨虔夙夜尊求不普德 〈1387〉「虔夙夜尊求不替德」

林義光曰「說文云暜廢一偏下也。从竝白聲。暜或从曰。朁或从兟从曰。按古作𣇪嗇生敦不从竝亦不从白。替廢也。从甘即从口

古魯字曾字或从口或从甘。从二欠。欠張口蘇气也。口二欠者倦極也。俗謂代爲替

亦由倦極思廢之義引伸」(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暜廢一偏下也。从竝白聲。六書故引作廢也。一曰偏下也。又或从曰作暜。或从兟从曰作朁。而漢毋廟石闕銘杞鄫漸替字亦作替。殆與訓曾也从曰兟聲朁字同。然兟兟聲遠。此朁替相近而誤手書大譜。不敢替其命。替亦替之俗變。而漢書翟方傳作僭。即知古人亦多此過矣。又說文日部普日無色也。从日从竝。替普形近而音義劃然分別也……按此銘稍

有疑者也。然果是非屢器耶。此篆當經傳替字。漢人作㚝。亦或㚏之變。而作㚏㚏皆㚏之省略者。者絺字金文多用為豥豥。著古音同部。然著或作譖从絺聲也。因謂今隸作替。即替之譌。而替者暜之誤也。若作替自是別字。音義全隔。又說文作䁰或習之誤。只光形近易混故也。(古籀篇三十九第四一頁)

 a

辬　說文所無

〈2105〉

冊辬作父乙　辬尊

珏寶尊彝

a 阮元曰「班从玨，說文以為分瑞玉也。此从辬者，班古文作辨，儀禮士虞禮云，明日以其班祔。注云，古文班或為辨，辨氏姓或然，今文為胖。漢書王莽傳集注引孟康云，辨或作班，布也。斑字亦作辨，見文選西京賦。證以此銘，知辨為古辬字，繁文而从玨之字又其後起。經史班辨同字，益昭然矣。」（積古卷一、二十頁冊父乙尊）

a 吳榮光釋錫辬二字曰「其名从二立，小篆之竝字，即此字也。中為錫盡錫辬冊及弓矢，而辬作器，以錫辬二字合書之也。易王明辬受其福，書立政竝受此丕丕基，詩賓之初筵竝受其福，王尚書引之經義述聞以為皆讀如普是也。漢書借以為旁字」（筠清卷四

第四十六頁周竝匜)

a 徐同柏曰「埶古斑字从彡班聲」(从古卷三、九頁商斑尊)

a 方濬益曰「阮文達公釋斑竝為班謂班从玨說文以為分瑞玉也此从竝者班古文作辨引儀禮注古文班或為辨漢書注孟康云辨或作班，布也筠清館金文錄此銘龔定盦禮部釋為錫竝作父乙寶尊彝說曰其名从二立小篆之竝字即此中為錫蓋錫竝冊及弓矢而竝作器以錫竝二字合書之也易王明竝受其福書立政竝受此丕丕基詩賓之初筵竝受其福王尚書經義述聞以為皆讀如普是也濬益按古文錫皆作彡此竝中从彡乃勿字釋錫竝合文殊非據古錄依篆文釋

𨙸當矣惟此字為作器人名出自意造亦無從得其音讀耳
(綴遺卷十四．五頁冊父乙匜)

a 張廷濟曰樊積古齋錄此文中三點失摹吳侃叔明經東發曰竝班聲近義同復加扌為聲扌古七字張仲簠賓字卯敦樊攀字敢敢班字皆从之為聲班位也故从立班列也故从竝班別也分也故从扌復加三點于中則為斑矣積古齋曰班从玉說文以為分瑞玉也此从竝者班古文作辨儀禮士虞禮云明日以其班祔注云古文班或為辨辨氏姓或然今文為胖漢書王莽傳集注引孟康云辨或作班班布也斑字亦作辩見文選西京賦證以此銘知辨為古竝字繁文而从玨之字又其後起(清儀一冊七頁商尊)

高田忠周曰「吳榮光云．此鍚竝合文．其从二立．小篆之普字．即此字也．中為鍚．蓋鍚竝冊及弓矢．而竝作器也．易王明竝受其福．書立政竝受此丕丕基．詩賓之初筵竝受其福．王引之經義述聞以為皆讀為普是也．・按此說非是．此篆當為鬔字異文．說文⿰竝彡⿱髟竝桼也．从髟竝聲．此从彡彡．與勿旆字相似而自別．此則从人从彡．即㐱字．㐱稠髮也．或作鬒．从㐱从髟．元同意也．此彡非勿．而㐱．故或省从人．若夫勿旆字．不得省彡作丿．而此竝聲尤顯矣」（古籀篇四十六第一〇至一一頁）

a

、馬叙倫曰「孫詒讓曰、⿺辶竝疑是勿竝二字合文、竝為普之省、勿竝即勿普也、倫按說文、勿、州里所建之旗也、然非本訓、且為物字之義、郭沫若據甲文勿字作彡彡、謂是笏之初文、丿象前詘後詘、彡其文章也、倫謂古之笏所以記事、

猶今懷中日記簿也、禮記玉藻、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
笏蓋說文篰之同音轉注字、篰為簿錄之簿本字、篰、
說文、滿爰也、滿爰為版之緩言、版即簡也、簡以竹版以木
而已、故笏亦謂之手版、今所傳古笏、正象版形、亦可證也、
其前詘後詘者微屈耳、乃實何有於象笏之形、況其文
章乃在球玉象竹之中、安得於象形之笏上復箸文章、
且笏以記事、必取純質、是亦必無文章也、書堯典、平秩
朔易、史記五帝紀作伏物、疑甲文勿字乃易字、為金甲文
作[illegible]者之變體、借以為勿不之勿、金文勿字率作
彡彡彡彡諸形、與甲文中彡牛之彡同、甲文之彡[illegible]即犁
牛、詩之五十惟物、物為雜色牛、即犁牛也、故論語曰、犁牛之
子騂且角、山川其舍諸、謂雜色之牛所生乃為純色之牛、才美

可供祀牲也、物即犂牛、從牛、勿聲、勿古音如犂、犂音來紐、古讀歸泥、勿音微紐、微泥同為鼻音次濁音、蓋音轉耳、勿為𢒒之譌體、𢒒為耒之初文作ㄉ者之異文、本作力、後增丿或彡、表其發土所需之土也、說文、竝、併也、然竝立竝行之竝、實比字也、比扶則一字、竝當如比文作㚘、然猶當為㚘、蓋此為比校之比本字、故普字從之、普即竝之轉注字也、普從此亦自字之白得聲、白為鼻之初文、鼻古蓋讀如論語義之與比之比、莊子、不推誰其比憂、釋文、比、司馬本作鼻、是其證也、今北平謂鼻音猶如比、鼻音奉紐、古讀歸竝、亦如比矣、竝音竝紐、故轉注字也從白得聲作普也、㚘從二大、一高一卑、同在一地、乃會比校之意、傳寫譌為二立、經傳勿替字皆借替為㚘、此文㚘讀為勿比勿㚘皆可、凸（刻詞一三

九頁至一四〇頁父乙尊)

 a

 b

巤 師寰簋「余用作後男巤尊毀」孫詒讓曰巤當為臘之省禮記鄭注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

<1381>「余用作後男巤△臘𩨨毀」(A.B)

 c

巤季鼎 <0565>「巤季作宫[illegible]氏行鼎」

a,b 吳榮光曰「龔定盦云籀文子字與巤同字詳說文子部及囟部叔重之意蓋曰巤本非子字而籀文以為子字也亦形近而假借之例此男子即囟部說解之左證」（筠清卷三第三十六至三十七頁周師寰敦）

吳大澂曰「疑古角字師寰敦蓋」（古籀補附録十三頁）

a.b 劉心源曰「巤石鼓文邋字偏旁如此荷屋引龔定盦說㠯為籀文子與此同非也巤乃人名或曰即臘字臘祭之器故云臘

尊敲（奇觚卷四 二七頁師寰敲）

a,b 孫詒讓曰「吳引龔自珍云籀文子字與巤字同詳說文子部及囟部叔重之意蓋曰巤本非子字而籀文以爲子字也大 形近而段借之例今案籀文子作□𡭴不與巤同說文巤字注云象髮在囟上及毛髮巤巤之形此與籀文子字同 蓋鄦君意以巤上巛囟與籀文子同不謂子巤同字段玉裁嚴可均桂馥𡭴謂同下當有意字其說最塙龔據今本說文爲說非也……巤當爲臘之省巤敲者臘祭所用之敲禮記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五祀鄭注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拾遺下十二頁至十三頁周師寰敲）

a,b 丁佛言曰「□用師寰敢蓋吳荷屋以為古巤字 □用師寰敲器許氏說毛巤也象髮在囟上及毛髮巤巤之形與籀文子字同

a.b

高田忠周曰「搬銘義元為䑕字省文叚借也說文䑕毛䑕也象髮在囟上及毛髮䑕䑕之形此與籀文子字同意同意者言籀文子字作𢀈云囟有髮臂脛在几上也𡿺形兩兩相同也此說極佳金文子字有作𢀈者又或作𢀈又孳字有作𢀈者許氏所云籀文子也又或作𢀈卜辭省作𢀈此等上形亦與此篆略合要作囟作囟又作囟均皆腦字原文後或加巛作𡿺巛以象髮囟𡿺囟同字耳然子孳字及䑕字皆从𡿺而䑕下形从𥉂省𥉂者多肉肥壯之詈也即知䑕元獸之毛䑕也轉亦謂人髮長美者字亦變作髮䑕䑕下曰髮髮䑕䑕也从髟䑕聲是也又髟䑕異文作毛䑕又作毳䑕从毛毛即鳥獸毛也毛䑕是䑕字自顯矣其或从豕與

豚同意。疑臘字異文，亦巤臘通用者也。字亦作犣，或云从豕从牛，皆元同巤。禮記曲禮豕曰剛鬣，以鬣為[豕巤]。通俗文豬毛曰[豕巤]。爾雅釋畜犣牛，注旄牛也。蓋義以謂牛字亦从牛，義以謂馬字亦从馬。耳朱駿聲云，按鬣即巤字，既从巛象形，又从髟，此俗體也。又釋畜青驪緐鬣騄，白馬黑鬣駱。舍人注馬駿也。左定十傳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漢書五行志注頷上鬣也。馬鬣字無作[馬巤]者。又七發翠鬣紫纓，注首毛也。鳥毛字無作[鳥巤]者。此說亦佳。唯云鬣為俗字，稍過於偏。鬣之出於巤，所以字孳益多也。然古者以巤兼鬣，後人却以鬣為巤，而巤字遂隱矣。又人部儠，長壯儠儠也。从人巤聲。疑亦鬣字異文，轉義人體長壯者髮亦當長美也。又手部擸，理持也。从手巤聲。蓋此巤亦鬣義，理鬣曰擸。此巤鬣古今字之證』（古籀篇四十六第一九頁）

周名煇曰囟部𠚍（師寰𣪘蓋）吳荷屋以為古鼠字。（𠚍師寰𣪘器）許氏說毛鼠也象髮在囟上及毛髮鼠鼠之形與籀文子字同二字原書入附錄　丁氏定為鼠字。今考定為𦐇字古文。

名煇案銘文云余用作後男𠚍尊𣪘丁氏所定蓋本諸孫詒讓（說見古籀拾遺卷下）近人以殷虛卜辭證之知此文从囟从毌而毌即羽翼之羽字（說參見上卷翼字條）故吳子馨輩咸定此文為𦐇余以為近人从羽之說雖是然上體从囟或作从囟既非日字更非立字則孫氏以為鼠字固非而近人以為昱翌字者亦不合也。囟字與皇字古文作𦤎者上體相似。汪榮寶輩以皇字以𦤎為象冕形雖誤（皇字為从日光形說見余跋秦始皇二世詔版）惟亦得其彷彿故余案囟為象冕之冃字古文說文冃部冒古文作𠕀从𠕀疑即囟囟之譌而冃部字如冕古金文作𠕀（公伐郐鼎銘文容庚釋）冑古金文作𦤎（盂鼎）其吕

卤形與囟囟网冃皆取象于頭上冠冕即今之帽字也从冃从羽即翬字說文羽部云翬飛盛皃从羽从冃此銘云余用作後男翬尊𣪕者後男其爵翬其名也則近人已有明之者不煩重述也』（古籀考卷中一五至一六頁）

高鴻縉曰『說文𩰬毛巤也象髮在囟上及毛髮巤巤之形此與籀文子字同良涉切

按巤乃牛羊豕馬等獸頭頸上毛俗名曰鬃从𡿺囟象獸頭頸上毛形非文字冃聲冃甲文翼字𦐊諸巤聲亦猶之甲文翼亦作𦐊之取立為聲也巤後人或作鬣巤作𩮜』（字例五篇一四八頁）

聞一多曰『金文巤从羽陳夢家云羽為聲符說文昱从立聲卜辭作翌或直作羽是羽古一讀如立而翌中之立則為注音聲

符。羽本音立。又加立為聲符。其用同於注音。立巤音同。是知巤本以羽為聲也。案陳說郛確。余謂羽羽即巤之初文。巤為獸毛之名。說文巤毛巤也。廣雅釋器巤毛也。通俗文豬毛曰[豕巤]。巤鬣[豕巤]同。亦為鳥羽之名。七發翠鬣紫纓。鬣謂鳥羽。此古語之孑遺也。又案卜辭翌又作[立昜][昜]。習本一字。說文習从白非是。而廣韻載從習聲之摺[習羽][石習][習欠][牛習]等字並有盧合切之音。習亦當從羽聲。習而音盧合切。此亦羽古一讀如巤之證也。廣韻[illegible]一作[illegible]

(聞一多全集 二 第五九七頁 璞堂雜識)





心 師望鼎

<0669>「穆穆克盟氒心△」



克鼎

<0675>「息𡢁乇氒心△」

冲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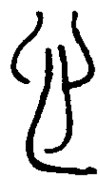
齊鎛

<0062>「余彌心畏忌」



散盤

<2927>「寍余肖敬氒心△」剔賊



王孫鐘

<0060>「余怒心舒予心△」



蔡侯鐘

<0054>「就志于忘△」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心人心也。在身之中。象形。古尚書土藏。博士說以為火藏。素問靈蘭秘典論。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管子心術篇。心也者智之舍也。』（古籀篇四十三第一頁）

高鴻縉曰『說文心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說以為火藏。息林切。

徐灝曰五經異義曰今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月令與古尚書同灝按博士所說乃五行本義博士漢醫官至今醫家依此治病不誤古尚書說則誤會月令祭物之義耳……凡艸木初生尖刺謂之心……詩凱風吹彼棘心禮器如松柏之有心也

按字本心肺之心而其用恒為心思之心心肺之心為循環系之中樞心思之心為神經系之中樞二者截然不同古人不知昧為一事後人習用視為固然英文中亦有時以heart替代mind其為仿自東方歟抑為東西文字之偶合歟未能明也又春秋時徐沇兒鐘偏旁心字作[illegible]則心下右出之筆不始于秦小篆也又心字為合體字之左旁者隸變作忄楷書作忄(字例二篇

九六頁)

聞一多曰『金文心作□或作□余謂□為心臟字□為心思字□象心房之形●為聲符兼意符●者纖之初文心纖古今字(音同部)作尖(釋名釋形體心纖也所識纖微無不貫也阮元云釋名此訓最合本義說文心部次於思部思部次於囟部糸部細字即從囟得聲得意故知心亦有纖細之義案阮說是也』(聞一多全集二第五二七頁(釋朱)

〈大24〉「□敬明乃心」〈大25〉「敬明乃心」〈大45〉「余既尃乃心」「余弘猷乃心」



悳 蔡子乳為德

命似君壹受乇德祈無疆

〈2833〉承 受乇多 陳侯因 純悳德  資鎛

〈1503〉令

嚳 昭女

宗十悳德



者沪 鐘

〈0058〉女亦虔秉不經悳

(A·B) 元頸乃悳(B)

孫詒讓曰說文心部□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从直心古文作□又彳部□升也从彳悳聲攷金文陳侯因資敦悳作𢛳盂鼎德作徝叔向父敦作𢔶陳曼簠作德虢叔鐘作徝𡨦德氏壺又省作𢛳並从省从𡈼从𡈼从𠀁甲文則作𢛳與壺文同攷金文𡈼字恆見皆當為省字舊釋為相誤如盂鼎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季娟鼎令小臣夌先省楚居皆是也說文乚部直正見也从十目乚眉部省視也从眉省从屮金文𡈼字从屮从目即省字之省與直从十目乚迥異若然古文悳當从心从省蓋以省

心會意較直心義尤允協此小篆改易古文失其本怡者也」(名原下一一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悳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从直心按古作㥁(陳侯因資敦)从直从心直者循之本字心之所循為悳也說文云德升也从彳悳聲按古作德(孟鼎)从心循循即直則德與悳同字或作德(單伯鐘)从德亦循字經傳悳皆以德為之德(之韻)訓為升此登(蒸韻)之雙聲對轉非其本義易君子德車(剝卦)孟子又從而振德之此兩德字皆當訓為登」(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自多作㠯間或作㿝作自此作自說文息喘也从心从自自亦聲朱氏駿聲云叚借為憩為已詩小明無恆安息傳猶處也禮記樂記者不息者天也注猶休也銘意亦似為休安之意者矣」(古籀篇四十三第二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㥁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从直从心古文作悳人元當作十轉寫之誤耳悳字周時已皆借德為之抑亦可出籀文尚緐之餘弊矣吳氏大澂云悳字不从彳亦晚周文字非是』(古籀篇四十三第四頁)

商承祚曰『說文㥁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从直从心悳古文案金文陳侯因資錞作悳嗣子壺作悳與此近似此文略有筆誤當據石經古文作悳正之玉篇作悳』(古考二三八頁)

C 平心曰『㥁字與上文緫(總)之右旁無異與悳字不類當釋悤此假為忠乃讀而悃愊訓誠四字讀為悃愊而忠與全銘文指相貫一曰悤讀為聰管子宙合聞審謂之聰春秋繁露五行五事聰者能聞事而審其意也是聰即今所謂意識可訓為心心志

即耳聰一義之引申猶聰明由耳目感覺引申為智慧也」（中華

三輯九五頁者沕鐘銘考釋讀後記）



𤻬 不悆

應公鼎 雁字重見

〈0648〉「應公作寶尊彝」

〈03177〉「應侯下旅」

昚

慎 說文古文作昚

邾公華鐘

〈0059〉「昚慎」之名銘

高田忠周曰『按銘意以為慎字說文慎古文作昚是也然此篆从火鐘銘㶷字作㶷可證曰亦肉字古文从火肉會意者為禛古文說文禛以眞受福也从示眞聲然眞誠字元當以慎為本字禛之从眞从愼省聲以兼會意此亦字初會意後變為形聲之例因謂禛祭之事當有焚㸑燔肉之禮故从火又从肉與炙鐇字相類而自別形也焚尞禛祭必相關聯故㸑字古文作㸑以木昚會意也又昚慎音義相通故壁中古文以昚為慎與此銘相合』（古籀篇九第九至一〇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昚慎古文按从日从火日近也暱字㬈字日皆从日用火有慎之象古作昚邾公華鐘』（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慎謹也从心眞聲古文作𡘋段氏云𡘋字从此釋文序錄偁𡘋徽五典是陸氏所據堯典作𡘋然則此篆與壁中古文正相合矣但審此篆形與慎迥隔因謂𡘋从火肉邾公華鐘作夾為正肉與日同形例多見肉部𡘋是禛字古文詳見禛下或云𡘋字从叀篆形有作𡘋者此亦叀字異文叀慎聲通故借叀為慎也非是』（古籀篇四十三第五頁）

高鴻縉曰『按字為古慎字从火在日間會意白日之火不易見故當慎並列結合外命動詞應入火部』（字例四篇六〇頁）

<大45>「𡘋慎中乎罰」





念　从心 从今

父辛卣

⟨2726⟩ 母念□□□勿 𡢁侮䋣寡



沈子簋

⟨1391⟩ 念自先王先公乃 妹枚克衣𣪘



𤔲簋

⟨1281⟩ 用追孝 中念器



萬尊

⟨2142⟩ 用作念于多友



師鼎

⟨0650⟩ 師隹懋兄

念王母勤㚸 用自念于周公孫子



克鼎

⟨0675⟩ 永念于厥孫辟天子 天子明哲 念厥聖保祖師華父



段簋

⟨1352⟩ 念畢仲孫子



毛公鼎

⟨0680⟩ 𩁹繆縛多𣪘 念王畏威



者沪鐘

⟨0058⟩ 今余其念訇 (A) 今余其念讖 (B)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念常思也。从心今聲。左襄二十一年傳夏書曰念茲在茲。詩文王無念爾祖。蓋常思念者。我心存于是時也。」

从今聲即形聲兼會意者也。（古籀篇四十三第六頁）

a



憲 不从心 說文从心从目 害省声未確 伯憲盉

「伯憲作召伯父辛寶尊彝」〈1939〉

b



憲鼎〈0645〉

「侯錫憲貝金」「憲萬年子子孫孫寶」

c



井人鐘〈0056〉

「安憲之d 聖趠」

d



揚簋〈1375〉

「余用乍朕刺（烈）考憲白寶毀」

C 孫詒讓曰「說文憲从心从目害省聲此上从［古文形］即从害省也［古文形］即目字⑥即心之變字其為憲字蓋無可疑者」（拾遺下二五頁周井人𢧜鐘）

林義光曰「說文云憲敏也从心目害省聲按古作［古文形］井人鐘作［古文形］伯憲尊彝从目害省聲」（文源）憲寒韻 害泰韻 雙聲對轉

參閱2115條沙孟海說

C

郭沫若曰「害々猶顯々、大雅假樂假樂君子、顯々令德、礼中庸引作嘉樂君子、憲々令德、即其証、憲々字之見于大雅板者与泄々尔雅作洩々為對文、有思意、于此不適」(両攷一五〇頁井人安鐘)



慶 召伯簋

<1372> 「爯吉慶」 爯吉慶



戈弔慶父鬲

<0723> 「戈戴弔叔慶」 父作弔叔姬

陳 鬲



慶孫之子簋

<1403> 「慶孫之子𦬰 之鐘簠 簋」



蔡侯鐘

<0054> 「休有成慶」







貞伯盨

<1492> 「慶甘 其 臧」 A.B.C



秦公簋 高弘有慶从鹿从文 有慶成語經傳常見之

<1382> 「弘又有慶 慶」



伯其父簋

<1432> 「唯伯其父慶作旅簋」

<1379> 「隹又膡又有慶」

i 劉心源曰「字从鹿从文明〻麐省許印林乃引辟書盄和鐘慶字爲伯其讀伯祺与慶字應不知古人名字不可肊說若必求名字相應則其字安知非麒省也」(奇觚卷十七、十九頁伯其父簠)

a 孫詒讓曰「阮釋如[古文]字阮釋爲憂孫釋爲慶此字上从[古文]與說文慶从鹿省之說合孫釋是也」(拾遺中二二頁召伯虎敦)

林義光曰「說文云慶行賀人也从心从夂从鹿省吉禮以鹿皮爲贄故从鹿省按从鹿則慶義未顯古作[古文]（召伯虎敦）本義當爲喜象人喜樂矯首頓足形㞢即首字與豆閉敦作㞢形近夂足跡形與[illegible]字鳶字同（意各見本條）从心轉注又作[古文]（𢦏叔鬲）」(文源)

ん 高田忠周曰「按舊釋作慶非是此[古文]明从麐从文但鹿部無文聲字唯有麐字小篆作麐許解曰牝麒也从鹿吝聲吝元从

文聲即知麐為麐省無疑矣要銘意非獸名此必段借為彣字論語彣質彬彬注華也廣雅釋詁二文飾也是也又按經傳麐字皆以麟為之已見麟下詩麟之趾傳麟信而應禮公羊哀十四年傳麟者仁獸也注一角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仁也廣雅釋獸麐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入陷穽不羅罘罔文章彬彬然麐从吝聲即文實彣聲之段借故古文从文聲麐亦與彣固可通耳（古籀篇九十三第七頁）

高田忠周曰「按銘再云余告[illegible]蓋人名也舊皆釋作慶孫詒讓頗通金文亦云阮釋為愛孫釋為慶此字上从㞢與說文慶从鹿省之說合孫釋是也然孫氏亦未察篆形也今審上作㞢即廌字省文而廌鹿混用已久此廌實為鹿省諸家說稍近是然

心與㣺自別，木亦與夊迥殊，此斷非从心。夊慶字也，因謂米亦禾米象形字。叔家父簠稻字作𥞩，乍即禾之異。以象米要米字元从禾省而為形者無實，亦米字。稻作𥞩，陳公子甗作𥞩，同意耳。然則如此篆亦當為𪊨字（古籀篇九十二第八頁）

郭沫若曰：「今案許瀚說至確。近出秦公𣪘銘與盄和鐘大同小異，高弘有慶字，亦正作䴢，亦與疆方為韻，从鹿从文。余謂此乃慶之正字，慶乃譌字也。古人文字或从心作㤅（師酉𣪘），稍省則作𢇍（𨴽𣪘），此慶字所从即文中之心之稍省者也。字或省作𢡗（召伯虎𣪘），若𢇍、（戲叔慶父鬲）似从鹿省，亦似从文省，即小篆㤅字之所从出，故許書說之以从心夊，从鹿省也。古文文字多誤為寧，如書之前寧人實前文人，寧王實文王，寧武實文武，此慶之誤為慶與彼正同。」

出一辭，又此慶字亦見於卜辭，一曰：□戌卜貞王𢓊（缺）䴢嬀禡

前編卷四第四十七葉第三片 又一曰、壬寅卜、貞、今日罞至、後編下卷第三十五葉第八片 前一例羅振玉釋為麐、後一例商承祚收為麐、類編十卷四葉均未諦、前一例與嫣、䮠並舉、當是獸名、从聲類求之、殆即麠字、爾雅釋獸麠大麃、牛尾一角、郭璞注云、漢武帝郊雍、得一角獸、若麃然、謂之麟者、事見史記今上本紀此是也、麃、即麠、黑色耳、今本奪黑色耳三字、据一切經音義所引補說文說麠與爾雅同、云麠或从京作麖、又麃麠、麠屬、段玉裁云、鉉本作麠屬、鍇本作麖屬、今依韵會本、今從段改逸周書王會篇發人麃、麃者若鹿、迅走、由此等記載再揆从今之麒麟、則麠與麟是一非二、麒麟之麟爾雅及說文作麐、說文云、麐、牝麒也、从鹿吝聲、爾雅云、麐、麕身、牛尾一角、此與麠之說解並無二致、案此、尤足證慶麠之為一、蓋漢人既譌慶之作慶者為慶、又誤讀慶从文聲、別造一从吝聲之麐字以代之、又因麐麟音近、故又誤麟為麐、麟據說文實大牝鹿也、段注云牡

各本及集韻類篇皆訛為牝，今正。玉篇曰麟，大麕也，是也。今从段。

周南之麟之趾，春秋哀十四年之西狩獲麟，均言大牡鹿耳。漢人傳會之以為麐。說文之麐麠並出，因不知二者之為一。爾雅亦並出者，爾雅中本多漢人語，蓋為後人所竄入也。又攷工記畫繢之事：「山以章，水以龍。」馬融讀章為獐，謂獐，山獸。畫山者并畫獐，龍，水物，畫水者并畫龍。見賈疏所引。鄭玄从之。俞樾云：山莫尊於虎，故澤國用龍節，山國用虎節。若水必以龍，則山必以虎，何取於獐而畫之乎。孫詒讓云：俞駁馬鄭不當破章為獐，是也。竊謂此章即上文赤與白謂之章。今案孫說非是。山以章，水以龍，既為對文，則章必是動物。馬鄭求之於獐，已近是。今意章實指慶，若麠也。蓋古人以慶為麞屬，別言之為慶，共言之則為麞矣。故山以章者，乃以麒麟也。至俞偶因山國用虎節，遂謂山莫尊於虎，事不必然。要之，慶、麢及麠、麖為一字，其物即是麐，麐

与麟乃音之譌、慶与慶乃形之譌、古人以慶若麐為祥獸、故以為山物之章表慶為仁獸、故孳乳為慶、亦猶龍為靈物、故孳乳為寵也。」(金文一二一頁至一二三頁名字解詁伯其父)

九 周名煇曰「鹿部[illegible]秦公段 昽𩁹在天高弘有慶說文無此字盄龢鐘亦云昽𩁹在位高弘有慶句法正同薛尚功釋慶非是正字通云同麐似為得之古音同俱可通假盄假為靈字也 強氏定為麐字。今考定當是慶字古文

名煇案盄龢鐘銘秦公段銘皆有韻之文今循而定其讀焉鐘銘云上略其音鍴鍴雝雝孔煌以卲昭零洛孝享屯魯多釐眉壽無疆昽𩁹在位高弘又有[illegible]慶匍敷有三四方下略 其間韻讀煌享疆方四字皆陽部字說文从鹿之字讀入陽部與此聲

義相協者僅一慶耳。强氏定為麐字，則韻讀不適矣。此一事也。又𣪘銘云：以受屯魯，多釐眉壽無疆，畯㝖在太位。强氏誤為天字，亦不適。郭鼎堂定為太，即位字古文，甚是。詳周金文正讀秦公之誥下篇疏。高弘又有慶慶，奄有四方（下略）。其以疆慶方相韻，與鐘銘同。此二事也。至慶慶二字衍變之蹟，郭鼎堂大豐𣪘韻讀宏之已精，見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中。不煩復證矣」（古籀考卷下一八至一九頁）

高鴻縉曰：「慶字金文作𢚊（見召伯虎敦），明明从心，鹿聲。篆文譌變作𢙏，說文乃解之曰：行賀人也。从心，从夊。吉禮以鹿皮為贄，故从鹿省。丘竟切。此因形變而說誤也」（字例二篇七六頁）

唐蘭曰：「說文「麟，大牝鹿也」，「麒，仁獸也，麕身牛尾一角」，「麐，牡麒也」，是麟字本當作麐。殷虛卜辭有𢘻字，羅氏云已見前引，从畧。又秦公𣪘

云「以受屯魯多釐釁壽無疆畯疐在立高弘又□竈囿四方」秦公鐘銘略同宋人釋□為慶容庚金文編云「慶說文所無董作賓則申容紬羅而以「慶為从鹿从文會意象鹿皮之有斑文也」欲論慶之是否為麟不能僅以从鹿从文會意之一假定為滿足也先當審□字所从之□為何字乎卜辭有□字及麑字羅氏並釋為麑其說云「象鹿子隨母形殆即許書之麑字說文訓麑為狻麑而別有麛字訓鹿子然麑之為字明々从鹿會合鹿兒之誼正是鹿子矣卜辭以有角無角別鹿母子故卜辭中之□字似鹿無角緣是亦得知為麑字矣」羅氏誤認从見之字以為兒字故有此說所謂卜辭以有角無角別鹿母子亦其所臆測也卜辭又有麋慶二字並从□羅氏於麋下則云「麋殆似鹿而無角者」是其自為矛盾之證也□當即□字之變體此

从金文麐字之从[illegible]可以證知之爾雅釋獸曰「麋牡麔牝麎其子麇」又曰「鹿牡麚牝麀其子麛」又曰「麕牡麌牝麜其子麆」此麋鹿暨麕者鹿族之三大族也卜辭數見[illegible]字舊不之識故商氏列於待問編又有[illegible]字且屢見偏旁又有[illegible]字亦均在待問編余謂當釋為眉或覓蓋惟古文麋眉形相近故經傳眉壽多作麋壽也鹿字見卜辭甚多亦見金文皆象歧角之形則麋鹿並象形字也說文以麋為从鹿囷有聲籀文作麕詩「野有死麕」釋文作麏云「本亦作麕又作麋」囷與君皆聲固無可疑然說文以从禾為囷省聲則失之殷世已自麋字而麕麏之字發生尚在其後又安得因而省之哉余謂麋字實从禾罒聲稛或穮之本字也春秋公羊哀十四年傳云「有麏而角者」則麋本無角其證甚明說文「麋麞也」「麞麋本誤麋依諸家注訂屬也」考工記注

云「齊人謂麕為獐」則麞即獐而今之獐固無角也則麋之本字以麋鹿例之實當作□以無角別於鹿亦象形字也麐為麕故公羊記有麕而角者而春秋記為獲麟此一證也爾雅等書並言麕身此二證也爾雅釋獸「麠大麃牛尾一角」郭璞注云「漢武帝郊雍得一角獸若麃然謂之麟者此是也麃即麞黑色耳」史記孝武紀「獲一角獸若麃然」索隱引韋昭云「體若麕而一角春秋所謂『有麕而角』是也楚人謂麋本誤麋今正爾雅「麕鹿麞」釋文「麕郭巨阮反謝其隕反說文廣雅則云「麃鹿為麃麕也此」正麋麃聲轉之例此三證也麕即麒麐之合音麒麟猶吉量二字為一名漢人乃歧為二名此四證也鐵雲藏龜拾遺第十一葉有□字葉玉森疑為麟字其形頗似麕之或體□而首有角撥以龍鳳字卜辭並以□為角則葉說庸或可信也說文以麐為从鹿吝聲則轉為形聲字卜辭鳳字亦象形與形聲並存也其

从鹿者𦉪之誤也吝字又从文聲形聲之初無轉輾取聲之理則卜辭金文从文聲者乃其夙初或从吝聲當為後起蓋从文聲者兼取其義說文有馼字即文馬也即麐之从文亦謂麐之有文者故京房偁其有五采廣雅謂之文質彬彬也羅氏謂从吝省聲董氏謂鹿之文者皆失之矣惟麐从文聲故亦語轉為麠爾雅之「麠犬麃牛尾一角」與「麐麕身牛尾一角」所異者一為犬麃一為麕身耳然楚人謂麋為麃郭璞以麃為麞而說文以麕為麞是麃麕乃同物而異名則麐之與麠本亦同物皆麕字一聲之轉為方俗之殊名爾雅非一人所集故並錄之耳說文「馼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曰吉黃之乘犬戎獻之」周書王會解作吉黃海內北經「犬戎有文馬名曰吉量」凡此吉黃吉量其合音正與麠同文馬名曰吉量而文麕謂之麠則麐或讀麠

故秦公毀假為慶字易豐曰「來章有慶」詩楚茨曰「孝孫有慶」書呂刑曰「咸中有慶」有慶為周人習語此當从來人讀為「高弘有慶」以與疆方為韻也見獲白兕考」(集釋三〇五七至三〇六二頁)

林潔明曰「說文「慶」行賀人也从心夊从鹿省吉禮以鹿皮為摯故从鹿省金文作□又秦公毀「高弘有慶」作□容庚郭沫若諸家並釋為慶甲文亦有獸名作□(前四、四七、三)字从□似鹿而角異从文當即金文慶字□字羅振玉釋麐金文慶字劉心源高田忠周亦釋為麐然慶究為何物唐蘭郭沫若據爾雅及古籍所記皆以為與麞麕之麠為同物唐蘭釋慶以為字非从鹿實从似鹿而無角之□(麐之本字象形)从文會意即麕之有文者也以其从文語轉而為麠假借為慶詳見獲白兕考集釋頁三〇五七至三〇六二引郭沫若

則以為慶之正字。謂慶、慶、麠、麖為一字，其物即是麐，麐與麟乃音之譌，慶與慶乃形之譌。古人以慶若麐為祥獸，故以為山物之章表。慶為仁獸，故孳乳為慶，亦猶龍為灵物，故孳乳為寵也。詳見金文頁一二一至一二二三。據諸家說，各得一是。劉心源、高田忠周、羅振玉等釋為麐，於字形固是。然按之秦公毀銘文，於字音求之，則必讀為慶。古音讀如羌，音轉讀如卿。唐、郭二氏考定慶之為物，亦確不可移。唐謂字从鹿从文，會意是也。惟字本讀如慶，非从文聲之語轉也。郭說於其字形字音字義之衍變，闡之最精，殆無可易者。慶即慶之古文，古文文字或从心作⿱心夊，慶之譌為慶，猶⿱心夊之譌為寧也。」

〈大44〉「慶弔叔攸作朕媵子孟姜盥鑑」
〈大50〉「高弘又有慶慶」



愻

者沪鐘〈0055〉

「孫心學

趣之之(A·B)

a 高田忠周曰『元用為孫字。然銘念字下心作㞢。此字亦从心明愻。此借愻為孫。亦甚顯矣。說文。愻順也。从心孫聲。書曰五品不愻。今本作遜。遜訓遁也。即遜讓字。又詩文王有聲詒厥孫謀。箋順也。又禮記緇衣則民有孫心。可證孫與愻音同通用也』(古籀篇四十三第一六頁)



惟　不从心通唯

隹王元年六月既望乙

㠯鼎　隹字重見

〈0679〉

亥　隹王二月既眚霸



从心从唯　陳侯因

其雒惟　因資揚

資錞　其惟因資

〈1503〉

皇考卲文纁　昭統

徐同柏曰「詳左作𢘱古文言字之變右作𢇇古文益桑之變蓋號謚字說文今本謚从言从兮皿金壇段氏說文注據元應書五經文字廣韵六書故正謚字从言益聲此从言从益更足證段氏之說」（从古卷十五．三十二頁周陳侯敦）

劉心源曰「雒或釋烈非此从心从唯𢘱即心本銘慕蒠二字从之可證又从唯与曾伯霥簠淮字从水从唯正同是惟字也亦即唯二字本通」（奇觚卷四十四頁陳侯因資敦）

♭孫詒讓曰「⿱吅惟舊釋為烈其字从口从惟當即唯字」（餘論卷三第十五頁陳侯彝）

♭高田忠周曰「按此惟字異文也說文惟凡思也从心隹聲此即从唯聲也爾雅釋詁惟謀也銘意是也」（古籀篇四十三第一七頁）

♭徐中舒曰「⿱吅惟即惟字從心唯聲不省口」（集刊第三本四分四八二至四八三頁陳侯四器考釋）

♭吳闓生曰「烈本作⿱吅惟劉心源釋烈世多非之或仍為唯以其唯二字下屬以文義斷之決知其不然余初疑為懿以古文懿與此相近後讀魯大司徒子仲白為其庶女厲孟姬媵匜厲字作⿱厂⿱吅惟从口从心厲烈同字則此定為烈之異體也」（吉文卷三第三

四頁陳(侯因資敦)

憙 不从心

命似君壹 壴字重見

<2833> 旂無疆至于萬壴億年

𢢌[a]

唐蘭釋㥌

㥌作𢢌文乙尉

〈1793〉

「㥌」作文乙

[a]方濬益曰『說文㥌懼也从心雙省聲春秋傳曰駟氏㥌家語弟子行不戁不悚注悚懼是悚即㥌之俗字集韻悚㥌𢢌同今人但用悚罕用㥌惟文選魏都賦㥌焉相顧一見劉注亦曰㥌懼也』（綴遺卷二十二、十一頁㥌父乙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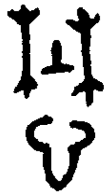
高田忠周曰『說文𢢌懼也从心雙省聲朱氏通訓定聲云字亦作𢢌不省又作悚左昭十九傳駟氏㥌今本以聳為之漢書刑法志𢢌之以行家語弟子行不戁不悚字林悚惶遽也此說為是但初借竦為㥌而後為悚字詩長發不戁不竦可證矣』（古籀篇四十三第二〇頁）



時 不从心

𩁹羌鐘 寺字重見

<0042> 武寺 侄邦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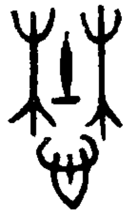
懋 宅簋

<1348> 「令命宅事白懋△父」



師鼎

<0150> 「師隹懋」兄念王母勤均」



召尊

<2143> 「甲午白懋△父賜召白馬「不䑓白懋△父友」



衛簋

<1273> 「懋△父賞賞卸御正衛衛馬匹」



史懋壺

<2831> 「親親令史懋△路筭」「王乎呼伊白易錫懋△貝」「懋△拜稽首」





小臣謎簋

<1357> 「白懋△父㠯殷八𠂤屯征東」「白懋△父叔承王令命易𠂤」



師旂鼎

<0665> 「䨓雷吏使乎友弘㠯告于白懋△父」「白懋△父迺罰得顯古」

三百寽」「懋△父令曰」



免卣

<2729> 「令命史懋△易錫克戴巿」



懋父鼎

<0325> 「懋△史䚢鼎」

<1390> 「余懋△爯先公官」

<2145> 「令史懋△易鬯戴巿冋黃」

<2723> 「白伯懋△父賜錫召白馬」「不䑓白伯懋△父眘侑」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懋，勉也。从心楙聲。或从矛聲作𢡟。虞書曰惟時懋哉。又爾雅懋懋，勉也。或以茂為之，又懋亦叚借為茂。後漢書章帝紀論嗚呼懋哉。注美也。是也。字亦作愗，叚借為眊。廣雅愗愚也。楚辭九辯直怐愗以自苦，是也。要楙木名，與勉義不相涉，而敄訓彊也，彊疑彊字義，彊同勥，勥訓勉也。知懋从楙為敄叚借」（古籀篇四十三第二四頁）

九 周法高曰「白懋父，又見下列諸器：

唯四月白懋父北征，唯還，呂行𢦚（捷）孚（俘）貝（呂行壺）

五月初吉甲申，懋父賞（賞）邘（御）正衛馬匹自王（御正衛毀）

隹五月壬辰，同公才（在）豐，令宅事白懋父（小臣宅毀）

𠭰東尸（夷）大反，白懋父𠬝殷八𠂤征東尸（小臣謎毀）

郭氏小臣謎毀銘考釋云

逸周書作雒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中略）二年作師旅臨衛政（征）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因蔡叔于郭陵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臣遷于九里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孫詒讓周書斠補云「中旄父蓋即康叔之子康伯也、史記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索隱云系本康伯名髡、宋忠云即王孫牟也、按左傳稱王孫牟父是也（見昭十二年）牟髡聲相近故不同耳」梁玉繩據杜氏春秋釋例世族譜衛世系云康伯髦、謂索隱引世本髡當作髦（人表攷）其說甚確、蓋髦音近牟、故小司馬云「聲相近」、若作髡則於聲殊遠、其說不可通矣、髦與旄聲類亦同、故此作中旄父也」今案本銘之白懋父即康伯髦、王孫牟父、中旄父也、中乃字之譌、懋

牟𩰫旄乃聲之通轉。康則康叔之舊封邑也。金文叢攷頁二三三、同頁云：「宅殷云：隹五月壬辰，同公在豐，令宅事伯懋父……同公亦見沈子𠣶，乃周初人，則伯懋父亦即周初人也」。按沈子殷云：「乃鴅沈子乍𦀚于周公宗，陟二公，不敢不𦀚休同公」，同公疑即尚書顧命之彤伯。顧命云：「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路史國名紀五云：「彤，伯爵，成王子。唐韻作彤，云成王支庶」。廣韻冬韻彤下云：「彤伯為成王宗枝」。沈亦姬姓之國，殷銘中周公、同公，都是王室的宗族。如認為同公即彤伯，和伯懋父的時代也相合。顧命中的衛侯，可能指伯懋父。同、彤聲紐同隸定紐，古韻同隸殷氏第九部，後來雖分為東冬二部，音近也得相通（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八邾公鐘跋云：「古韻東冬二部之分，合久無定論，今冬部之螽、融即以東部之章為聲，可為古韻學家添一有力之證據也」）。

吳其昌金文厤朔疏證：

白懋父者，逸周書作雒解云：「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孫詒讓逸周書集解斠補以為即康伯髦，及左昭十二年傳之王孫牟是也。郭沫若以為即此白懋父，亦是也。左昭十二年傳楚子語右尹子革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

燮父禽父並事康王」而史記楚世家云「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伋俱事成王」康叔為文王子故康叔子牟得名為王孫牟也世本康伯名髦譙周古史考則作牟伯然則其次為伯而非仲甚譒作雒解作仲蓋誤也今前後五銅器皆作「白懋父」可證實矣故「白懋父」「懋父」者即經典之康伯髦牟伯王孫牟中旄父也懋牟髦旄本係一聲懋其本字牟髦旄其同聲通假譌別字耳 吳其昌金文厤朔疏證續補武漢大學文哲季刊二卷二號 P.340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

Loehr (P.275) 對於上面的意見表示懷疑第一伯和仲的不一致第二懋牟毛在上古並不同音第三康伯在成王初年是否已經長成足够做將帥其實前兩點是不成問題的康伯髦的旄和中旄父的旄是同音的而從記載上看康伯髦確實是王孫

牟所以旄髦和牟是一個人也是不成問題的。懋字所從得聲的矛字和牟又是同音。根據高本漢氏的擬音。B. Karlgren, Grammata Serica, BMFEA No.12, 1940, P.415, 1109f, 1110a; P.424, 1137c.e.

懋：*mug (侯部)

牟：*mi̯ôg (幽部)

旄髦：*mog (宵部)

聲母同為m- 韻尾輔音同為-g 元音同為後高元音一類。在音韻上也非常適合康伯的伯、和金文白懋父的白也很吻合。

現在剩下來的就是第三項了。Loehr (P.279) 根據史記管蔡世家武王時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的說法。他認為康叔年在三十以下(論語疏十六「少謂人年二十九以下」)在文王死時至多不能超過二十五歲。他認為康叔的兒子康伯髦在周公攝

政的時候還是一個小孩子.在成王親政的時候.還是一個未冠的青年.他當時還不能率領軍隊.不可能和金文的白懋父是一個人(p.28).

關於康叔封的年齡.牽涉到書經中康誥的作年和康叔封衛的年代.我在康侯毀考釋中曾經歸納出三種可能的說法.

(1)認為康叔封衛在成王時.康誥是周公輔成王時所作.

(2)認為康叔封衛在武王時.康誥是武王封康叔於衛的誥命.

(3)認為康叔封衛在成王時.康誥是武王封康叔於康的誥命.

結果覺得(3)說的可能性較大.Loehr所採取的是第(1)說.所以有如上的假定.現在如採用(3)說.在年齡上就不會發生問題

了.假使我們採取古本竹書紀年武王崩年五十四的說法.那時他的少弟康叔封可能為四十歲左右.在成王親政時約為五十歲左右.那時康叔封的兒子康伯髦可能為三十歲左右.當然可以帥師東征.父子同在王家服務了.Loehr P.279 曾經推測文王死時康叔封可能為32至41歲.克殷時為36至45歲.不過因為史記有少未得封的話.而減少了十年左右.

(零釋四四至四九頁師旂鼎考釋)

〈六7〉

「白懋父北征」



慕 禹鼎 〈0678〉「雩于匡朕肅慕叀西六𠂤殷八𠂤伐噩侯馭方」



陳侯因資錞 〈1503〉「大慕克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慔，勉也。从心，莫聲。」此許氏之誤也。亦是慕字異文，心在下或在左，固同意，不異矣。慔訓勉也者，此為借義。』（古籀篇四十三第二三頁）

徐中舒曰『慕疑與墓同。墓有慕意。釋名喪制云：墓，慕也。孝子思慕之處也。禮記檀弓云：其往也如慕。問喪云：其往送也如慕。是墓即從慕得名，且此器下文云：克成，文義相承，必有所指，故慕當作名詞解。如釋慕為思慕、嚮慕，則克成句即為不詞。』（集刊第三本四分四八二頁陳侯四器考釋）

b

林潔明曰「說文：『慕，習也。从心莫聲。』陳侯因資錞『大慕克成』，用慕為謨。說文：『謨，議謀也。虞書曰咎繇謨。』繫傳：『慮一事畫一計為謀，汎議將定其謀曰謨。大禹謨、皋陶謨皆汎謨也。』謨者蓋國家之大計，所以定國安家者也。因資錞上文稱頌皇考，下文自言『高祖黃帝，侎嗣桓文，淖朝問諸侯』，則慕釋為謨，正適切。言能實行國家之大計也。徐中舒以為用慕為基，則不知何所指，其說殆非。」

a 

忓

酓忓鼎 史記作悍

〈0638〉「楚王酓忎戰隻獲兵銅」（以忎）

b 

酓忓

盤

〈2916〉「楚王酓忎」

戰隻獲

弁兵銅」

〈0638〉「楚王酓忎戰隻兵銅」

a 郭沫若曰『忎字从心干聲，干即干字之異，干、金文之較古者作¥、乃圓盾之象形，上有羽飾而下有蹲，古文凡圓點作之字大抵演化為一橫，故由¥而干，更進則為干，然亦有演化為二橫者，如朱字本作朱、而師酉毀文作朱，其它如眉胅鼎上樂庥鼎及鼄黽器之鼄所从朱字亦係二橫，故¥字可作羊也。說文說干字為从一从反入，未得其意，又收羊字于干部，謂

擻也、从干、入一為干、入二為羊、讀若飪、言稍甚也、又以為南字之聲符、然殷周古文南字均不从羊作、許于干既失、于南亦誤、故羊說尤不足信。」(兩攷一六九頁楚王酓志鼎)

a 郭沫若曰「志當是忎字之異、从心羊聲、羊即干之异文也、干字古金文作、乃盾之象形、象圓盾、上有羽飾而下有蹲、凡古从圓点作之字後均演化為橫畫、如天土正旦古告直生民氏矢末本朱屯十壬辛午等字均其例証、然亦有演作二畫者、如天字齊侯壺及屬羌鐘均作天、正字春秋以後之器多作正、李鼎兩正字亦正多一畫、朱字師酉毁作朱、眉脒鼎上樂床鼎所从朱字均如此、鄀器之䵼亦多从此作、凡此均由一点演為二橫、此羊字當即干之異無疑也、說文說干、犯也、从一、从反入、形

義均失而於干部復收一羊字、謂撖也、从干、入一為干、入二為羊、讀若飪、言稍甚也、又以為南字所从之聲符、然殷周南字並不从羊作、而羊之訓讀均不知何所拠、許蓋由干以揣其意、由南以擬其聲而已、於南均誤、羊說尤不足信、要之羊即是干、恙亦即是忑、忑悍均从干得聲、古或即是一字、說文心部有忓字訓為極、悍字訓為勇、而女部姦字下以旱忠為古文姦、古字聲多通假、義多孳乳、許蓋自其異者觀之、故肝胆遂成為楚越耳。b

(金孜四一二頁壽縣所出楚器之年代)

a 商承祚曰恙即忑幽王悍也 六國年表作悼春申君傳索隱作捍高帝紀索隱作擇篆以羊即干周文作¥羊小篆作午晚周文字綠簡任意故作羊矣 許君不知羊為干之或作于干部入羊字訓撖也讀若飪失之

旱同聲通段、故斁捍俾稈騂鶡又得作攼扞仠秆馯鳱

也是忎忏即悍[旱心]也說文訓忏為極悍為勇[旱心]為姦之古文皆非六國表作悼乃由悍譌高紀之擇又由捍誤也」(十二寶五頁楚王酓忎鼎)

林潔明曰「說文「駱馬白色黑鬣尾也。从馬各聲」。金文與篆文同用為人名或族名」。



惄 从弔

王孫鐘 惄于威義

〈0060〉「惄淑于威義儀」



沇兒鐘

〈0052〉「郐王庚之惄淑子沇兒睪擇其吉金」「惄于威義儀」



邾公華鐘

〈0059〉「惄淑穆不彖墜于氒身」



鄦侯簋

〈1320〉「鄦侯庫載畏夜威夷、惄淑□哉」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惄飢餓也。从心叔聲。爾雅惄飢也。注宿不食之飢也。詩汝墳惄如朝飢。傳飢意也。段借為慼。說文一曰憂也。爾雅惄思也。舍人注志而不得之思也。廣雅惕也。痛也。銘意上文段借為叔。下文即慼義』（古籀篇四十三第二六頁）

林潔明曰『說文「惄。飢餓也。从心叔聲。一曰憂也。詩曰惄如輖飢」按金文字从弔。亦皆用同弔。善也。俗寫作淑。與飢義憂義無涉』



恁

王孫鐘 <0060> 「余恁鉌于心」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恁思也。从心任聲。後漢書班固傳注引作念也。銘意相合。恁古與飪通。說文飪古文作恁。可證』(古籀篇四十三第二九頁)



悆 季悆鼎 <0474> 「季悆乍旅鼎」



鄭虢仲悆鼎 <0577> 「奠(鄭)虢中(仲)悆乍」

潘祖蔭曰『悆即豫字古文四聲韻作㦿字』(攀古一冊二一頁 季悆鼎)

吳大澂曰『許氏說悆忘也嘾也引周書有疾不悆悆喜也今經典通用愈說文無愈字季悆鼎』(古籀補五十九頁)

高田忠周曰『按卝古引亦同說云悆即豫字古文四聲韻作㦿字為㦿之妄所不俟辨此明悆字也說文悆忘也嘾也从心余聲周書曰有疾不悆悆喜也蓋忘也其本義嘾也為轉義嘾者包含也人心含憂即易忘却而其心徐遲緩曼也悆者心之緩徐也或云徐悆元同字朱駿聲云字亦作悇雙聲連語楚辭謬諫心悇憛而煩冤兮注憂愁皃後漢馮衍傳注悇憛禍福未定

也又淮南書悇憛注貪欲也此皆轉〻為義耳又說文引書金縢文此證字之叚借也今本作豫〻亦叚借字也其本字當以悆為之已詳見上穆天子傳天子使孟悆如畢討戎注音豫〻悆音同故互用也』(古籀篇四十三第二九頁)

a 

愉 不怂

魯伯俞父盤 俞字重見

〈2885〉「魯白厚父乍仲姬俞△ 俞賸般盤」

b 

c 

魯伯愈父鬲从心猶左傳宋公茲父公穀作慈父公孫茲公穀作慈也

〈0739〉「魯白愈父△乍鼄姬𠦪朕賸羞鬲」(A.B)

a 

魯伯愈父匜

〈2954〉「魯白愈父△乍鼄姬口朕賸它匜」

〈2894〉「魯白愈父△乍鼄姬𠦪朕賸般」

a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盤鬲愈下加ㄩ形乃古言字。是諭字也。其盤銘但作俞」(攈古卷二之二 十五頁魯伯愈父盤)

b.c 方濬益曰「按說文無愈字。疒部瘉病瘳也。義同。古多通用俞荀子仲尼篇俞務而俞遠。漢書食貨志民俞勸農。皆作俞。今以

此諸器證之是古有愈字其或作俞或作愈者正如左傳宋公兹父公穀作慈父公孫兹公穀作慈耳（綴遺卷二十七．二十四頁魯伯愈父鬲）

高田忠周曰『劉心源云愈說文作愉．薄也．引論語私覿愉愉如也．是偷愉同字矣．然韻會十一尤引說文偷苟且也．今二徐本無偷．而人部有佻．女部有媮．皆偷字．齊詩它人是媮．不妨通段．而愉樂字从心．即愈．故許引論語義亦通．娛病愈本是瘉．用愈非本義．經傳亦以豫為之．女與回也孰愈．則用愈為逾．踰．展轉相段．而本義無從明矣．劉此說詳盡．說文愉．薄也．从心俞聲．此亦古文心在下之例．俞者空也．亦兼會意．愚謂心輕佻浮薄者．好貪快樂．故愉義轉為娛樂．為喜悅也．君子固不見喜怒於外

也。然用字之例。轉〻相變。故愉亦為凡樂之義。廣雅釋詁。愉喜也。說也。詩山有樞。他人是愉。禮記祭義。其進之也。敬以愉。又愉〻乎其忠也之類是也。」(古籀篇四十三第三〇至三一頁)

 a

惷 从舂省

毛公鼎 〈0680〉「惷 惷于小大政」毋又 6

有 敢惷尃命于外」



禹鼎 〈0678〉「肆 禹

亦弗敢惷 賜

共朕辟之命」

a 劉心源曰「惷說文云愚也此即尃壹之意」(奇觚卷二.四七頁毛公鼎)

a 孫詒讓曰「說文心部惷愚也从心舂聲此从舂省聲」(拾遺下二七頁毛公鼎)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惷愚也从心舂聲此即从舂省聲倉頡解詁惷愚無所知也此非銘意疑叚借為舂也舂本訓擣粟也轉義釋名釋樂器舂撞也以舂築地為節也禮記樂記待其從容注舂容謂重撞擊也即知舂字有擊治之意又或與綜通用

易繫辭錯綜其數虞注理也是也宗春古音同部又或與變通變理也貢贛意通用春惷變亦可通矣』（古籀篇四十三第三一至三二頁）

a 吳寶煒曰『說文䓝又惷此去曰从春从心惷古文悉坐釋惷惷誤』（毛公鼎文正註十五頁）

a 張之綱曰『孫詒讓云說文惷愚也从心春聲此从惷省聲疑亦謹慎之意』（斠釋四頁）

a 王國維曰『春讀為蠢考工記則春以功注春讀為蠢蠢作也出也尚書大傳廣雅釋詁皆云春出也』（觀堂二〇一〇頁毛公鼎銘考釋）

a

于省吾曰「憃亂也言布命不先告父厝父厝不發命不得亂布命于外也」（雙選上二第九頁毛公厝鼎銘）





忘

陳侯午錞

<1502>「永世毋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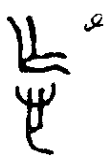
驫羌鐘

<2987>「勿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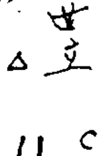
陳侯午錞

<1501>「永世毋忘」



𨚕侯鐘

<0042>「永葉毋忘」



十年陳侯午錞

<1501>「永世毋忘」

<0054>「余非敢寧忘」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𢖻不識也从心亾聲亾失無有所以不識也故下文有借亾為忘者𢗁字形聲中包會意顯然矣詩假樂不愆不忘說苑引作亾亦以亾為忘可證矣左隱七年傳歃如忘列子周穆王篇中年病忘釋文不記事也皆本字本義但最古文當以亾兼忘耳」(古籀篇四十三第三五頁)

僁[a]

愆 从侃 說文籀文作僁

蔡侯鐘 不愆不忒

〈0054〉 不僁[a] 愆

不忒 成

[a] 陳夢家曰「僁即愆字，說文愆，籀文从言侃聲，爾雅釋言訓過，緇衣不愆于儀，左傳宣十一不愆于素，昭廿八九德不愆」（金選三三二頁壽縣蔡侯墓銅器）

忌 邾公牼鐘 〈0048〉「余畢龏威忌，燕喜（?）」 忌

邾公華鐘 〈0059〉「余畢龏威忌」

歸父盤 〈2912〉「隹王八月丁亥齊大宰歸父曳為忌忌盥盤」

〈1336〉「嚴龏愧畏忌」

徐同柏曰：「忌 踞省文，踞古讀如己。」（從古卷十六、十三頁周齊歸父盤）

吳大澂曰：「忌 古文以為己字。齊太僕歸父盤為忌鑄盤，忌讀若己。」（古籀補六十頁）

劉心源曰：「己之二字合篆，荷屋釋己子，苾釋忌，明明己下作止，非从心也。」（奇觚卷八、十三頁齊太宰歸父盤）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忌，憎惡也。从心己聲。晉語：而忌處者。注：惡也。詩螽斯序：不妒忌。箋：忌有所諱惡於人。又周禮小史：則詔王之忌諱。司農注：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此等皆字本義也。又詩瞻卬：維予胥忌。傳：怨也。晉語：小人忌而不思。注：怨也。義之一轉也。或叚借為諅。禮記表記：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注：忌之言戒也。易象下傳：居德則忌。注：禁也。左昭元年傳：幼而不忌。注：畏也。非諅何忌。注：敬也之類是也。銘義亦然。」（古籀篇四十四第五頁）

〈大45〉

「女（汝）怭小心愄（畏）忌」





惕 蔡侯盤 〈2923〉「㱾敬不惕△」



蔡侯尊 〈2149〉「㱾敬不惕△」



禺邗王壺 〈2820〉「為趙孟庎邗王之惕金△」

閒一多曰「惖為惕之別構惕錫古通易夬惕號釋文荀翟本作
錫是其比惟葉慈 唐蘭 二氏並讀為錫賞之錫則釋字是而義
訓非余意錫當用本意說文錫銀鉛之間也錫金謂錫與金也金即銅銅
中加錫是為青銅即鑄器所用矣東周器銘每詳載所用金質
之成分曾伯霥簠曰余擇其吉金黃鏞邵黛鐘曰乍為金鐘玄
鏐鏞鋁邾公牼鐘曰玄鏐膚呂邾公華鐘曰擇氒吉金玄鏐赤
鏞並頃所見長沙蔡氏藏劍曰玄鏐非緋呂脣是此曰錫金詞
質而例同亦東周風尚也容氏讀惖如字訓為敬其意似即指

今人稱奉獻曰敬之敬，此則以近世俗語釋彝器古文，不知淵雅如容氏者何以出此，而精思如陳君復冒然從之，亦可怪駭。

（聞一多全集二第六〇九至六一〇頁禺邗王壺跋）